

蕉風月刊 371

開卷借水信天姿
 勝

希世俗格玉龍娟
 黃髮小

依約西湖清魄
 綠帶翠珠

碧簪翠管索句
 撩

元白西清微笑
 惡

渠橫雪

香色

癸亥夏日

雅
 香
 畫
 印



本期要目

- 洪泉小說「解說」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程十髮的藝術生涯



秋及至矣
採菊仙人
程十髮



秋及至矣
採菊仙人
程十髮



長春圖
程十髮

長春圖 程十髮



少女與雙鹿
程十髮

少女與雙鹿 程十髮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目錄 ● 目錄

月出驚山鳥 —論現代詩中的物我關係 (論述)	*謝川成	2
杜詩心態窺測(雨花隨筆)	*郝毅民	8
時間(詩)	*柔密歐·鄭	10
解說(中篇小說)(下)	*洪泉	11
冬天到處催趕我(詩)	*若遠	18
誰主浮沉(閒思錄)	*黃潤岳	19
雨和街巷(詩)	*楊白	20
水上的槳聲(短劇)	*蔡聯源	21
如何「做」個詩人(風向)	*鄭暢元	23
可憐「寫作人」(風向)	*章俞美	23
相思小屋(散文)	*黃子	24
星期天(散文)	*廖雁平	25
隨想之一／隨想之二 (散文)	*風客	26
那月台北秋天(散文)	*向晚	27
記憶是你忠心的敵人 (譯詩)	*岸沙譯	27
風箋	*諸家	28
入山時的靈感(散文)	*余中生	29
冬·曉詩半首(詩)	*張錦忠	29
風聲	*編輯室	30
名過其實乎?(人間集)	*梅淑貞	31
紅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四月號三七一期



月出驚山鳥

*謝川成

——論現代詩中的物我關係



(一)楔子

在讀現代詩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發現，詩中常出現「我」「你」「他」等字眼，這是詩中常用的人稱。這些人稱的運用，在現代詩裡是相當明顯的。古典詩在這方面就比較含蓄。因為形式、格律、音調、字數的限制，古代詩人非常講究語言的濃縮與凝聚。為了照顧詩的完整性，除了特殊的例外，古典詩人多把主詞省略。

比較起來，現代詩的人稱就明顯了許多。不過，對於現代詩中的人稱，我們有時難免有這樣的印象：不管詩中的人稱是你或我或他，我們會很自然的想到這些都是詩人自己的化身或投影，總之，它和詩人有密切關係。然而，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讀者或批評家會了解，詩中的「我」「你」或「他」，雖然開始時從自我出發，它很少停留在自我的階段，它往往發展到另一個層次，或者另有所指。要肯定一首詩是否有更深遠的意義，深入詳細的分析是需要的。有關此點，在此暫提不論。

在另一方面，詩中也常出現景物、現象、事物等。根據普通的文學常識，我們知道，這些景物、事物或現象都別有深意，詩人通過外在的物象把心中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物象和詩中的「我」「你」「他」或詩人本身有什麼關係呢？兩者的關係對詩又有什麼影響？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物我關係」。

簡單地說，「物」指的是詩中的景物、事件或現象，而「我」則指詩人自己或是詩人在詩中的投影或化身。我覺得他們之間的關係值得探索，因為關係的親疏往往影響詩的整體表現。

(二)幾種常見的物我關係

第一種物我關係是物我分隔，亦即是說，詩人把自己從詩中抽離出來，置身於事物之外。他在詩中只闡述事件的前因後果，組合現象的單位，並設法說明各個單位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詩往往具有明顯的敘述性和分析性，有所謂「邏輯的結構」。

具有邏輯結構的詩過於偏重知性活動，感性的想像活動則被減至最少，令人讀起來枯燥乏味。它很難引起讀者的美感經驗，無法感動讀者。

我們可以從詩中的某些分析性或敘述性字眼看出它底邏輯結構。在這些詩中，「假如」、「如果」、「因為」、「所以」、「由於」、「從前」、「以後」、「當……時」、「那年」等是常見的字眼。敘述性及分析性將導致詩傾向散文化。請看下面兩個例子：

有一天，如果你為仰望鏡中不着邊際的夢
而將自己的臉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塞向如
秋意漸深的
清瘦
時

你將如何去詮釋短暫又永恒的一生在歷史
裡榮華頹廢？你將如何去訴說初夜的蠟燭
感覺死亡隱喻着無聲且冷……………。如果
從你受傷的眼神尚可收留一些倦怠與羞愧
你是否有同樣感覺
大漠上
焦急的孤煙
驚駭中再也直昇不了？
若你枕在黑暗中知道由髮牽起的
夢早斷落在深深無邊井中
久久沒有
回答

就在這個時候
誰也不能見證以笑來猜你臉中的淚
隱藏些什麼
傷
如果你在長長的日午說盡了
愛與死亡
互相交換的話兒

沈穿心——金保·一九七八·
贈陳川興

一座七彩的虹橋
悄悄的跌坐在
彼此的對視裡

那夜 我是飛螢
撐一路的風與情
在你被雲天揉過的凝眸裡
翩翩而至

月把自己拉成細細的眉
在風的裙裾裡 舞着
直至夢中的雨水在陽光下蒸發
我即隨着流浪的雲說：
情人的眉毛永遠是細細的

劉吉源——詩贈小妹

就技巧而言，上引兩首詩都有一個相當明顯的敘事脈絡，缺乏暗示性，是所謂的賦體。
讓我先把沈穿心詩的首十行散文化：

有一天，如果你為仰望鏡中不着邊際的夢，而將自己的臉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塞向如秋意漸深的消瘦時，你將如何去詮釋短暫又永恒的一生，在歷史裡榮華頹廢？你將如何去訴說初夜的蠟燭？如何去感覺死亡隱喻着無聲且冷……………。如果從你受傷的眼神尚可收留一些倦怠與羞愧，你是否有同樣感覺？
其實，以上十行是道地的散文句子，而且是欠通的散文，其間文字蹩扭及語意晦澀的地方

，俯拾皆是。造成這十行詩散文化的一個原因是，作者用了太多敘述性的字眼及連接詞，如「有一天」、「……………時」、「如果」。連接詞及敘述性最能削減詩的張力，沈穿心在此詩中大量擷用，實在是不智之舉。

劉吉源的詩也有同樣的缺點，只是沒有那麼嚴重。劉詩的內容呈一直線發展(Linear development)，從互相對視到感覺自己變成一隻飛螢，再到發覺「情人的眉毛永遠是細細的」，是一種脈絡清晰的發展過程，中間來插「那夜」、「直至」、「我即」等詞，更使此詩結構鬆散，欠缺迂迴的韻味。

葉維廉在一篇訪問記裡說：「當痲弦第一次見我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說：『我們一定要把敘述性撤除』」這句話顯示，台灣詩人在六十年代就察覺敘述性對詩的破壞，我想，國內的現代詩人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應該要有這份藝術自覺了。

由於我們的教育背景，大多數詩人都善於掌握穩健的、中規中矩的散文。由於思維習慣如此，在寫詩的時候就遇了「敘述性」「分析性」的困惑。這現象雖難避免，並非不能解決。完全撤除敘述性是很難的，我們大概只能要求詩人盡量減少詩中的敘述性，採用較直接的呈露法。

我們可從幾方面嘗試減少詩中的敘述性，並把物我關係拉近。這方面的嘗試應該包括：
(一)假敘述的應用，(二)氣氛的營造、(三)戲劇性。

詩中若有假敘述(Pseudo-discursiveness)，它仍有一種敘述的程序，但詩人會在敘述時省略一些連接或敘述詞語，如余光中的『夜色如網』：

你知道夜色迷離是怎樣來襲的嗎？
從海上？一盞漁火接一盞漁火？
從陸上？一柱路燈接一柱路燈？
從風上？一隻歸鳥接一隻歸鳥？

這幾行詩用省略法，與我們習見的散文不同，它沒有一個明顯的敘述過程，介乎敘述與直接呈露之間，這就是假敘述法的應用了。再看痲弦的詩句：

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
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着把雪搖給他。

二嬭嬭(詩中主角)向天使求鹽，然而天使只「在榆樹上歌唱」及「嬉笑着把雪搖給她」。如果根據實用的散文句法，「給我一把鹽呀」與「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天使們嬉笑着把雪搖給她」之間應該有「但是」一詞，但痲弦在詩中並不用，因為，只要加上「但是」一詞，整首詩可能就變成散文了。

營造氣氛也是擺脫敘述性的一個途徑。氣氛營造得好，詩自然感人，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被詩吸引住。試着楊牧『水上音樂』裡的一節詩：

很亮很亮的沙灘
使人錯以為是雪，而這只不過是
深秋深深的秋天。不信請你回頭
紅葉在雁子匆匆的沼澤後
寂寞寂寞地照着，照着
即將蒂落的下弦月

這一節詩妙在氣氛迷人。詩人通過幾個詞的重疊使用，把雪白的沙灘及冗長的秋季，巧妙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把戲劇性溶入詩中可避免散文化的傾向。通過戲劇化的演出，敘述性將可遽減。在一首

戲劇詩裡，動作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底最大的特色是「演出」，而非「敘述」。在演出的過程中，物我是分隔的，詩人在幕後導演着有關的動作。請看溫任平的「兩景四」：

城市的上空
工廠的煙囪噴出一股黑煙

巴士車站
一個中年漢子
擦亮一根火柴
點燃了手上一支煙卷
不耐煩地仰看着濛濛的天
吐出一圈圈白煙

詩中的動作雖不很強烈，其中戲劇性是明顯的。兩景四呈現的是兩個景象。第一個是工廠煙囪噴出黑煙，第二個是巴士車站裡的中年漢子吐出白煙。

詩人透過煙囪噴出黑煙這個景象暗示工業文明的害處，同時透過中年漢子的動作，簡單而明確地把人物對空氣污染的抗拒與厭倦暗示出來。

我覺得，戲劇技巧是現代詩人可以取法的。若能掌握戲劇性，散文化的傾向就可避免，至少是減少了。

上面論及的是隔離的物我關係所帶來的影響，筆者也嘗試從幾方面去改善這種關係。直得一提的是，詩人要從詩中完全抽離出來是很難的，也因為如此，大凡敘述性、分析性濃厚的詩往往還是「有我」的。

第二種物我關係是，詩人嘗試將自己投射到事物裡面，把事物轉化為他的意念、心情或情感。換句話說，詩人把內心之「志」具象化，讓抽象的意念、心情或情感有鮮明的形象，讓讀者更易接近詩人的心境。

詩人把心志向外投射時，他無需用太多的連接媒介，他只賦事物以另一種生命，使它獨立存在，並且有能力自我表陳。也就是說，詩中的事物具有徵喻作用，讀者必須透過這些事物，按圖索驥，慢慢去領會詩人的意思。

第二種物我關係並不難建立，只有高明不高明，巧妙不巧妙、明確不明確之分而已。大體上說來，詩人常用的明喻、隱喻、象徵，都是建立這種關係的不同途徑。這類詩作太多了，在此僅舉幾首為例：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
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
背上有一種善變的花紋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
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
雷鳴剎那，他緩緩挪動
費力走進我斟酌的酒杯

楊牧——孤獨

……死亡或許便是這樣的：
劃着一隻小船，單獨地
向下游飛快地墜落
也來不及顧盼楊柳在渡頭
聽不見琵琶的敘述
挽留的哨吶

我的心是七層塔簷上懸掛的風鈴
叮嚀叮嚀
此起彼落，敲叩着一個人的名字

余光中——風鈴

我們曾經是
一度相逢的山水
像樹與葉的眷戀
只有綠色是共同的語言

張樹林——迷失在山霧裡

上面摘錄的詩句，用媒介語「是」的是隱喻，用「像」的是明喻。在把心志轉化為明喻或隱喻時，詩人嘗試把自己投射到事物裡面，但並未完全進入。楊牧在『孤獨』一詩裡，首先將內心的「孤獨」比喻成一隻「衰老的獸」，而獸的習性，如低頭沉思、凝視，也正是人的孤獨情狀。第二節詩描繪獸的行動，描寫牠如何從「亂石磊磊的心裡」走進酒杯，又如何被詩人「慈祥」的送回心裡。在『水上音樂』裡面，楊牧把死亡形象化，更透過文字的節奏把死亡的速度襯托了出來。余光中不直言他懷念誰，他只把自己的心比喻為一隻風鈴，而在風鈴響時，永遠「敲叩着一個人的名字」，懷念之深切，可謂不言而喻了。張樹林詩裡的「山水」與「樹葉」皆為戀人的象喻。

總的來說，上述詩句中的比喻相當貼切，予人頗深刻的印象。然而，詩人尚停留在物象外面，未能進入物象裡面，變成物象本身。詩人未能溶入物象，那麼，物我合一或物我交感的境界就不能臻至。

到底什麼是物我合一呢？為了討論的方便，讓我們先看王維的『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
夜靜空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洛夫在中華文藝『詩專號』前記曾提到，抒情詩有兩種：第一種是抒發個人感情的詩，處理得不好，會失之於傷感，令讀者鼻酸；第二種是觀照詩，詩人隱藏在事物後面或變為事物本身，然後冷靜地觀照人生，企圖表達詩人對生命的感悟。

在王維的『鳥鳴澗』中，詩人的內心與外在景物合一，所以能察覺春山之空及桂花之落。至於初昇之月驚動了山鳥則是一種移情作用，是詩人在那瞬息間與山鳥合一，所以能感知其心情。這種由觀點而溶入，是浪漫詩人濟慈所謂的移形換位（Sensuous identification of the things described）。濟慈的『夜鶯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詩人開始寫自己在花園內傾聽鳥的歌聲，聽到聚精會神時，他變成了那隻鳥，不停地唱出美妙的歌聲，然後從鳥的位置觀看世間永恒與短暫的事物，達至物我合一的境界。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物我合一相當接近美學中的「移情作用」。在欣賞大自然的時候，我們往往覺得大地、山河、花草、或風雲都有感情、有生命，甚至有動作，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象徵派詩人波特來爾有一句話很能說明移情作用。他說：「你聚精會神地觀賞外物，便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不久你就和外物混成一體了。你注視一棵樹在微風中盪漾、搖曳，不過頃刻，你開始把你的感情、慾望和哀愁一齊借給樹，它的盪漾、搖曳也就變成你的盪漾、搖曳，你自己也就變成一棵樹了。同理，你看到在蔚藍天空中迴旋的飛鳥，你覺得它超凡、脫俗，片刻之後，你自己也就變成一隻飛鳥了。」

了解什麼是移情作用，我們再回來看看當前的現代詩。我覺得，現代詩人在這方面的努

力與成就尚未令人滿意。大部份詩人只做到局部的物我交感，即第二種物我關係。物我合一的觀照詩實在太少了。

物我合一的觀照詩始於投射而漸漸換位或溶入，有一個交感的過程。請看洛夫的『午夜削梨』：

冷而且渴
我靜靜地望着
午夜的茶几上
一隻韓國梨
那確是一隻
觸手冰涼的
閃着黃銅膚色的
梨

一刀剖開
它胸中
竟然藏有
一口好深好深的井

戰慄着
姆指與食指輕輕捻起
一小片梨肉

白色無罪
刀子跌落
我彎下身去找
啊！滿地都是
我那黃銅色的皮膚

這首詩的第一及第二節是白描，寫「我靜靜地望着」閃着黃銅膚色的韓國梨。至此，物我分得得相當明顯，不過，第二節最後第二句的「黃銅膚色」却是很重要的伏筆，因為它和人底膚色一樣。如果說詩人在此以梨皮比喻人的皮膚，相信是沒有錯的。到了第三節，詩人以梨心暗喻入胸，而最後一節的「白色無罪」暗指人的肉體。換句話說，韓國梨逐漸被人格化了，物我關係漸被拉近，到了最後，當「我」彎下身去找跌落的刀子時，却發現滿地都是「我那黃銅色的皮膚」。「黃銅色的皮膚」也是「我」的皮膚，也就是說，物我已然合一，那種驚疑的頓悟並不突兀，詩的語意發展提供了漸進的程序。

(三)結語

以上三種物我關係的前兩種是較常見的，大部份詩人有這能力建立。第三種物我關係就不易臻至，從逐漸溶入到詩末的「頓悟」，若處理不當，畫虎不成反類犬。

這一類以物觀物或以我觀物的交感詩值得現代詩人努力嘗試。我們停留在第二層次太久，應該向第三層次進軍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七日完稿

(天狼星詩社十週年紀念大聚會專題演講全文)



雨花隨筆



杜詩心態窺測

* 郝毅民

• 自顧轉無趣，許身一何愚 •

安史之亂長安陷落是歷史行程的轉折點，唐朝由盛而衰京兆入了賊手。這樣一樁歷史事件，杜甫作了長安陷賊的見証人。他在這時候留下的詩文，是時代的音響，也表現了詩人心態的機轉和動向。前一段我們以杜甫對唐朝的向往深愛的人生觀為主題，探測到身在賊營的感知和認識，是破壞性的，失望，破滅，怨嘆。這心態基本上是否定的。事態不是單面性的，矛盾的發展有它的否定而必然也有它的肯定面。此時的杜詩也表現了些已往已有而今茁壯的心態，看得出有新生的心態苗頭。

首先我們可以見到的是詩人對於妻子兄弟的思念。在前一段我們已經分析了前後兩首「對月詩」的情意對比。現在轉到『月夜』一首看看杜甫在天寶十五年八月被賊所俘，初陷長安時候思家情意的組成內容。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以「今夜」月「閨中只獨看」，他最經濟地透

露了「曾經共看明月」的往事背景。這樣「香霧」以下兩句乃是夫妻生活經驗的回憶。由於這種人生經驗的親切，支持着生的欲望，「何日」與「雙照」兩句寄望於未來，生意執着強烈。我們指出來這一點，不只是在讚美詩藝，而是要看到當富貴勳業絕望而生死難保的時候，人生中最接近於平常的生活經驗所起的作用。

在這首詩裡面只用了「遙憐」兩句輕輕帶過對小兒女的關心，情思的主題只是夫妻。在『遣興』一詩中是以憶幼子為中心，一方對「驢子好男兒」的喜愛為詞，一方面自愧未能携妻子避亂而自勉，「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家貧仰母慈」一句寫得極有份量。

『元日寄韋氏妹』，『得舍弟消息』二首，都顯然根據詩人的家庭關係的責任感上檢討自己。「不見朝正使，啼濁面垂」。「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兩家三十口，雖在命如絲。」這些都是極平常真切的感情。可以見到杜甫是一個親切的人。這種感情的表現往往在個人生命艱險的時候活躍起來。

『春望』一詩可以說是最被人稱誦的詩了。我少年時代已經喜歡這首詩，現在有了Shrink的傾向，對這首詩的興趣更加多了。「國破山河在」，政治組織破滅了，但是山河大地依然在。「城春草木深」，陷在賊手的長安，春天來了，人事已非，而草木自森着，與『哀江頭』詩句「江草江花豈終極」，正成呼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把物象人情化，這是一種情感異化為物的最好例子。四句寫來完全無我，善惡美丑，並不是絕對一成不變的人之可通。

接下去「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全屬個人一己之事，一己之感，全屬有我。統一律本來是詩文繪畫共遵的規律。與我們上面四句與後四句的境界看，只見有極端矛盾，却不見統一。要統一只有一條字面之外的一條隱徑，那就是個人的私事與私情與客存本身已經統一起來的時候。根據這條通道我們窺測杜甫的心態，杜甫在沉思中。他分析客存發現有破存在，如政治組織與自然山河；把人事與草木相比，有凋落有重生，而情意與客存——花與淚，鳥與心——看法不同，寄托也有不同。把一封家書的價值看得最高，歸結到個人責任被拋荒，歲月有限，大有亡羊補牢的奮發之志。

「詩無達話」，不可強解，這種訓戒我是在心的。我對這首『春望』的分析，於一個有Shrink傾向興趣的人來看，可能頗有趣味，但以「憂時悲事」的層面看，可能有強解的偏差。對於杜詩心態的認可能會有幫助，對杜甫心態的了解在評價上提

供依據。我們現在分析的心態動向，過程杜甫在作詩的時候並不是清清楚楚在意識中的思維。他大抵是「即目即是」的直尋，或是受着上意識左右的昇華創作。

杜甫陷在長安是在他赴行在途中被叛軍所俘的結果。但是他是單身個人被擒還是和一群人一同被阻截而驅赴長安呢？大概有一點較可推定：叛軍當時並未驗明杜甫。假定杜甫並不是以他詩人身份或參軍身份被俘，而是混身在一般人民之中，對杜甫的接近人民大眾應該是一個好機會。

就在陷賊一年之前，杜甫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尖銳的描寫人民的詩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又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個時候的詩人雖有不滿的情緒，但對於李氏王朝未見其實際的遭破滅。雖然覺得這種以「致君」，「淳俗」的心志，「許身一何愚」，但還是不死不休——「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觀豁。」

在『悲陳陶』一詩中有句說：「群胡歸來正洗箭，仍唱夷歌飲都市，都人迴面相北啼，日夜更望官兵至。」這兒用抽象一般名稱，「都人」應包括有一般市民在內。其次是在『喜晴』一首中有「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頌揚了農婦的勤勞。

安史亂前繁華的長安時代杜甫不免要「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到處潛悲辛。」現在兵荒馬亂，整個長安陷於賊手，當時的富豪今亦危殆。在『兩過蘇瑞』一詩中，杜甫說：「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這是說明了當時世情的困迫，各自為衣食打算。只有蘇瑞不同。「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酒必在眼，盡醉據懷抱。」整篇詩意情懷很類似陶潛的『乞食』詩。詩中另有兩句：「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看起來蘇侯家中似乎還有其他的賓客喧鬧縱談謔。用社會學的眼光看，詩中所透露的不免顯現了階級烙印；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感情表現也是不得不然的。感情的交流達到縱談戲謔的程度，若不是生活，意識，習慣，喜好有共通的基礎是辦不到的。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對於平民，農漁的感情是憐，是讚，但很難相與戲謔。對這類人戲謔表現被認為「有失體統」，是不合社會道德規律的失態。我無意指責杜甫，但我們企圖正確的了解杜甫。

前面我們分析杜甫陳韋濟二十二韻時已經看到了「白鷗沒浩盪的退隱思想 平心而論，這種說法姿態多於實際，有Passive aggressive的傾向。在『兩過蘇瑞』詩中可以看杜甫心理上對這個問題的矛盾鬥爭心態，它嚴肅多了。在『喜晴』一詩中他詠道：「千載高山青，獨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

，此道誰疵瑕？英賢過韋柯，遠到蟠泥沙。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美齋，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詩文引用典故商山之皓。邵平種瓜，鹿門隱居的龐德公與司馬德操這些英賢，其人雖已過去了，但至今還被視為疵瑕的人格。自顧（杜甫）看不清現實，拖遲到人都老了，還能像平常人，只管說嘴嗎？整體是「說服」，說服正是兩種思想矛盾鬥爭的表現。

杜甫的「致君，淳俗」抱負，自幼小至成年，讀萬卷書，寫大字，詠詩，祖父杜審言的詩名，追查家系根原到陶唐，貢舉考進士，遊齊趙，入京兆，干謁，獻賦，四十五年之久，根深蒂固，能經辛苦，潛忍悲辱，他的這種人生觀，逐步地從動搖，破裂，殘存，而幻滅。從「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登泰山小天下」的心態，轉變到反對方向去，「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的「相生齊物」心態，也需要時間，矛盾衝突也自有轉機步驟。

在叛賊控制下的長安，杜甫另有詩記『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供我們觀察杜甫的心態。這是一組四首的紀事詩。

心在水精域，衣落雲雨時，
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
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罽罍。
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這第一章寫寺中的勝境，酒食情意，見到寺院工程的結構，黃鸝與紫鴿和宮殿龍鳳不同，而洞門徐步，花邊行遲，杜甫的心情暢適，主人已完全領會到，贊公好似名僧湯休一般，把我塵染深重的俗病都醫癒了。「微笑索題詩」用來指點迷徑。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
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
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
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從這第一章看，贊公招待人不僅用酒食，衣服巾履都為他換上了光明精緻的新裝。雨夜留宿，深感人情的深厚。這種寫法使我們回想杜甫寫給韋濟的詩句（深感丈人厚，深知丈人真），和他現在的描寫相比，前者真是表面文章，庸俗不堪！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青院，地清棲暗芳。
玉繩迴斷絕，鉄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
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這一首詩起始用了燈人影三事分立而同時是照明的一體，使我聯想到陶潛的神形影的實物與認識關係。梵寺的燈光，照着無睡的杜甫，投射出一幅簡潔的輪廓來。接着「心清」——除却了俗塵之念——「聞妙香」，感官有奇妙的覺知來觸動。於是殿宇的形象，風吹鈴動的聲音，宇宙的黑暗鎖閉着生意盎然的寺院。「地清」——棄俗的寺院——棲暗芳，隱棲着賢哲的人物。

看來當夜的杜甫是失眠的，直到晨星在天，屋樑上懸着的鉄鳳凰，翱翔飛舞的姿態清明可見了，朝上的梵唱已起而晨鐘的余音還在牀前繚繞。已經是次日了，離開這個清淨之地，將到塵世去，「苦見塵沙黃」。然而杜甫的感知還沒有了結。

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
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
明霞爛複閣，霽霧塞高牖。
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
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泱泱泥污人，折折國多狗。
既未免羈絆，時來憩奔走。
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經過了一晝夜的沉思返照，杜甫的覺知與認識

有了新境界。今天早晨一個「勞動人民」——童兒——的形象，在杜甫的筆下，寫出了他勞動的精練與完美：水瓶汲井汲水，提携上手，動作乾淨俐落（效率高），洒水壓塵，不多不少，均稱全面（準確無誤），「掃除似無帚」，清除污亂不發燥音（掌握控制，極有分寸）。四句詩是寫實主義的自然流露。前此杜甫筆下的「勞動人民」為奉先詠懷中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喜晴』一詩中「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都是抽象文字表現，根據的是第二級的知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俱有極大的激動性，都不如對寺中童兒描寫的親切而引發沉思。這種詩句來自實際的觀察，起深刻的影響。從語氣品味，它不失讚嘆，但是也有欽佩。

從杜甫二十初度『遊龍門奉先寺』，於今又二十五年了。當初他「已從招提道，更宿招提境」起，杜甫的情意心態轉變本已明顯，而對「童兒」的描寫更是第一次地用了寫實手法，是一個新境界的開端。

杜甫的這一次大雲寺經驗是極其細緻慎密的。對高閣上的陽光，高窗的明潔，繁花滿徑，垂柳拂階，一件件地注目，遊心，情切。「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道出了詩人的坦白交心。「隱遁佳期後」，「時來憩奔走」，很近似陶潛的「東方有一士」詩中的心調：「願留共居注，從此到天寒」的意味。「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正好解釋「湯休起我病」的疾病是對過去失望對未來迷惑的煩惱心病。

（窺測之四完）

他，攝影而來
利用鏡頭獵取，閃光
當我從
竹馬載着童年，轉過
鏡……………
他，凸顯
我心中的擁抱，繼之拍
照我的迴腸，燒燒地
被酒灌成一個
鄉愁

時間

*柔密歐·鄭

我想，本性無知，單純，因此這種現象就是愚昧，如果沒有遭受刺激而尋找精進，就沒法子進步，欠而久之，形成妒忌，貪心，自大，無知。異性戀行為却能巧妙地卸除了這些不妥當的安排，它必須以兩項不同的物質事件結合，而同性卻沒有兩項不同物質的結合，抽象的說法或許更明白，它，同性，沒有太極、陰陽的結合，它只是單行道的方向，單行的孤獨，寂寞，至於把自己巧妙地隱藏在互相排斥，或同向相吸；永遠沒有融和的盡頭，只好活在互相解嘲的行為裡。

這是你單方面的執見，我們不排斥異性，它不會給你制造麻煩，一個追求異性者，選擇性追求，又攻擊另一個，或者排斥同性，或者卑鄙到侮辱不相干者，沒有尊敬，使人的生活在于擾和引誘下生活，沒有自尊。一個有性慾的人，應該擁有自覺和發洩，現在，大部份的人，受到某種限制和乖離，才求諸異性，結果還是不能適應，好像扶南，他就是一個例子。

我聽着，想着，考慮提出有利証據，可惜苦思不果，幸好這時候電話響起，我即忙站起來去接聽電話。珍打電話來，我高興地向她大聲說，你來吧！你幾天不來，我想你。珍向我說話的當兒，我瞥見吳可春朋友和春力那不悅的臉色，只有吳可春在微笑，當我放下電話，春力表示他們應該告辭，吳可春勸他慢點離開，或者等珍來了才離開，他要春力聽我的反証，吳可春這一說，我着急起來，我沉默不語靠牆坐下，希望春力堅持要和他朋友離去，可是，他們又坐回位子，我沉默許久，希期珍快點到來。

歷史上的証據，不管是男或女，都必須靠異性賦給的精神力量發揮效果，同性才會團結，才能發揮効力。

我說的非常軟弱。忽然，吳可春朋友冒冒失失衝口而出。

婦解運動就是例子。

我看吳可春朋友，想不到這個大胸脯的男人會這麼滑稽，竟然用婦解來奉承吳可春的見解。

有些歪曲事實吧！

我掃視他們繼續說。

男權社會和女權社會，基本上都迸合一起，沒有同性或不同性，也不盲目的結合或互相排斥，這點和多元種族的國家結構一樣，如果強調單一種族的特權，國家就不能組合成一個整體的堅強特徵，這個國家民族的生存之道，如果單一存在不是自墮就是滅亡，如果人類也強調單一性別的組合，也會得到同一的結論，這些是傳統也是歷史，結合是基礎，吸收和產生，一代衍循一代，進化是個大主題，現在拼命利用手段、強調、糾察，強加策略改革



*洪泉

解說

，黑貓白狗加起來的統計報告表，性特徵，性技巧，性虐待的社會謊言調查數字，結果和主題背道而馳，不可能產生新一代，也就沒有智慧的一代。

非要結合才有新一代嗎？

正常的結合，不是壓迫性的結合！不是買賣的結合，也不是強奸的結合。

不結合就沒有新生代？包括文化產生？

沒有，試管嬰兒也是兩性染色體細胞的結合。

當我講完話的時候，我對吳可春的眼神感到好笑，他瞪大眼睛看我，似乎非要我改變主意不可。他說，我們好像脫離主題了。

這時候門鈴響，我立即去開門，珍進來，她意料不到室內會有這麼多人，一陣怔愕，接着微笑着向他們打招呼，然後逕自走去小廚房，並且向我招招手，我走過去，她把手中的東西放在小桌上。

你好大胆子，又金屋藏嬌。

我哈哈大笑得走出廚房，吳可春和他的朋友和春力莫名看我，我向他們扮鬼臉，春力又提議離去，我不再挽留他們，春力和他朋友告辭之後，吳可春也表示要告辭，珍剛好走出廚房，叫他留下，他隨即建議三人去熟食中心吃點心。珍笑着告訴我們，她已經買來點心，只要弄些飲料就行，接着就回廚房去，吳可春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走到椅子坐下，看窗外，我仍然依站在壁櫥旁，直視廚房，看珍正在忙着沖調飲料，從袋子中取出食物，又忙着洗這洗那，看樣子對於我所用過的器皿都不放心，她心中一定在嘀咕，認為我沒把它們徹底洗滌清潔一樣。我欣賞她忙碌的一刻。由廚房窗口射入的光線把她身上應該亮的部份都亮起來，曲綫，光暗，廚房的空間，還有她身上淡藍色的柔軟衣服，泛發着她舉動時漣晃的光暈，我一直看着她，她回頭，發現到我注視她，向我白一眼，嘟嘟嘴，蹣跚腳，笑了，珍像個理想電影中的新婚少婦，生活在新生活中，她不再是我回憶中的少女。

你的小說寫完嗎？

珍的雙手在忙着，斜着頭向我問。

幸福的女人還在老地方。

我朝珍那邊說，眼睛看吳可春老是向窗外出神，似乎有什麼東西吸引他。

幸福的女人這篇小說，你應該寫完它，我喜歡這個故事，然後我幫你抄寫，還有廣播劇呢？

從大綱裡抽出情節來寫，還沒有連貫起來，都放在書架上，我不喜歡描寫有關非法地種植的情節；它叫人失望，痛苦、憤怒，它總是在勞苦工作時得到破壞的局面，蘊含着深仇大恨似的。土地為什麼不能讓農作物在收成後才讓它荒蕪呢？非要在農作物興旺地生長的時候，沒有理性地殘除不可？

我們不能理解這種行為的心理背景，這種行動

的社會意義，你寫一些快樂點的對白行嗎？有時候你把感情和概念混淆在一起，你不能勇敢的寫出來嗎？

好吧！讓我試試。

你的性格，苦幹才是你的財富，不要羨慕別人坐享其成，那是無賴和妒忌心太重的人的剝削心理，就算能成大器，也沒有大器的風範，不能流傳，這些都不是傳統。

• 算了吧！我們本來一無所有，你利用努力和智慧，我用毅力和精神，這就是財富，但能無住不利嗎？反正我們並不是拿金錢來這裡享受成果。

所以，我說你應該不斷寫，別老是畫那些使人遐思又起爭論的肖像。

我聳聳肩，不回答珍的話，我怕她再說下去會無意中傷到吳可春。我走向吳可春，也往窗外望。對面高樓，樓與樓之間的深邃空間，聲音由地面上隱約升上來，我凝視這空間，它有震人心脈的吸力，吳可春似乎不能忍受了，他離開座位走向存畫的箱子，從裡面抽出二張畫看了又看，又放回去，再抽出另一張來看；室內的空氣沉靜得很，像窗外的空間，我想我是否可以凌空無依站在樓外的空間嗎？那直墮的感覺，我感到樓有點兒搖晃，即忙轉身來看吳可春有何動靜，他正把一幅畫拿出來放在牆邊，珍剛好從廚房出來，把手上的飲料和點心放在桌上，邀請我們用點心，吳可春沒有表示，也沒回應她，他站在牆那邊看這邊倚牆的畫，那麼專注，吸引了珍也把視線轉到畫面上，我注意珍的表情，她的臉上逐漸溫和，一反過去她對畫的漠然，並且，她蘊含着笑容，那是一幅會喚起她回憶的畫；一位少女在掛滿山竹的空間沉思，雲朵在她的裙子上飄揚，她的長髮飄散成丘林，雙手收藏在裙袋裡，那是珍以前常有的動作，她不管在任何地方，大多時候總把手心的動作密藏在袋中，她把心中的秘密藏在隱密的袋子裡。

我很喜愛你這畫的色彩，好像我們生活過的地方。

珍朝我說，笑着看吳可春，他許久才開口說話，緩緩地說。

好的意念，只是色彩不鮮艷。

我沒有回答吳可春，我想看珍有何反應，她的反應敏捷果斷。

不吸引這裡的人，這是觀點，但它能使人產生回憶，你為什麼要協助他開畫展？

不為什麼，沒有多大的理由，我喜愛他的畫，正如你所說的，引人回憶。

聽說你是主辦畫展的那家畫廊的大股東。

珍的話叫我吃一驚，我正想開口問吳可春，他已經在回答珍。

我只是小股東，起不了作用，主要還是立信的作品，正好像你要他寫作一樣，我對他有信心，他還有些兒自信。

可惜他寫不出好作品來，他把精力分散在太多工作上。

他不是一個早熟的天才！

我倒不覺得，他只是消耗太多精力在別的地方，有點力不從心。

我希望珍和吳可春不要再說下去，不然，我的弱點非給吳可春全悉知道不可。我只得抽口說。

或許有一天，我改變態度，脫胎換骨，專心一志在某一樣工作上，再沒有好作品，好成績，只好回老家。

只希望你不變態就好。

珍開玩笑對我說，一面走向書架，把我那存稿的大信封拿來放在桌上，吳可春却在那兒打哈哈，我尷尬對他說。還是享受人生吧！我們吃起點心，珍坐下來，抽出信封裡的稿閱讀。房裡頓然間又沉靜下來，珍總是皺着眉頭看稿，我知道那廣播劇本的評語一定又是那一句；很難被人接受，太過現實的題材會引起敏感問題。又再一次宣佈它非藏在一信封裡收藏起來不可。我害怕這種評語，它的影響會使我的情緒沉澱不安，我必須要找語題把這種不安丟棄，我猛然記起春力，於是對吳可春說起春力要變性的事情。

你看他將來變成女人，會是個怎樣子的女人？那副樣子。

吳可春聽我說起春力將來的模樣，又哈哈笑。他不應該想去變成女人。

吳可春說。珍也好奇加入談話。

誰要變成女人。

春力。

我對珍說，珍也忍不住笑起來，挖苦地說。

不變成發了福的中年女人才怪，大概和他媽媽一個模樣，做起姐妹來。

那你叫他一聲大姐。吳可春也挖苦說。

太不像話，是不是活的太無聊。珍說。

不管他的女性心理是先天的表現，還是受環境影響的裝作欣慕行爲，到底，一個男人在幾小時之間變成女人，那種突變的生理特徵，在情緒上不知如何改變，他現在拼命想接近女人，是討好女人？還是排斥女人？還是妒忌她們，還是憎惡她們！我說。

不可思議，我才不想變成男人，你不可以變成女人，不然你不是我心目中的立信了，我的男人。

珍似乎在打趣，又在諷刺我，尤其最後一句話，在吳可春面前說出來，使人難堪，但她却不在乎瞟了吳可春一眼。

我看你們已經是一對恩愛的夫妻。

吳可春這麼一說，珍的臉孔倏然間紅起來，她朝吳可春瞪眼，又回到稿紙上。

春力現在心理上是不是一個女人，我猜想實在情形連他也分不清。我說。

可是他現在又想成爲女人。

當了半生的男人，又想成後半生當女人，將來，他心理上不可能不以男人自居，對事物的觀點和想法，或許他現在以女人自居，那是因爲欣羨女人的關係，但是女人那些生活行爲值得他欣羨呢？還是爲了同性變行爲，情人給予憐憫感情，女性化的男性地位，一個男妓的變調。當他一夕之間變成女人，像俗人活了半生出家當和尚，雖然和從小就是和尚的人一樣，比較起來，太突然，不可思議。

他大概是想當女人比較有意思。

我想他大概從小就傾向母親。

他告訴我他從小就不喜愛母親。

對女人沒有好感嘛！還要以女人的形象上身，莫名其妙的傢伙，像某種論調要舞獅形象形變成土生土長的鬧劇，不再是藝術與感情的表達，當然，春力不會是頭太監獅子，就是成了女人，堂而皇之，像某些舞獅活動，目的在於金錢，掛羊頭賣狗肉，春力會不會淪爲男妓呢！給同性戀者玩弄和虐待的人。我懷疑他爲什麼不羨欣他的父親。

他說他愛他的父親。因爲他父親是個英偉人物，他是神。春力小時候就從母親的口知道一些使他對父親近跡於奉獻感情的故事，水手的傳奇事蹟，因此他更加愛他，欣羨他的父親，認爲父親可以代替母親，他能使父親快樂延年，當他的父親在和他母親吵架之後，只能夠由他身上得到歡笑，所以他愛父親，不愛母親，母親破壞了他的歡樂。

那爲什麼要變成女人才行呢！

因爲母親是女人呀！他知道母親和父親的親暱關係，也知道母親與人偷情，所以他成爲一個貞潔女人。

代替母親的位置？好一套理論，真偉大的謊言，春力有沒有想到後果呢？

什麼後果？

好像A B C香蕉人一樣，黃皮膚洋腦袋，我拿這個來譬喻，是說他將來會感到無可適從，像那些自稱無根的一代，他會發覺自己不男不女，比無根更可悲。

所以醫生要他先實際生活一個時期的女人生活，免得太促急。

他這種男身女心，將來萬一變性爲女人，又會回憶男人生活，那時候女身男心，這類殘存現象，這種殘存現象是不是悲劇的引導綫，還不知道，思想可以回歸，感情可以回復，體質是萬萬再改不待

了，娘惹和峇峇可以說他們是華裔，可是一個變性了的男人，不可能說他原本就是女人，也不可能說他還是男人，他的意識更重要，永遠叫他矛盾，不安。

我也有這種感覺，同性戀就是同性戀，異性愛我也不反對，為什麼要變性？你看，我還是一個男人。

但是你還是不符合自然規律。

自然規律要變質了。

吳可春有點激動，我又激怒了他，強調他不符生命成長，珍聽到吳可春大聲說話，抬頭看我們，顯然她剛才沒有注意我們的話題，她看我，又看吳可春，吳可春對她笑了笑，擺個手勢，表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接着沉默，僅一分鐘左右，吳可春就告辭。我沒挽留他，送他出門，我輕聲向他說對不起，他輕拍我的肩膀。

我關上門，珍仍坐在那兒看稿，我看出她並不專心，我走過去環抱她的頸項，她仰起臉，我輕吻她，她靜靜坐着，我撫摸她，她蠕動着，我看室內，也看窗外那深邃的空間。

一九八二年十月，麻坡。

吳可春的職業是任職於家族公司的董事，分行的行政經理，並且還有一些公司名銜，十足可以代表他自稱的繁榮都市的公子，他有才能，扶南却在背後說他強取豪奪，利用各種手段剝削股東和大眾的財富，我不知道扶南誹謗他呢，還是確有其事，總之，吳可春的生活過的很寫意。每個週日我們總會見面，談我的生活近況，工作進步與否，對這個小城市的感想，我喜愛這個不繁忙的城市生活，當放棄新加坡的租房生活時，大家都不以為然，當我搬來這兒時，吳可春憤怒，扶南幸災樂禍，慧貞悵悵，珍一笑置之，她認為新的生活環境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大家都在對我的生活紛擾不清，而我，總是忙着工作，無暇和他們多作接觸。雖然生活費用暫時沒有問題，但一股催逼我的壓力沒法子消除，有時候一整天都在苦惱中渡過，像蕨河的流水沒有駐足點，我無法集中精神工作。我知道吳可春來看我的目的在於我繪畫的進度，他對我的畫那副苛刻要求，我是進步了，在數量上也多了，可是並不是我所欲為的心情作品。珍來看我，主要目的是看我的稿，要我寫出她滿意的作品，提供概念，意見，資料，甚至故事情節，然後她動手幫忙我清理住所，整理稿件，她甚至監視我工作，後來，她把服裝店的事交給助手，她也搬來這兒，我們搬進一間像樣點的屋子，她的設計工作也來了，結果地上，牆上都是她的設計圖，那些作態的女像，被

黏膠貼在牆上，只有慧貞來的時候才興緻盈然地欣賞，也只有在慧貞來時，我才有逃避的機會，我和她結伴出遊，珍開始對慧貞不滿，吳可春偶而也對我埋怨。但我還是常到這城市附屬的小鎮。

爲了不讓他們對我有不滿情緒，又不願讓他們老纏着我，我要慧貞當裸體模特兒，每當週末，她和吳可春同車來訪，而吳可春不便呆在畫室裡，結果，吳可春不再常來，只好用電話聯絡，珍也在週末避免和慧貞同處一室，她到新加坡去辦事，這樣，我和慧貞才有充裕的時間出遊，做愛，可是珍的輕視總是纏着她，結果慧貞常口出怨言，在週末來電話，告訴我她要上班，趕時間，後果，她的母親搬到她那兒住在一起，和慧貞相處的時候少了，珍竟然安定下來，居住在一起，這種關係和以前慧貞與我的關係一樣，這一些都成爲吳可春取笑我的話題，他總是三天兩回在電話中問我今晚是女神還是情婦，慢慢地，我感到困擾和不安。我常性虐待她們，她們兩人說我變態了，我發覺我不能滿足她們對我的要求。

有一天，扶南打電話來，說他最近受不了吳可春的干擾，吳可春近來總是在大清早，不然就在午夜打電話找他聊天，我聽了倒抽了口冷氣，以後我每天在臨睡前把電話掛起，至到第二天中午才放回，這段時間也是我的工作時間，可是這樣作法引起慧貞不滿，她認爲我逃避她，不再愛她，每一次她都說我不愛她，我連她在臨睡前的一個電話也不願聽，她說我愛珍就不接受她，漸漸地，我也懷疑我是不是愛她，這個新的糾纏開始困惑我，只有珍老是像故鄉那些文盲賢淑的婦人一樣，別無選擇地隨跟身旁的男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和以前初戀一般地用感情愛她。

想起過去，現在，我自卑，比較毅力和勤勞，在珍的面前我自卑，她似乎要把她的奮鬥精神移植在我身上，可是我總把自己放置在徬徨和失望的袋子裡，無法掏出來拋棄。又想起優裕生活和財富，在吳可春的面前我心裡也充滿自卑，他能夠利用原有的壓力手段更變財富的來源，這是扶南在我面前對他的讚語，而我却要一角錢一角錢地節省下來過日子，儲蓄起來，恐怕下一次貧窮再降在身上，我沒有財富和資產，只有虛有其表的顏色和無知的空格稿紙，我將來的希望簡直像搖擺中的遊街衆神。

我對吳可春的生活逐漸起傾慕的心理，我希望他常來找我，我希望從他那兒能夠得到一點好處，我更希望我有他一般的財富，可以像他隨心所欲地展開新面目的生活，所以我不再把電話掛上，我期待他任何時候來電話，約會談天，或每個週日來我這兒住一天，每次，我工作，忙着即將來臨的畫展，然而，吳可春的訊息有如電話裡無謂的訊號，我

沒法子安心畫畫，珍諷刺我沒有吳可春存在是不行了。我忍住性子，不打電話給吳可春，爲了不給珍看出心中秘密，總是要自己忙忙碌碌，或常出外寫生，又怕吳可春忽然來訪，一切都要裝起來顯得自然，珍好像很敏感，總是緊瞪我的行動，觀察我行爲，似乎要猜透我心中的秘密。像早上她要上市場購物的時候，她忽然對我說吳可春爲什麼好幾次沒來看畫，我心中一驚，可不能露出一點傾慕吳可春的表情，只輕描淡寫地對她說，大概他也想來個變性手術。珍笑笑出門去。我一直懷疑珍已看出我不安於工作，我必須像個沒有剩餘時間的人，她一出門，我就開始在圖畫紙上畫草圖，一張又一張，爲了表示專心於創作，盡量把草圖畫的好，又加淡彩，強迫自己從一個構思接一個構思不停地連續寫出來，甚至翻閱以前閱讀時的筆記和概念記錄，我覺得自己像個映像機，不斷地利用各種方法和思想湊合出一連串不可理解的畫面。每一天，黃昏，我總是到河濱公園去看落日，留下珍在家裡，忙着收拾地上的紙和書本，在這一段時間，爲了表示我並沒有遺棄她，我總是在回家的途中攜帶點東西給她，當她呆在家中時，我總是伏案寫作。每當畫和寫不能暢意時，躁急、不安、憤怒、顫抖，不和珍言笑，也不願和她一起去吃晚餐，我怕萬一電話會來，珍似乎也開始發覺不對，有一次我聽到她打電話給慧貞，慧貞來了，她看到我，突然間哭起來，她要求我別折磨自己，我走到鏡子前看看自己，也吃了一驚，我怎麼變成這樣子，像爆裂的木棉樹在樹枝上，深色孤零的禿枝吊着垂見的蒼白。我沉默地坐在地上，不理睬她們，一會兒，她兩人出門去。

第二天，很意外地，吳可春和司豐來了，接着扶南也來了，我心裡明白，這一定是珍和慧貞安排的把戲，我仍然埋首在一本哲學書中，其實我並不曉得書中的意念，我只是在尋找書中的片言隻語，或是精僻的斷章，利用它們觸發幻想，觸發情緒，引起記憶。當他們進來的時候，房間裡一片沉靜，我沉默，一却都沉默，只有室內三人的眼神在各自探索某種可以找到藉口的機會，我仍然坐在地上翻書，司豐開始不耐煩，他走動，走動，最後停在吳可春的身旁看他手中的紙張，吳可春不斷地從書架上拿下紙張，他們低語，扶南本來坐在椅上，現在也走到他們的身邊，逐漸地，我聽到吳可春的興奮聲音，興奮的聲音還有扶南和司豐，我站起來，把書朝書架丟去，呼聲巨響，他們吃驚非小，急忙轉身看我，我做個無奈的動作，問他們喝白開水可以吧！於是我走進廚房扭開水龍頭盛四杯自來水拿到桌上，自己拿一杯站在窗邊喝它，窗外的空間，似乎染上灰色。

你進步驚人，可喜可賀。

我轉身看吳可春，他還是那個闊樣子。誰說的。我逼向他。珍告訴你嗎？

吳可春揮動手中的紙張。這些都是證據。他說，他微笑，他回首看扶南和司豐，用眼神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只是笑意盈然。

我看見他們的笑容，並不甚開懷，我注視吳可春，覺得他並非我傾慕的對象，倒像紙張上的速寫，潦潦數筆就把生活交待了，扶南像他店裡的古董神像，苦口婆心的樣子，只有司豐欲語還休，他像播種者，老是不能把種子撒出。

我想向他們說些話，總有些兒不對勁，不知怎的話題總找不着頭緒，一些字眼老是嘮嘮叨叨地在腦中盤纏，沒法子開口，最後，我想告訴他們，我不歡迎他們來探訪我。立刻，發覺到這不是應該出口的話，只好沉默地坐在窗旁椅上，腦中閃動着精神殘廢，精神殘廢四個字，我用手掌壓住前額，我聯想這四個字的方向和動機，我感覺到我處在這社會中有很多話不可以開口說出，它們只能在心中跳躍，很多事像啞子看三國，不能不平則鳴，也不能讚賞，更不能拍案驚奇與痛罵，或不可品評人物，只有扼腕瞪眼的份兒。

你不舒服嗎？

司豐的語調溫和，他拿起水杯喝一口，隨即放下杯子。他是小丑。我心裡歡呼。只要他和扶南或吳可春在一起就是小丑。他只能弄出一些歡笑，而我唯有吞下這些歡笑的機會，那就是他舞弄他手中的技術，一個播種者的姿態，到底他播出種子，可是種子不生長出來。這真是一個淒涼的滑稽笑話，他把民藝的種子播在都市的喧塵上；把種子播在一群只等事後才有感覺的人的身上。扶南不是他播種的理想對象，吳可春更不用提了，他有沙堡式的理想，却沒有真實。吳可春和扶南結合起來只算可見的綜合雜誌，從現實中擷取資料、投機，不理會那是盜剽式版權的問題，我逐漸明白我的個展由吳可春和扶南來協助，這只是局面而已，不知道他們會將我怎樣，使我惘然，恍惚掉入仰視天空時的無際。

司豐望着杯子愣了一陣子，又再問我不舒服嗎？我想告訴他我沒什麼，我心裡明白，我說出來會失望，司豐得到的答案不是他猜想的正確答案，自己也會覺得真的有些兒不快樂。我忽然間想問司豐，他爲扶南做多少假古董，可是這也不是一個輕重的問題，太無聊了，我搖搖頭，對司豐笑笑，充滿譏諷。我簡直已經步入精神殘廢時期，不能表示歡樂，也無法表示憤怒、指責、勇氣，我當心這些或那些無意間的話題會破壞布幕前的虛偽與和悅氣氛，我更當心會被指責我離間大家的感情。我想，我應該用什麼話題緩和這種無理的沉默。

當我想和司豐說話時候，他走向吳可春和扶南，司豐在他們之間說些話，吳可春轉頭看我，我向他善地笑笑，他莫名其妙急急回頭，隨着扶南也看我，我毫無表情看住他，他走了過來，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看他已屆中年的臉孔，心裡直叫他兩棲動物，他臉上的肌肉真有徐娘風韻，我們沉默地對看着，許久，他不安地說話。

我們去司豐的陶器工作室看看，那地方很美，在養牛場的旁邊。

這也好，我心想，站了起來表示現在就走，他們顯然快樂得多了，我想起應該給珍留字條，隨即又坐下，也聽到司豐嘆氣，我拿了紙留字，大家出門去。吳可春、扶南、司豐、我。

我從未坐過吳可春的汽車，這是完美的旅程，我想，這大概是他財富的象徵。扶南坐在前座和吳可春談天，他們在談司豐的陶器和雕塑，司豐和我坐後座，他沉默着。我感覺到扶南很接近吳可春，吳可春有點像他的兒子，他一直在問吳可春灌輸一種古老的精神觸覺，他說司豐的羅漢雕塑古意盎然，他小時候會隨母親去廟堂拜神，看過這類羅漢，話題又轉到他母親的收藏，又說他父親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潦倒的時候把母親的收藏變賣。扶南竟然在汽車裡沉緬過去的歲月。汽車一直急疾前駛，情景開始變得豁達，扶南仍在談他舊有的溫情，話題又轉到吳可春帶來的新奇歡樂，吳可春瞧瞧望後鏡，用手示意他別談下去，扶南還是洋洋自得地說，你朋友的口交……你回復到原始了。吳可春對扶南大聲說。他不斷打斷扶南的話。汽車仍然在風中擦刮，我後悔和他們一起出來，看他們尷尬的情緒；扶南把吳可春帶到回顧思想，吳可春把扶南拉入尋歡迷網中，吳可春自個兒能在回顧中自足地自信，驕傲，收藏不應表露的事，而扶南却沾沾自喜，沉醉在吳可春介紹給他的誘引之中。司豐和我成了他們的方向盤，無辜地被盤轉，不可自拔，我實在不能忍受這些人的干擾，然而，我將如地接受他們。他們乘虛而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加坡。

我在電話中告訴吳可春，我不願再聽到有關同性的話題，這種干擾太叫我吃不消，充滿疑惑和引誘，你們和我都是獨裁似的懦夫，尤其是他和扶南，我還告訴他，我和珍已經同居，可能的話會結婚，我將會放棄一切，找份安穩的職業，把繪畫和寫作當成業餘嗜好。這一番表白，引起吳可春的譏笑，他譏笑我是個懦夫，應該把寫作和繪畫當成生命，如果放棄這半生努力，生命一樣消失，為什麼不能讓自己不受約束地再消耗生命呢！我說我沒有那

種充裕的生命資源。你應該充滿自信和優越感才是，像扶南這種沒有優越感的人。吳可春說。連他兒子如何教育也下不定主意。你向他提意見吧！我諷刺吳可春。沒有。他回答。他想讓兒子跟隨我，因為我有財富可以培養那孩子，但又怕他兒子像他自己一樣，成為俱樂部會員，他還想到你，你堅忍不屈，文學和藝術也屬於理想，又怕你把無法解脫的精神困境和貧窮傳給他兒子。你告訴他，扶南，由他帶兒子上戰場去，但別讓他像自己一樣，老是在新聞似的記憶中的戰爭裡陷入歷史困境。我在電話中對吳可春連珠炮似地大聲喊。我懷疑他以前不是隨軍記者，他以前的職業可能是個跑碼頭的奸商。吳可春說。我才不管他什麼來歷，你叫他寫回憶錄就可證明，但他的兒子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能的人，他沒有一個能使他傾慕的父親，到時候扶南會後悔看到別人勝利的成績。那是建築在他厭惡和放棄的事件上，到時候後悔一生，像我一樣，一生一世解脫不了，像我面對你們一樣。我說。

一九八三年二月，新加坡。

我到底還是和吳可春與扶南見面。吳可春在我的感覺上總是帶着新鮮感。在扶南的古董店裡，吳可春竟然是扶南的主顧，他向扶南買下一尊銅佛，價值不菲，吳可春表示這份禮物是送給母親的男友。我們驚異不已。吳可春笑着說，他母親的男友是他經濟策略上的伙伴。我們也就不足為奇。談笑間，吳可春表示他願意和男人做生意，不想和女人同事。扶南抓住吳可春的弱點，立刻攻擊他是大男人主義和落伍，跟種族歧視一樣，只不過是同性與異性各名詞之差而已。接着吳可春長篇大論他不跟女人交易的理由，主要是他尊重女性和不取女性的東西。

對於你的母親呢？你的財富不是從你母親那兒得來的嗎？

是從我母親手上接管的，但它是我父親留下的。

吳可春回答扶南的話。

我一直在想，吳可春到底是不是真的尊重女性呢？他有一個孀居的母親，他的母親有情夫，所以他拒絕女人，抗議母親的不貞嗎？幾天來，我一直想這些問題，試問自己，珍是不是會對自己不貞或慧貞也一樣。我像白日夢中人一樣，要摔掉這些無謂的問題，它像珍一樣每天纏着我，也像畫展的成績一樣，我感到羞恥，賣出的畫都是由吳可春和扶南的關係才出手的，沒有一位是真正的欣賞者。

珍為我安排工作時間，每天早上寫作，下午畫畫或收集資料，晚上出外或閱讀，在假期慧貞來的

時候，我們陪她，我奇怪她們兩人爲什麼不會爭吵，甚至同室共臥，做愛，有時我渴望慧貞來，因爲我從她身上得到的滿足比珍深厚，我一直覺得珍是個太多約束的賢明妻子，不是一個能在房裡放蕩的女人，像故鄉的椰樹，生長和生產，都不多生枝幹，保留本性。珍是個智慧型的職業女性，她不在乎我澈夜不歸，當她知道我和吳可春在一起的時候，她會瞪着我良久，接着總會問，你們搞上了。我一笑置之，她是不會相信我澈夜在吳可春的書房裡閱讀。每當我在中午醒來，我會贖罪似地去安娜服裝屋找她，和她談一夜未眠的原因和收集的資料，珍半信半疑地看我。

我羨慕吳可春有錢收購那麼多書，可惜他沒有悉心閱讀，我永遠不能理解爲什麼他能夠翻翻書之後就能大發議論，像政客和歧見的官僚一樣，滔滔不絕地巧取法律和憲法的論點，我給這類人取個外號叫椰子化石。對於吳可春，常使我回想自己。我勉強讀完中學，讀我不喜愛的學科，學校強行分配的學科有如貧窮的人仍需參加繳費的聚餐，難堪又要忍受。唯有離開學校後的日子，我才稍微隨心所欲，我所作所爲，在一些人眼中是不務正業的行爲，親人瞧不起我，我傷心；當時，珍又決意離開，那時候更失望，悲傷唯有在沒有人同情的處境才使一個人自信地站住腳，站在高處，孤獨的人，看四周的景物，決定來這兒的方向，碰碰那幸運之神，茫茫然感到動物或昆蟲附在身體內，它們自強不息呀！自強不息，它們接受隨即的死亡，它們在死亡之前仍能攫取食物，仍能表現出它的屬性、性格，而我呀！我？沒有什麼！我是它們的仇敵，一隻異獸，一隻知道自己心靈有傷痕的異獸，爲了要生存，爲了要讓異獸的同族張眼，另眼相看他們的世界，我不得不學習野生物一樣掙扎，不得不在孤寂的環境中攀爬上去撫摸下掙扎痕跡和追求生長的意志，我也慢慢知曉，死亡才是發洩的主題，結果我尋找這種主題，尋求發洩，我在這兒失望，在吳可春的身上或他的書本得到強烈對比的印象，在吳可春的理想中，他要滿天星斗的精英；在我的原始意念中，只有異性結合才能衍生精華。而吳可春念念不忘他的同性論，大概他是從母性中得到資源與財富的緣故，他被異性控制和壓制太久的關係才從另一個異性中尋找報復的途徑，也同時破壞同性意向，指導畸形的歧視志向。這種雙面的自我滿足和破壞，吳可春在將來會失敗或茫然嗎？他是一個可憐的人，將是這城市僵硬街道上的無性影子。

我不能夠像吳可春一樣，我必要走我自己選擇的途徑，儘管吳可春會對我嗤笑或辱罵或威脅或制造麻煩，我仍會走自己的路，他可以不必再支持我畫展，但他不能封閉我的言語、寫作、顏色，他

可以取消我現在居住的房子租約，但不能把我趕出理想的國度，他仍然要聽我的聲音，他仍然會看到我的作品，他仍然會看到我和珍同行，或另外一個女人，藝術是我心靈的共通性，異性是我處世的共通性，像我的笑容和他的笑容一樣，不同點在於心境，每一個不同，都在孤獨中沉思才感覺到，吳可春是不是有這類感覺，他說得很含糊；容忍只能是一個單元，會不會麻木只看你合作和容忍的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沉思會不會有孤獨的心境？只有淪落爲二等人才是痛苦的。

我面對的不止吳可春和扶南，珍和慧貞才是難題，她們兩者之間的愛，無從選擇，珍雖已和我同居，可是慧貞較了解我近年來的情緒，珍只把我保留在她以前所知的情人境況中，我有時候還要裝作和以前沒有多大分別，來滿足她專情的一致的理想，她不要我有太大的改變，到底她的腦中基本意識還是鄉土的，保守於愛。而慧貞沒有，她不斷改變自己適合我的要求，也不斷改變她本身的生活習慣，她冀求自己適應環境，追求她所要的，職守學校教務，只可惜她沒有珍那強大的求知慾，閱讀能催眠她，珍却能清醒，慧貞的優點在於以觀察學生的心智來觀察和她接觸的人，自從和她在一起以來，我沒有隱瞞她多少事情，只有珍和我感情間的事，她不清楚而已。我不能表示愛慧貞，從一開始，我把她當情人，沒有諾言，她的存在一直使我自卑，我一直感到自己仍在她的指導和影響之下過活，像她的學生，尤其在這城市，她的學歷比我高，這是我們之間的鴻溝。

每天和珍相處，親熱或談天，我一直感到她是先行者，她比我勇敢和果斷，她明瞭努力的真諦，並且應用她所學得來的技巧；處世的經驗，在人與人之間，她毫無遮欄地表露憎惡與和善，沒有慧貞的模稜兩可，然而，我們常吵架，因爲珍對我的朋友們表露得太善惡分明了，常使我難堪，她能夠和吳可春談笑甚歡，却不能扶南和諧交談，總是用諷嘲的語氣，更表露出憎惡的神情對待吳可春介紹來的朋友，雖然對她日常生活中種種，我不介意，只有她對我寫作水準常嚴厲指摘，尤其在同居之後，現在我後悔我們在一起，我無能力滿足她，而她在寫作問題上提出極多指責，甚至於引經據典，似乎在發洩她心中怨忿，我們是不應該有結合的念頭，結婚的生活，逐漸地像巨石一樣滾壓過來，感到恐懼，我害怕失去將來失去自由自在的日子，還要承担一切責任，繪畫和寫作不再是生活，我很矛盾，我拼命想丟棄現在苦惱的精神生活，可是又不願意它讓一個女人來取代，我要自主，明權，建立，蛻變，我也要吳可春那種生活方式，那我該走向那裡呢！

他們其中任何一人的經濟都比我好，吳可春有家族的事業擴充財力，扶南像個暴富的土豪，慧貞建立在公務員基礎上，珍也走向專業人士行列，而我呢？我沒有專業技能，沒有後台支柱，沒有背景，也沒有文憑，到底我是什麼，我將幹什麼事，有時候我悲傷地告訴慧貞，我們的民族團體並沒有培養民族精英份子，大眾民族精神，我現在就是把身邊的遺產送給國家，國家也不屑一顧，慧貞嘲笑我自從和珍重逢之後，就開始物質傾向，想要名譽，地位，金錢。我不能沒有生存之地呀！我滿腹牢騷向她發洩，她形容我像一個無聊的政治觀察家，喋喋不休地談與自己無關的事，更不能影響大局，只能自命不凡而已。如果我仍然和慧貞所說，我非貧窮至死亡不可，生命多麼樸實也不過如此，將被自

誇的歷史窒息，也在像我這個沒有奮鬥的人手中消失，我還滿以為我有能力，為我的民族大眾負些責任，把知識和良心售賣出來給大眾。我自認有健康和努力，現在我才明白，埋頭苦幹的結果有如手電筒一樣，乾電池電力消失的時候，光也將會消失，只有果斷地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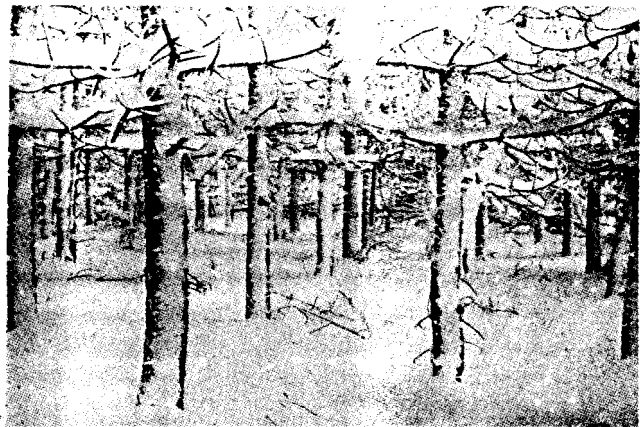
日子像油彩被掙出來繪塗在畫布上，或像稿紙空格被污塗似地填滿，我一直想超越現有成績，決定放棄一切，全心全意在繪畫和寫作上，將來被棄如垃圾或含意不清的追悼，這些都不要緊，事業成功與否都在人為，只因能不能解脫環境的困擾和歧視呢？吳可春和珍等人的干擾呢！我沉默着看環境，看這一些過去，現在，未來的事件，像變幻的天空之雲。

(下)

冬天到處催趕我

*若遠

是微微的
 這個冬天，陽光很靜
 有時睡到十二點
 早晨我看到姆指山的半邊
 看到一個悠藍的天空
 期待着
 一簇雲盤坐如佛的形狀
 有些感覺溫柔得燙人
 却冷冽如冬夜瓦上的霜
 可以記取，也可以
 放棄——
 山茶很冷很執拗
 數說這個冬天的冷漠和孤獨
 去去
 去看陽光和風追逐阿勃勒樹的葉子
 去看瓦上的冰和霜如何洞穿黑暗
 去看一枚霜葉如何在冬風中飄落
 看，看冷冷的冬天如何催動時光
 叫人欲托鉢，御風而行
 看世界散放如一株風輪草
 看天空如何變換臉色
 說我其實比行雲還要愚癡



冷冷的
 冬天到處催趕着我
 用霜衣裹起憂愁
 我走得太慢了
 波羅密負在額上，夙夜自付
 十二月倘若山茶不凋，該如何化昇？

哦，冬風醒來
 如果遠山肯寬容我的缺失
 如果我行雲走過甘甜與苦澀
 天外的那一端
 地平線之外的那一端
 緩緩浮昇的
 在寶蓮千葉中拈花跌坐的
 是誰
 倘若他張開一掌慈悲
 在千花千葉中飛昇

(一九八三年台北)



* 山水

誰主浮沉

* 黃潤岳

關於宇宙的創始，照傳說是盤古氏開天闢地。天地最初好像一粒雞蛋，他在裡面，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三者都是每天長一文。如此一萬八千年。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後來盤古如何，傳說沒有交待。只說他是「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古人的書上却說：渾沌初開，乾坤始定。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沉濁，下凝者為地。渾沌是甚麼？

我們現在吃的雲吞，正寫應該是餛飩，亦可寫成餛飩。「天下通食者也」。如果象徵到天地初開，那頗有趣。

我的朋友鍾士杰先生告訴我：先哲以天地初見形時為太始；由太始逆推至天地尚未定位，氣與質在混淆狀態時為太初，亦稱太極；更推而前，連此混淆之氣質綜合體亦尚未顯露時則為太易，亦稱太虛。太者極其至大之謂也；虛者空無物之謂也。太虛亦稱無極，其時其處本無物也。

朱熹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天命，是當然之理，當然之事云爾。這就是說：這是無庸追究、不必深求、只有承認接受、不可抗拒違逆的。

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開始就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太虛太極，從無變有，便是創造。誰在創造？太極之極的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假若我不引述聖經，只說創造天地的上帝，乃商書湯誓的「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那位，也就是湯誥的「唯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的那位，誰都會接受。

輕清之氣上浮，沉濁之氣下沉。主其事者，應該是朱熹所說的天命。

創造宇宙萬物的是上帝，操縱宇宙萬物的是上帝。「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湯誥）；「唯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訓）；上帝也是審判萬物的主宰。「得罪於天，無所禱也」。

上帝是有位格的神，也是獨一的神。可是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將鬼神相聯。舉頭三尺有神明；生而為人，死而為神；神只是人的靈而已。慎終追遠，死去的祖先是神。忠臣節女，都可建祠奉祀為神

，甚至於木石都可以成神。於是就滿天神佛。在另一方面，壞人惡人枉死的人，可能成為鬼。鬼就可怕了。這一套鬼神觀念，原是迷信，却建立在因果報應的基礎上，便維繫了我們的道德行為。同時又可與天理良心相印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就是天理。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就是良心。

談到天理良心，仍是單一的。沒有兩種不同的天理，沒有兩個相異的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活人來說，大家都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因為在同一個天理良心的範疇內。可是，有人無惡不作，有人見利忘義，必須有禮以約制，明道以開導，使大家都能夠克己復禮。照這樣看來，人之初，性又不善了。俗語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自利便不是善。

怎麼辦呢？基本的目標是：存天理，去人欲。如何存？如何去？存的方法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般人不懂得這麼深的道理，我們就有鬼神的事來彰明邪不敵正，有忠孝節義的人物典型來示範。去人欲的方法是先要大家樂天安命，不要心懷不平。然後更要約制自己。講文雅一點，就是人格道德的適當培養，思想行為的有效控制。例如在行為方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便是基要。在日本，竟用三隻小猴子一個搗嘴一個蓋耳一個矇眼來代表。在思想方面，有正統道統。道德方面的四維八德，人格方面的君子小人，都是士大夫階級的準繩。

我們要存天理要去人欲，必須依賴兩種力量：內在的自我奮發和外在的激勵。

自我奮發首先要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連我們的名字都有叫志堅的。其次是堅忍：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愚公移山，鐵杵磨針；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諸如此類，引述不盡。

外在的激勵的典型是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父親罵兒子最重的話是「不要丟我的臉」！人爭一口氣，虎留一塊皮。見不得人，便是最醜的事了。

這兩股力量是成功的因素，如果他得天獨厚。否則便變成兩股內外兼施的壓力。記得我在抗戰期間考大學，那是全國統一一考試，我失敗了。第二年應考之前三個月，閉戶不出，專心準備。考完連榜也不敢看。還是別人告訴我榜上有名。十四年之後

，我在倫敦大學讀教育文憑，又要經過三天考試。那時我已做了十年中學校長，如果名落孫山怎麼辦？我也是不敢去看榜。後來我太太一定要陪我去：「及格不及格有甚麼關係？反正你做校長又不靠這種文憑」？在那一張小紙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沒有一點興奮，因為只是除去了心頭的壓力而已。

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而人又為萬物之靈，那麼，人為誰而活？為自己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丈夫以天下為己任。為別人嗎？是為家人妻兒呢，還是宗族鄉黨？這只是我們責任的一部份。如果以天下為己任而任己，那又會爭權奪位，想統治駕御別人，甚至於奴役百姓。人活着的目的，就只在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孔子所說的：仁者人也。人能盡其在我，便是參天地贊化育。踐仁以知天。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便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嚴格說來，這只天的瞭解與體驗，仍是由人的心智出發。大禹謨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仍是在人心之中，本乎一心。從學術思想和哲學方面來談天人合一，必然有所隔。最多不過是取法乎天而已。老子曰：「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廿五章）。道即萬物所以如此之理，道之作用，亦即萬物之作用。萬物之所以成為萬物，亦即由於道。然而天地萬物是具體的事物，道乃一抽象的觀念。

約翰福音第一章開始就說：「太初有道，道與

上帝同在。……萬物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道成了肉身（耶穌基督），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這不是瞭解體驗和取法，而是生命的注入與新生！人的靈可以接觸到神的靈，乃可接受神的靈。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正義曰：一謂無也。無陰無陽謂之道。又曰：陰陽不測謂之神。神也者變化之極。如果用現代的名詞來說，便是絕對。只有從宗教意識中，才能統一神的絕對與宇宙萬物的相對。老子的「天地萬物生於有，有於無」（四十章），有與無是相對的，無並不是虛無，更不能統一。

有一本詩詞，第一首沁園春中說：「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前句是神的造化，多麼完美；次句却是人的敗壞，彼此相鬥。接下來：「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競自由要各有領域、淺底長空不相侵犯。然而這只是理想，現實完全不同。於是，便感慨系之：「帳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廣闊的宇宙，博大的世界，雖然都是人在活動，人自己却主不了浮沉。儘管這詞的作者有「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另一首沁園春中，他還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現在又如何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人就是人；歷史的鑑戒，內在的自我奮發，外在的激勵，最後都不能清除與生俱來的愚頑，常常自己落入自掘的陷阱而不自覺。因為人自己救不了自己。

雨 和 街 巷

*楊白

凡雨流過的我必輕輕踏過
冷冷而寂寂而黑暗的街巷
沒有背着行囊喧嚷着春天的遙遠
那春天的哭像影子貼死在牆邊

凡街巷焦慮的我必悄悄窺探
如雨滴落如草枯亡是一種必須
無可迴避的夢魘驚醒你
昨夜的消逝如風的消逝

凡雨落滿的街巷誰人喜歡
除了夾一本詩集睡扁一個黑夜
或是夢些銀河的傾斜
而你只能是行走的你在雨

水上的槳聲

(忽然，有水上的槳聲……………)

*蔡聯源

我：是誰？
 你：你。
 我：你是誰？
 你：我是你。
 我：朋友，說清楚些行嗎？
 你：我就是你。
 我：你就是我？他媽的，太超現實了。
 你：你不明白。你讀幾年書了？
 我：不談這些。喂，我們見過面嗎？
 你：見過。我記得上回你光着身子砍木材。
 我：胡說！
 你：你自己說的。我問了你，你說要造一條船。
 就是這條了？
 我：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可是明明我沒見過你。
 你：我見過你。我在水源向西五十步的樹林裏見過你。
 我：可是現在我也沒看到你。你在那裏？
 你：這裏，喏，在你前面。
 我：可是，我看不到。天黑了吧？
 你：快黑了。你應該看得到的。我穿黑色的衣服是不是？
 我：是的。是的。你穿黑色的衣服，所以我看不到。
 你：……………
 我：你怎不說話了？
 你：誰說不？我的腦筋在說話。
 我：可是我聽不到。
 你：你當然聽不到了，因為你不是你？
 我：我不是我？你搞甚麼？我糊塗了。你你我我，怎樣分的？你要超幾個現實？
 你：笑話，你和我你也分不清。我說我是你，你是你。
 我：我還不明白。你別講玄。
 你：誰說是玄？你是真的不明白還是假的不明白？
 我：當然是真的。難道我腦筋出毛病了？
 你：你有去叫醫生看你嗎？
 我：我沒有去看醫生。可是為甚麼遇到你才有

毛病呢？

你：你說我害你？
 我：不，不是這意思。可是平常我總很明白的。
 今天甚麼都不明白。
 你：你明白甚麼？
 我：甚麼都明白。
 你：猴子？
 我：明白。
 你：河？
 我：明白。
 你：我是你？
 我：明白。
 你： $E = mc^2$
 我：明白。
 你：你真的甚麼都明白了。
 我：可是你為甚麼說你是我？
 你：你已經明白了。
 我：不明白。
 你：你說你已經明白了。剛才我問你你說。
 我：我是說以前，以前我明白。在沒遇到你之前。
 你：以前？現在不明白了？
 我：不明白。
 你：你的腦筋退化了。你很少思考吧？
 我：天天都思考。
 你：思考甚麼？
 我：天空。宇宙。時間。生命。愛情。我。
 你：噢，你是大思想家哩。你想出甚麼來？
 我：我？我想天空是宇宙宇宙是時間時間是生命生命是愛情愛情是我。
 你：甚麼天空是宇宙甚麼宇宙是時間時間……
 ……………你說甚麼？
 我：我說天空是宇宙宇宙是時間時間……………
 你：夠了夠了，你的連環計我不明白。
 我：你不明白？嘻嘻。
 你：我不明白。你解釋給我聽。
 我：解釋不得。此乃天機，贈與有緣者。嘻嘻。
 你：可是我不明白。

我：你的腦筋退化了。你得去看醫生。
 你：不可能。你再說一遍。
 我：此乃天機，不可洩漏。
 你：你弄甚麼鬼？天機不天機，洩漏不洩漏。
 我：此乃天機。還是天機。嘻嘻。
 你：你比我更超現實。
 我：不錯。超現實便是天機。
 （岸上鷓鴣鳥啼了一聲。）
 我：甚麼鳥叫？
 你：天鳥。
 我：天上的鳥？這樣難聽？
 你：好聽。
 我：你的耳朵有問題。
 你：你的有問題。
 我：大家的有問題。
 你：你的。
 我：你不認錯。
 你：我沒有錯。
 我：好。好。可是鳥怎不叫了？
 你：因為你說難聽。
 我：如果我說好聽……………
 （岸上鷓鴣鳥又啼了一聲。）
 你：叫了。
 我：果然靈驗。如果我再說好聽……………
 （……………）
 你：不叫了。
 我：失靈了。
 你：鳥飛走了。
 我：可是我沒看到。
 你：你看不到。
 我：我看得。我看到。我看到鳥飛走了。
 你：你說騙話。
 我：可是我看到。我看到牠飛過我們的頭頂上。
 你：你說騙話。牠飛向河的上游去了。
 （又一聲啼……………）
 我：怎麼沒有飛？
 你：又飛回來了。
 我：我不相信。一定沒有飛。或者是另一隻。
 你：我看到牠飛回來。
 我：這樣快？
 你：牠是天鳥。
 我：天上的鳥？天上的鳥……………我要養一隻。
 你：你捉不到的。

我：天上的鳥……………天黑了吧？
 你：天黑了。
 我：你回家？
 你：離家。
 我：我也是離家。你去那裏？
 你：上游。
 我：我去下游。
 你：下游不好。風浪很大。
 我：上游不好。沒有風浪。
 你：這樣你回我的家我回你的家好了。
 我：我不知你家的門牌。
 你：我也不知你家的。
 我：我們慢慢找。
 你：你可問人說你的家在那裏。
 我：我的家我知道。
 你：我是說你的家。
 我：我的家？我的家我知道。
 你：我們去找好了。
 我：可是我還不知你是誰。
 你：我是你。
 我：我不明白。
 你：你不必明白。你記住我的聲音就好。
 我：可是我看不到你。
 你：你剛才說看到了。
 我：哦，對，看到了。天黑才看不到。
 你：你忘了帶燈火？
 我：我不必燈火。
 你：你沒有漿。
 我：我不必漿。
 你：你的船怎麼走？
 我：任其飄流。
 你：你想你會飄到那裏？
 我：不知道。月亮出來了吧。
 你：出來了。就掉在你船邊。
 我：我看不到。天黑了我看不到。我摸摸看。
 你：摸到了嗎？
 我：摸到了。摸到了。冷冷的。
 你：我們要再見嗎？
 我：要嗎？
 你：再見！
 我：再見！
 （忽然，有水上的漿聲……………）
 你：他是傻子。
 我：他是傻子。
 （岸上鷓鴣鳥叫了第四聲……………）

*風向



*註

如何「做」個詩人

*鄭暢元

不知甚麼原因，我一看到文章中有「詩人也也」或「詩人物物」的「專有名詞」，便立刻會起雞皮疙瘩。而有些寫文章的人，索性連他要寫的「詩人」名字都省略了，文中如有代名詞的，一概以「詩人」的名詞代之，因此通篇觸目所及之處，皆是「詩人詩人詩人」，好像叫魂似的。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言而喻，我的雞皮疙瘩症就更加嚴重了。

至於為甚麼會有這般嚴重的敏感反應，我會私下作了分析，得出的答案竟然是：因為那些被稱為「詩人」的人，有些已經有超過二十年沒有寫過一首詩，或是寫了，寫的却根本不是詩，而是一行行分了行的東西；或是連最基本的造句也不懂，因此寫出來的，當然也不是詩。我自認是個老實人，是玫瑰就是玫瑰，是雞冠花就是雞冠花，指鹿為馬的事，是非常非常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的。而且，即使是他是個真正的詩人吧，寫出來的也算是詩吧，但是，詩人這銜頭，不同於活人救命的醫生，怎可以日常的掛在口頭上呢？而且，連律師工程師會計師之類，也沒有掛在嘴上當作是稱呼的一部份。

大凡銜頭，都是經過一番努力，才考回來的。獨有「詩人」這項榮譽，却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此話何以見得？原來，除了真的去寫詩做個真正的詩人之外，還有另外一條沒有甚麼痛苦的捷徑，那便是：逢有七七物物詩人大會或研討會召開，便踴躍的出席，而且，每出席便熱烈的發言，自然而然便有好事之徒記而載之，詩人之名銜自會冠上，又何需動筆去寫詩？所以說，「做」個詩人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寫詩嘛，那是次之又次之的小事了。

可憐「寫作人」

*章俞美

在馬來西亞，做個寫作人真是件大大不幸的事。可不是嗎，雖然幾十年的寫呀寫的，可能會寫出點名氣來，偶而也會被人請去在「文學研討會」上發表些「我的創作道路」或「我的寫作經驗」之類的泛泛之談，讓一些剛出道的文藝青年，有機會瞻仰瞻仰寫作界的前輩一番，而且也藉此，滿足滿足自己那麼一點小小而卑微的虛榮感。但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甚麼其他的「好處」了；至於「利」嗎，那真是一樁「雨」想的事！

有些「忍辱負重」的寫作人，還似乎有一股自我虐待狂，因為他們根本不把自己當寫作「人」看待，還索性把自己淪降為「爬格子的動物」！嗚乎！寧不悲乎？！更加可悲可憐的是，連這樣自認低威的「動物」，有很多時候，還是被人看不過眼，時不時還會被揪出來痛罵。被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鋒頭太勁，頻頻出席些文藝活動，又可能說了些刺心刺肺的話，有人便因此而眼紅起來，執筆起而攻之了。嗚乎，連唱「可憐落泊人」的第十八流的歌星也有冤大頭請去歌廳夜總會作騷，第十八流的畫家也可以開畫展，請名流去剪綵吹噓，還可以有圖為証的在報刊亮相，「知名度立即增加了二成」，以此推之，一個即使是不入流的作家，為甚麼要自甘淡泊，為甚麼他不可以出鋒頭，如果他本人願意出這種鋒頭的話？一頭那麼卑微的動物，孤燈寒窗了幾十年，利是無望的了（有很多時候還要倒貼呢，例如自資出書之舉），那麼給點機會他出來出出鋒頭，藉以得到某種精神上的勝利，總是無傷大雅的吧？否則，寫到死都沒人知也沒人識，太不公平了吧？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相思小屋

*黃子



閣上明清小品選集，暮色自六合蒼茫而來，整座小樓瀰漫在欲夜天色的昏黯中。走到雨廊盡處，鋅板簷下升起一膚色澄黃的滿月，迎睫盈眸；一股溫柔習習肌膚清涼起來，自冥色深重的膠林。竟日惶惶栖栖，澎湃沸騰的七情六慾緩緩沉下，紛紛細雨洒後一汪碧澄無雲的晴空。

清明過後，端午未至；天氣赤道得真似在沙漠。走在無遮無欄的建築工地，人曝曬成一座走動的火山；頂着草帽戴上墨鏡也難耐炙膚滾燙滾燙的烘烤，躲入彷彿沙漠中兀立的小屋內，滿室木板的燥熱波浪洶湧，人活蒸成人一尾擱淺在沙灘上的魚。扭動風扇，汗雨迅速旋出，汗水淋漓的暈旋裏，人便旋入一絲一滴涼的渴望裏，一陰滾綠一陣舒爽的响往。走着坐着，竟日幻在海市唇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重重碧綠掩隱的山中小屋，坐看滿窗綠草不除，白羽水鴨池中游戈盪起粼粼波光，悠悠的，芋葉水草間乍隱乍現，在亮麗的灼日下。

三月間的一個黃昏，被帶到山林那一間小屋，驚喜猶若夢裡見過千百回的舊地：晚餐必剝在山材燃燒炊煙迷漫的土灶上，閃爍光中看不清屋子和園林，幌動的人影，一水池塘的蔓草浮萍間，倒影初昇的衆星映出劉半農——一個小農家的暮那種意境，恬適悠然。情不自禁默默的背誦那一篇美麗文字。

習習涼風徐徐在衣，在袖，拂動。

一片園林一座木屋，四壁皆書滿窗綠草，靈魂身體涵泳在清涼之樂中，是一個遙遠夢境。

彼有千金萬金造園亭，或宦遊四方，終身不能歸享……是鄭板橋對名利場中人的嘆息。即無千金，也無萬金去建造那無暇享用的樓閣台亭，更不想把好像一聲歎息（註），剎那一生投入名利之慾沸騰渦卷中；後退無路，歸隱無處，作了過河卒子，只有向前。路，廣袤不見涯際，拓展延伸一直到茫茫地平綫，漠漠黃沙烈日如雷火狂風如冰雹夾道等着，內熬外煎多少呵心悸的寒意迎道埋伏着？而脚，是必須交給不可知的前途；欲踉出篤定的步履去面對焦灼乾渴，唯有於踽踽之荒漠行，將園林小屋詩書植栽建造納藏方寸之中。那時周夢蝶的——

雲倦了，有風扶着

風倦了，有海托着

而身體和靈魂乾渴疲倦時，可以歸隱憩息其中——方寸之中小小園林木屋必擁抱我，如造物主的手，有釘痕的，安然托住。

註：詩篇90：9節——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初稿1982年6月11日

重寫1983年12月26日



在這個世界上，我想，失去星期天的人大概為數不少，例如：餐飲業員工，運輸業員工，影視業人員，新聞記者，娛樂圈人士，郵政人員，警察治安人員，捍衛國土的戰士們，還有加油業人員。像我，自從任加油站工讀生之後，每個星期天都在加油站渡過了。

大清早，走在如鱗背般的馬路上，兩旁的店舖鐵門緊閉，似一張張盲瞳的陌生人。偶爾看見店舖門前有人在賣早點，一個裹着深藍色大圍兜的婦人，堆着笑臉，勻取沸氣騰騰的豆漿汁，一碗碗遞到顧客面前，另外旁邊還置放一蒸氣爐，爐裡堆疊着圓狀的饅頭。我看在眼里，饞在嘴裡，真想坐下來喝碗豆漿，再來一套燒餅油條。而理智上告訴自己，不行，再不加快腳步上班，不然就要遲到了。

看了一眼腕錶，方格子內確實是赤紅的Sun字。昨天是週末，明天是星期一，今天應許是週日絕對錯不了的，大家都是這樣想法的，那是不會錯的。既然今天是星期天，為了責任，我就必須上班了。星期天，再見。

到了加油站裡，首先記得打卡，接着是填寫自己負責加那一個油箱。除了星期天有六位工讀生之外，平時都是五位工讀生，今天多出一名，就充當清潔服務工作。剛好這一天輪到我，為了在工作上有一番傑出的表現，不待領班吩咐，登上二樓，拎着一桶水，滲入些許洗衣劑，手拿一塊抹布攪拌片刻，再把浸濕的抹布使力擰乾，使出看家本領，螺旋法，縱橫法，犁田法，運動朝有污垢的牆壁和蜘蛛網密佈的所在擦拭。如此這般，來回換了幾趟清水。總算把四周的牆壁擦拭過一遍，現在該轉移陣地，擦拭玻璃窗。

我把緊扣的玻璃窗推向一旁，一股清新的空氣沁入肺腑，頓時感覺星期天確實是個携伴郊遊的好日子。定神俯視下面，「哇」！加油站遮雨亭裡外排長着車子，計程車轎車貨車計程車垃圾車首尾相啣，彷彿百足虫，又彷彿是急待餵飽了一頭，接着填補上一頭。只見小吳邊點數着花花綠綠的鈔票邊高聲喊：「領班，打油單，三十五公斤」油表急遽上升，一五一十五二十……………

星期天

* 廖雁平

直至油鎗憂然而上，車主好像很滿意地把油蓋鎖緊，臨上車前仍然放心不下，細心再檢查一下，終於自己確實作到謹慎的要求，安心登上車座，發動引擎，呼地一聲，開駛而去了。緊接著又來了一頭怪獸，匍匐於原來的空間，發出飢腸轆轆的哀號。又見小吳機械般的右手提起油鎗塞進怪獸的口腔裡，油表上的阿拉伯數字極有秩序地排隊前進，跳完了1，接着是2，是3，是4，是5，跳到0的時候，就由個位躍入十位，整數系列一點都不能出差錯，一旦逸出常軌，這座油箱就會被領班張貼上「停用」的條子了。

陽光漸漸從雲層透射下來，樓下的景象如調好的焦距，較先前陰昏的天氣清晰多了。

馬路上車輛來往川流不息，公路班車的司機和車掌小姐，他們的星期天都是在車子上度過的。對面的雜貨舖開市了，陸續進出不少顧客，空着手進店，出門的時候，各人都手提油米醬醋鹽。一個星期七天，我們家裡缺少任何油鹽日用品，只要派人到雜貨舖走一趟，就可以把要買的東西買回來。而雜貨舖老闆的星期天是在買賣交易中度過的。我忽然想起遠方捍衛邊陲的戰士們，在淒風苦雨或毒辣的酷陽下，筆直的站姿，堅毅的目光，眺望山河每一寸防線，他們也是付出一己星期天的人，讓更多人

能享受美好的星期天。

往近處看，有幾隻羽毛黛綠的鴿子徜徉於屋簷上，牠們好悠閒自在，左右顧盼，一點也不驚動人事的紛爭。鴿子們不曉得在啄食什麼，也許是玩弄兩浸風蝕剝落的塵砂，也許是檢食附長於瓦隙間青蔥蔥的苔蘚，也許是在尋覓埋藏和平種子的好所在。

我把視線收回，再次擰乾抹布，朝着倒映在玻璃窗上的天光雲彩擦拭，且用心描摹雲彩的變幻無常和飄逸無羈的性格。噢，不曉得什麼事，樓下營業處門前好多人在圍觀，彼此交頭接耳，議論紛紛，黑壓壓的人頭攢動，有些人還抬頭與我相視，我一臉茫然。後來有幾個荷鎗實彈的警察出來，揮動着雙手，說：「沒事沒事，請大家離開」。同時，樓梯上響起萬馬奔騰的腳步聲，只見領班後面跟隨三位荷鎗實彈的年輕警員和一位穿西裝結領帶的刑警。第一次面臨這種荷

鎗實彈的緊張場面，一時慌張不知所措，呆如木鷄，面如泡在污水中的抹布，滿頭霧水望着領班，領班雙眼露出驚疑，指着牆上的一顆紅色按鈕，劈頭劈面第一句話：「你剛才是不是碰觸到警報器啊？」

「你說的那個地方，我剛才才有用抹布擦拭過。」我偷瞄警員們一臉警戒嚴肅的表情，口齒不清地解說誤按警報器的情形。他們知道此事純屬一場誤會，原來不是匪徒搶劫事件。先前全隊戒備，攤開市區地圖研判封鎖路線。聽訓。受命。分隊出發。然而到了現場，揭曉急待的謎底，却是無心之過，造成的一場虛驚。

這場誤會開得讓自己也承受不起，着見領班躬身向警員們抱歉，以及撥電話向總公司報告詳情。自己雖然被責備幾句，然與此事相較，責備得實在太輕。

此事暫且不提，領班怕我再出差錯，一家大小的飯碗都

被我給砸了，便吩咐我到樓下改擦拭玻璃門窗好了。我看見窗口上有兩瓶清潔液，瓶內的液體顏色差不多，一瓶書寫魔術靈，我想魔術靈此物變幻多端，功效必定很強，於是就選中它，而沒有採用另一瓶。我拿起魔術靈噴灑玻璃門，以乾布擦拭，玻璃門愈抹愈亮，亮得藍森森。領班無意間去過，像發現什麼似的，連呼道：「阿飛，這次你真的把我搞慘了，魔術靈是去油漬污垢的，」他把魔術靈拿回去，將另一瓶交給我，「這瓶穩潔才是擦玻璃用的。」我拿着穩潔呆立於玻璃門前，望着遮雨亭裡外排行有序的現代獸，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綠色的現代獸，全在桀桀呵呵嘿嘿不已。同事們也在相顧而笑。我忽然感覺今天的日子，所有事物的秩序規律都顛倒錯亂了，一下子不能適應起來。我看今天我是否也應該放下一切工作，貼上「停用」的條子呢。

隨想之一： *風客 隨想之二：

自我欺騙是件極愚蠢的事。

人也不能重復地演出自己是很可憐可悲的。每天過約定東成的日子使人缺乏生氣如機械人是委實令人窒息的。生活亮起紅燈是否應以綠色來調和或走入大自然？一泓死靜的湖水不欣澆映照不出多嬌的江山。突破不了走不出自己是痛苦的。天天天藍是好天氣嗎？在一個開放的社會生活久了忽而轉入一個保守的社會是否令人呼吸困難？我想一些事是必須經過親身體驗才能感受到它真正的意義而又不能言傳只能意會。

我漸明白為甚麼楊牧要寫「年輪」。

人要自己主動去發掘快樂。

別研究人性，否則發覺做人很痛苦。花草樹木流水沙石各適其適，各存其存。你是甚麼就是甚麼。而螻蟻尚且偷生。自得其樂其實也是一種做人的超然境界。禁錮自己即封閉生命。打碎自己敞開心窗迎接陽光，生命也就細水長流。人無大奸大惡何不多行善。單純亦是福份一種。何必花心思鑽討甚麼存在主義的，廿世紀的人不該主義，至少我不是主義主義者。做人，何苦無端惹塵埃？

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 巴黎

那月台北秋天

*向晚

台北印象中只有列車，長長的、長長的駛進我的心裡。

我坐在車廂裏頭，拉開車窗口厚厚的布簾，立即車窗外橫掠過青青的草叢，藍藍的天空，還有一根連接一根在不停走動的電線桿。

然後我想起你，我回轉頭。

你閉上眼睛在睡大覺。你坐了五個小時的車從南部趕上來，匆匆又携了我趕下中部。一上列車，你就睡着了。

我的心裡湧上一股寧靜的情緒。窗外的景物衝呀衝的在互相交替中，而我的思維却停頓下來。我什麼也想不起，我

只要靜靜的，靜靜的感覺你的存在。

多好，我終於又看到你，我終於又聽見你的聲音。

轟隆隆的列車急急向前奔駛，趕着一哩又一哩的跌道；然而坐在車內的我，一點兒也不急，也不趕。

× × ×

側坐在你身後的電單車後座上，風吹得好大。

四週都是金色的稻田，前後也沒有飛駛掠過的車輛；我們在長長的大道上，輾噬着一寸又一寸的土地。

風在耳旁呼嚕嚕的迴響，我一隻手抓住車座後的扶手，

另一隻手按住頭上的寬邊帽。

你坐在前座不專心開車，頻頻回過頭來問：帽子快掉了吧！我說風太大嘍。

風實在太大了，撩得我的裙裾噼噼啪啪飛揚；我悄悄地把它拉到膝蓋下，却又不肯移動得太過，因為怕你分心，問這問那的開不好車子。

坐在你的背後，我只是想着，地上黑黑的柏油路上頭滾動的車輪，也不正像人們的腳步子。

而路在我們面前正遠着。好長的路，好遼闊的天地；但是爲什麼，就只有我和你，寂寞的在這長路上奔馳？

拉笛夫作

*岸沙譯

記憶是你忠心的敵人
一切已消失的重新出現
一切已割除的重新生長
你拋開的一切反撲回來
你埋葬的一切又再跳盪

你以爲
你雙手留下的痕跡已經成灰
然而灰變成炭
炭變成柴
柴變成火
你的手指來不及述說
你的指甲已在她熾熱的作品中焦灼

記憶是你忠心的敵人
碎裂的鏡重圓
黑草披上新綠
你撕碎的人像畫重新拼好
你焚燒的文字又再鑑鏘



記憶是你忠心的敵人

小黑3月2日的信：

過去三個月都沒有寫過半篇小說。日子不知怎麼過的。也許小說是我的愛人，既愛他又怕他吧。患得患失，真要不得。

(編按：小黑已交來小說一篇，「不日」將刊出。)

郝毅民3月10日的信：

一向來我每週看五天病人，週末執筆。如果有些非常規的事件，這常規會被打破。過去兩個月中就有幾件事，花去了不少時間，生活大概就是這樣的，有規律又沒有規律。……

在新馬華文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它一方面受傳統的聯系，一方面不受主流單純的束縛，自有一種清新風味。華文教育只要存在，『蕪風』還有其他刊物可以繼續，作者相繼，必有作家。至於我的文章，將會繼續寫的。這也是我的樂趣之一。

風客3月18日的信：

Comment allez vous ? 希望你會喜歡此卡。這是德國作家Gunter Grass葛拉弒的『錫鼓』。搬上銀幕後由舒倫道夫執導演筒。我未寫過小說，很渴望寫，但屢試告北！可能有一天我會再試，那一天？！目前我在做事，餐館waiter 兼 part-time 記者。……

(編按：風客現旅居巴黎。)



*雨

黃潤岳3月18日的信：

二月廿六日來信，上午收到。立即趕寫此文，以答雅意，並示敬佩之忱。先要為自己解說：「閒思錄」是我自己的思想記錄。現在所思，多是人生與宗教，乃有此類文章；倒不是立意傳教。當然傳教不是壞事，聽的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抗拒。我不想為難編者，談宗教人生之類，總是以解釋說明為主，連稍進一步的暗示都沒有。

二月廿日寄上『答早慧書』，廿九日寄上『誰主浮沉』，想均已收到。

有老編的催稿信，也是暮鼓晨鐘，有所警惕。

我正在趕寫『我的皈依』，希望半年之內完稿，年內出版，我在教會主日學開了一班「基督教基本教義」每週要準備功課，編印講義，都要用英文；再加上大馬三個專欄，教會又有「焦點」（中英文）；自己的書倒要「忙裡偷閒」。

想到我還有廿年的歲月可以利用，不能不格外努力。現在不只是寫文章要言之有物，連親友的通訊，我也認真，總不可空泛無聊。你相信嗎，我常常要查字典，翻閱書籍，一點也不馬虎。在教會我還是執事之一，也有許多事情要做。每逢禮拜日，很少做別的事。上午將功課作最後的準備，下午上課及參加崇拜。拜三晚去教會參加禱告會。每週一天半，完全為了事奉。早上散步，中午游水，至少花掉九十分鐘。幫忙家務，看顧孫子（目前有四個），至少花去五六小時。每天讀經和祈禱更是日課。將這些全部加起來，大概每日也超過了十四小時。工作不怕多，可不要變成workaholics。在時間方面分配妥當，在心裡和情緒方面能夠平衡，在飲食起居方面能夠有規律，便有金剛不壞之身。……

祝福你們

入山時的靈感

*余中生



當我們開始走入那山，而山也跟着迎面走來。

就讓一種豪邁的心情不斷地從雨亭的高處躍越。或許這樣可以將某種心靈以外的超然攫住，不問那是黃昏，也不問那是山雨剛遇。整座山被一抹輕霧圍住，坐此山，望那山，曾經是這樣地迎着風口占一首新詩，看樹如何？看霧如何？山溪就在那陣雨後漲成熱鬧。靜聽風的雙翼在樹梢撲落幾許陌生的語言，此刻，站在涼亭外，好好地讓雙眼和耳朵去拾掇和聆聽千萬枝葉在那裡推開一些空曠！

想將過去的塵思埋去，走一段山路，不管時間是如何地逼靠著我們，等待那瞬間的山雨自羣樹間被風吹來，這時將會有些寒意的，仰首看山，山是一座不會見過的龐然大物，竟然把我們的視線隔住，左邊右邊，皆是一些蒼蒼的石影。

山路不斷地延伸着，剛攀過石階，接着又是另一段屬於陽光的小徑，六月真是令人感到極度的厭倦，不知什麼時候，汗珠從鼻樑上滑下，不用說，每個人的臉都是紅晃晃的。看鳳凰木在這季節裡很瀟灑地讓艷陽晒成油綠，一些深紅色的花瓣四面八方地把雙眸牽住，好長的一個下午噢；我們反復地在那些翠竹的枝葉上，描

繪着無數錯亂的恐懼。因為在小時候常常聽到鄰居們講述一些什麼青竹鬼之類的故事，尤其是在黃昏或颶風的雨夜，想到這些，往往在心裏就浮起了一種永遠驅不散的戰慄。

某年某月某日，一雙隱形的時間之掌，我們是這樣地捕捉和細數着。或許將被放逐，懷着屈夫子的悲傷走過那條溪流，在那時真有一股說不出的痛楚從心扉的兩旁擠來，不管鬢髮添了多少斑白，相信總會有那麼一天，大家會一起走來細讀着彼此的蒼老，或回想着一個空白的符號，生命從不會停落在花間裏的走廊？

這該是屬於人生旅途上的第二個驛站吧！看着老馬換新蹄，仍有另一段遙遠的里程，而你的整個指標却始終不移地朝向未來，一面遼闊的空間？

凡是走過這段山路的人，都會告訴我們：這是一段最險要的路子。它的兩旁皆是一些杉樹和翠竹，蔭蔭深深的。許多無名的藤蔓在那裡伸引着細長的脖子，痛苦地呼吸着每一縷自四周吹來的山氣，在風的懷抱裡，我們是一個沒有方向的路客，點數幾個初昇的朝陽，看黃昏的臉就這樣被釘死在山陲間，這或許應該稱它為一個毫無半句怨言的結局吧！

冬·

*張錦忠

曉詩半首

航之後
自城關望之
風煙無痕
露在車如流水中
漸重

幽泉寂

花外漏盡西陸燁聲了
是冬
一個南冠客
以感憤春秋之心
在風響時讀書沉思
「無端」與「不堪」的形而上意義
繽紛滅下

星沉落

無聲裏
千樹萬樹的菊自花
晚樓寒窗
獨吟雲鬢影
拈的是甚麼意
無處問

水東流

任一隻逐漸的雁
斜向城頭
抬首
一片雲
冷冷

*此詩之古典，自是告貸古人，戲為半首小詩，乃無成詩人之大志之自我嘲諷也，看官且一笑置之。此誌。



*落花辭枝

新馬華文作家羣像

厚505頁，內容分成七輯，新加坡「風雲出版社」出版。售價S\$18.00，M\$20.00，郵費另計。本書是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馬崙前後費時5年，從故紙舊書堆中搜尋資料，或通過通訊方式，或親自約見採訪而寫成。全書收錄了新馬兩國作家凡505位，連同被提及的作家共計1038位。

內文分成七輯如下：

- 第1輯：戰前殖民號龍舟的划槳人(1919-42)
- 第2輯：光復號登陸艇上的戰士(1945-49)
- 第3輯：波瀾壯闊自由輪上水手群(1950-60)
- 第4輯：新加坡獨立觀新陣容(1960-69)
- 第5輯：馬來西亞艦艦上的生力軍(1960-69)
- 第6輯：新華後浪飛舫之精英(1970-82)
- 第7輯：馬華破冰船上新銳(1970-82)

作者簡介：馬崙，原名邱浞鏡，另有筆名夢平、丘岷、丘子浩等，1940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笨珍縣，現任教職。已結集出版的著作，計有短篇小說『長堤』、『看見風的人』、『早風』、『小孩札記』、『不碎的海浪』、『貝殼之歌』、『山鷹』、『飛向子午綫』以及長篇小說『遲開的檳榔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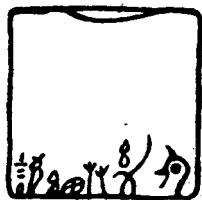
園丁集

雜文集，厚122頁，內收54篇文章，香港「山邊社」出版，列為「擷芳書列」，售價港幣8元。

作者簡介：

英培安，1947年生，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畢業，曾辦雜誌及開書店，現專事寫作，筆名孔大山。曾結集的作品有：詩集『手術檯上』(1968)、『無根的孩子』(1974)、雜文集『安先生的世界』(1974)、『敵帚集』(1977)、『說長道短集』(1982)等。

☆本版歡迎出版社與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 人間集

名過其實乎？

* 梅淑貞

日前翻報紙，看到有人稱白景瑞為名聲響噓噓的大導演，「噓」的笑出聲來。哎，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白導演名氣可能很大，至少在香港台灣來說是這樣吧，但是否可以受之無愧的稱之為「大導演」，則有需他老人家捫心自問了。不過，並非每一個人都具有跟自己的「斤兩」時不時來個算算賬的勇氣，因為從白導演笑口吟吟的照片來看，絲毫不見良心不安的表情，反而是一副躊躇志滿的模樣。不過，吾輩也不必和「看不見自己」的人過意不去，因為這樣的人是好可憐的。為什麼會好可憐？原因很簡單：一個看不清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階段的「藝術家」，是不知道該如何去提昇自己的。所以十多年來，他都在炒着十多年前的那一道冷飯。可能有人會有此疑問：既然他是你所說的如此不濟事，為甚麼到今天仍然盛譽不衰呢？難道那些讚美的人都是盲目的嗎？真的，是有這個意思。一個人名氣的建立，可能是在當日，他的成就是其他人所未能達致的，因此便得到了一些人的好評，而名氣也這樣開始了。可惜的是，他的當初努力並沒有持續下去，原因是甚麼，我們不知道。可能是懶散使然，或者是天份的限制，但是我們也不必去猜測了，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不求長進的藝術家，是一種生命的浪費。最令人覺得洩氣的是，他居然還心安理得的掛着甚麼「大導演」、「最佳七七」、「最佳物物」或「才子」「才女」的招牌，雖然幾十年下來使出來的功夫仍是那幾招花拳綉腿。寫到這裡，我已經發覺到，此文的矛頭不單單是指向白大導演，而是所有一般「名不符實」的「藝術工作者」。本來也打算順便在這裡清算清算另一位姓胡的「大導演」的，但想及此人尚算用功，雖然天份不高，因此不忍下筆。姑恕之。

有一句廣東俗語，若用來形容這種「坐喫名氣」（哈哈，這個詞句真妙）的藝術家，真是傳神得很；雖然，它的本來意思不是作這樣解釋的。那句俗語便是：「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不過，那個「三」字後面，還需要再加上個「十」字，以示時間的久長，還有表示問題的嚴重性。本來嘛，藝術工作者又不是活人救命的醫生，即使他本身沒料而要硬充有料，也並非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最底程度，不會鬧出人命案來。但是，藝術工作到底是一種良心事業，自己有多少努力，得回多少報酬，才是天公地道的。即使有人肯為你吹噓亂捧，或是自己不擇手段以提高「知名度」，總會有對不起自己良心的感覺吧。正所謂有多大的頭便戴頂多大的帽子，如果帽子太大，豈不是遮住了視線，分分鐘都有失足掉進陰溝裡的危險？所以名不符實絕對不是甚麼美事，反而會促使自己產生錯覺，以為本身的藝術是最高超的了，根本不去思考應該如何去進一步提昇的問題。

「坐喫名氣」的問題根源，除了當事人的臉皮特厚而藝術良心又特涼薄之外，最主要的根源，還是批評的缺乏。所以，印尼有位文學批評家巴姆叔曾經說過，創作的危機是來自批評的危機。換句話說，便是：文學創作的呆滯不前，是因為缺乏良好的批評激厲與推動所致。即使是一位天縱英才的藝術家吧，亦未必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可能會很相信自己的創作天才，而本身也確是在努力不懈，不過，他不一定能看得出自己的缺點是在哪裡。他仍然需要旁人的一雙眼睛。

我曾經因為指出一位「前輩作家」小說的情節突兀與用字措辭不當而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今日回想起這些事時，仍然不覺得那是說錯了的。敬老是一回事，是好便說好是壞便說壞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個人的名氣只是一個神話，即是他沒有堅實的內容來支撐他的名氣，那麼這個神話終須要被打破，即使這個神話已存在了好幾十年，即使這會引起某些人的痛楚。但請問在這個人間世上，有哪一種改變是毫無痛苦的呢？

要進步便得要有批評。一個只會說「我管得了別人的批評呢」的「藝術家」，一定是個拒絕長大的孩童。當然，那些儘想着「一百個人總有六十個人知道我的吧」而沾沾自喜的，更是等而下之了。即使你是一百人當中有一百個知道你的大名的吧，如果那只是個「名過其實」的神話，一定終會被時間這無情的裁判所破滅。



松下少佐抱着同情的語氣說：「也許，喝下這杯酒，對你會有幫助！張權！」他眨亮着一種，使人無可抗拒的眼光。使張權不得不，稍作遲疑之後，隨手捻起桌上的酒杯，一仰脖間，即把酒液完全往喉膈裡灌。一種辛辣味從心田湧起。張權腮頰滿紅的，連迭咳嗆了一陣。他眼白裡絡着紅絲，向松下少佐喘氣的耽視着。後者微然一笑，說：「酒不是這樣喝法的，張權！你應該慢慢品嚐！」說着，他提起酒瓶傾滿了整杯，仍然放在桌上。張權却搖晃着腦勺，對松下少佐說：「我真的不勝酒力，少佐！」後者表示無所謂的，自己輕呷了酒液，說：「我說到了張秀珠，我的妻子嗎？——」他像思緒混亂似的，擰擰腦殼，才說：「她真的是一個賢慧的妻子，典型的中國女子。有操守，也有智慧！」他說時，眼光裡透着異樣的色采。

「這女子，一直跟隨着你嗎？少佐。」張權藉着問話，好把他思念中的美嬌，漸次地從腦膜裡淡沒而去。可是，他明顯地沒有辦到。他臉上仍然盤旋着回憶的創痛！松下少佐呷着酒，眉目低垂地說：「我其實應該咀咒戰爭才是。可是，最後我又介入了戰爭！——」他苦笑地，加上一句，張權聽不明白的話：「我們稱之為聖戰的戰爭！」張權到此，一直不願意發言。他要讓松下少佐自然的敘說下去。松下少佐稍改變了坐姿，續說：「日中開戰之

後，因為本國在進行緊急動員。我們，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青年，都應召回國接受軍訓！那一年，是我和秀珠開始新婚的第一個春天。我們眼下即告分離了！——」松下少佐不知為自己斟了幾次酒。他的頸脖子上陳現着紅絲，眼瞳裡也泛出幾許酒後的異光。張權幾乎屏住氣的，不敢驚動在愁悵裡的松下少佐。後者嘆了口氣，說：「我在雪雨霏霏中，別了秀珠，上了回國的軍艦。在浪花洶湧的航程上，和她分別了！而這，竟然是永別！——」他說到最後，聲音黯沉得近乎嗚咽。兩肩微然打顫，實在看不出，這竟是一個，在戰場上昂揚和慍悍的戰士！張權無言的，仰首望了望旋轉的吊扇。屋子裡的氣氛，仍然使人感覺到悶翳。

「這個故事，聽起來有點公式化。事實上竟也發生了！」松下少佐呷了一口酒。這次他似乎不滿意的，舔弄着唇皮，又皺眉的望了望酒杯。張權這時候只感到熱燥。他一點也不能想象，松下少佐所說的北國溼雨，和這裡的熱帶風光有什麼相干！可是，松下少佐却說：「在狂風暴雨，夾着少許霜雹的午夜，我們就彼此，偎在船舷上，和碼頭的閘欄上，望着對方的身影，由清晰而逐漸淡沒！我一直好像隱聞到她的哭聲，一直越過海峽，回到了日本！——」松下少佐說到這裡，竟以無比沮喪的語氣說：「即使多年來，她的哭聲，也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際，使我心魂忐忑不安！」他說着，即牛飲了半杯酒。對張權露出一副淒慘的表情。

「我完全相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張權悄聲地應說。松下少佐却失常的，用拳擊擊着桌面，對他尖喝說：「這不是故事，是千真萬確的，張權！」他急躁地說，好像忘記，他適才也提及到「故事」的話。張權無奈的澀笑一下。也許是酒液反竅在脾胃裡，他打了一個嗝，像是有一種嘔吐的衝動。但他最終也平抑了下來。他似乎聽到松下少佐低喃的說：「在回返日本的半途，我們的軍艦，遇到了很不平常的海嘯。我們只好改道駛往沖繩島。在軍艦才停泊入港灣，我們收到了廣播，說蘆溝橋事變已發生了。我們終於，和你們中國，開動戰火了！——」松下少佐說到這裡，語氣也緩和下來。他不知道是否不願刺激張權的情緒，只是頓了頓口氣，在這個尷尬的問題上，試圖淡化下來，說：「戰爭改變了我們的命運呵！——」他無限喟嘆地說。張權一時感觸，也兩手撫胸，作一個悲悵的情態，說：「我們！真的是我們！——」松下少佐轉動着浮晃的眼珠，很帶意味的說：「恩，我們！」他和張權，二人宛似很瞭解似的，很難得地乾笑一下。

「如果不是戰爭，他們自然也不會，橫死在這個遠離家鄉的蠻荒險地！」這次是張權開腔說話，

並且戟指着，草坪的陽光火照中，三具英軍的枯屍，極其殘酷的因鎖在竹籠裡。三個死者，都採用站立的姿勢，在作臨終的一瞥，瞪眼望向遙然不可知悉的遠方。張權仔細眺望他們一會兒，內心悲愴的，竟使他捻起酒杯，兀地吞飲了一口酒。這次他沒有發喻，只是顫骨跳縱，好像內心有萬丈愁緒在激盪。松下少佐眼睛一翻，說：「他們是劊子手，不值得你去同情，張權！」他這次，回身往窗外望去。那三具枯屍並沒有使他產生憐憫。相反地，他撇着嘴，做了一個鄙夷的表情，說：「我續下來會對你說，這批英國豬獯，在這場戰爭中，做了幾許滔天大罪的惡行！——」張權在他咄咄逼來的語勢下，只好半垂着頭顱，讓他繼續陳說。松下少佐最終燃起煙斗，噴着煙氣，說：「在戰事啓端的時候，日本人的海外眷屬，都紛紛被遣送回國。那是紛擾的局面，十幾艘簡陋的船隻，統共運載了上萬的日本婦孺，和少數老弱的退職民官。這些船隻，都沒有武裝配備的。它們是沒有軍事意義的民船。在國際法上，是務需受到保護的！——」他才說到這裡，張權有點突兀的，自喉腔裡哦吟了一聲。他第一次從一個日兵軍人口裡，聽到「國際法」這個詞語。他的感慨多、痛苦也多！這詞語使他聯想太多了。他不能自制的，從心底裡冒嘆出聲來。

松下少佐有點困惑的，對他追問說：「有什麼不對嗎？張權！」後者只是艱澀的苦笑，沒曾說話。松下少佐輕吮了一口煙，說：「那十幾艘民船中，有一艘載着一個中國女子。她隨身帶着細軟，和一顆熾烈忠貞的心靈，就擠身在船艙裡，冒着恐怖的戰雲，和滿天巨浪的大洋，向她的異國夫家投奔！——」松下少佐這時候，站立起來，轉動一下桌畔球也似的地球儀，說：「不幸，她犧牲了。在這裡！——」他戳指着球面上，日本海的部位，說：「她乘的一艘船，讓炸彈爆沉了。投彈的，是那批可恥的英國海軍！那批慘無人道的白種豬獯！——」他激動的幾乎噴出星沫子。他回身，用煙斗戳向草坪上，三具早已渾身爬滿紅蟻和蒼蠅的死屍。一只警犬在草坪上徜徉，牠不時的向死屍的方向瞪眼睛。天空罩下的陽光，蒸發得空氣越來越乾燥。

張權這次，又主動的捻起酒杯，輕輕地吮了一口酒。他的腦筋漲得幾不可思維。他不知道該如何對松下少佐安慰。也許，真的，這是一場沒有理性的戰爭！張權心腦裡掠過這樣的想法，他衝口而出，說：「戰爭是沒有理性的，少佐！」他的聲音孱弱得毫無所聞。松下少佐聽不清他說什麼，但能猜度出他的心意，說：「也許，這不是他們的錯！——」松下少佐擺擺腦，顯然這句話，並不能使他自己信服，他說：「但是，我一定要報仇。替我的中國妻子雪恨！——」他回坐在桌椅上，竟毫無意義

的，把煙斗在碩大的桌面上敲動。張權仍然沒有說話的表示。

「我們回抵國門之後，才收到海軍部撥來的消息。他們附來一張名錄。其中就有她！——」松下少佐深深地喘了口氣，才說：「她早已成了海底冤魂，是英國的一艘巡洋艦，在夜霧迷茫中，竟然失却了方向，往一艘行駛中的民船撞去了！上千婦孺，頃刻間，在這場禍事中，被捲進了海底。無數的人——」松下少佐幾乎啞聲的說。他和張權都沉浸在悲悵的情緒裡。二人都想自己的親人，二人都想自己的遭遇！二人都被一種愁慘的氣氛俯罩住了。——張權哦吟了一會，才抬頭望向松下少佐，極其溫煦的說：「可是，這真的是一樁意外，尤其在戰時惡劣的環境下！——」他沒有把握會否激怒對方，語氣也盡其的夾着一點同情。「不，絕對不是！」松下少佐兀地站立起來，只見他畢立的姿態，令人想到他，原本所有的軍人氣概。「這明顯是一種陰謀！英國巡洋艦出沒在日本海，這事證明他們存心不軌。他們要在日本國的隣近製造麻煩！——」他說着，第一次用手覆按一下腰背上的軍刀。

張權瞪望的望着，這個既悲傷又憤怒的日本軍人。他這時候，才想到「國仇家恨」這類事，但它們顯然很不適合用在松下少佐身上。他的仇和他的恨，是另外一種的！張權心念轉動的時候，松下少佐又復坐在椅面上，說：「我的中國妻子，就是讓英國人害死的！——」他把煙斗內的煙屑，在桌沿上敲着說。「當時，英軍的巡洋艦闖了禍，就忙於掩飾他們在日本海上的行動。迅速的把軍艦駛離肇事地點！他們罔顧那上千的婦孺，讓沉沒的海輪湧入深海裡！在狂風和霧靄中，上千人的哀鳴，都不能打動英國豬獯的心！他們自願逃匿，根本未對溺水者施以援手！——」他說話的同，臉色驟然而變，宛似那千萬種哀叫的聲音，隔着遙遠的空間，向這寂然肅穆的營屋裡送來。他如入定似的眼光，望着張權。後者內心漾起慄然的震懾。松下少佐露着慘笑，說：「我難道，不應該報仇嗎？為千百個日本婦孺，爲了我的中國妻子！」他似乎阻止張權反駁似的，加重着語氣說：「他們也謀殺你的同胞，中國人，張權！——」他說完，除了凌厲的眼光，就是嘎然的磨牙聲。張權一時陷入觀念的混亂中。他不知道，像這樣的復仇邏輯是不是合理！也不知道，他在這件慘禍上，他是處於怎樣的地位？一個中國女子，讓英國軍人害死了，並且沉屍淵海，讓她的異國丈夫，帶着苦痛的心靈，在悠悠的歲月裡，對她哀思和緬懷！——張權耐不住內心的混亂。他又一次，逕自捻起桌上的酒杯，仰脖間即把酒液乾盡。他像是獲得解脫似的，輕微地舒着氣。

「血債，必需血償，張權！」松下少佐咬着牙

，才吐口氣說。他把軍刀「喀噠」一聲地，擱在桌面上。那條長的軍刀，在柄握的所在，雕鑄着一個武士，在咧齒突眼地作廝殺狀。他的如髯的長髮，臨風而起，像是傾其一截，把千載悠悠的深仇，一劍而雪似的！——張權用沉默，和不帶表情的眼光，望向這個讓仇恨痛噬着的日本軍人。他知道，自己多說也是無益的。松下少佐除了看到他的敵人仇人淌血外，他對一切，已毫無顧念了！他只想到，只要他的敵人和仇人死，他就得到了最大的報酬和滿足！

屋內的空氣，漸然使人有窒息的感覺。張權自額際掉下的汗，沿着鼻槽滾落口腔裡。那種鹹澀使他皺眉。他怔忡間，被松下少佐催醒了。後者說：「我要你做的事，其實很簡單，張權！」他把軍刀，往前推移，橫攤攤地擱在張權面前，對他說：「去把那三個英國無賴的頭顱，給我宰下來！」他命令似的說，兩下唇沿勾灣的垂下。張權先驚訝叫出來，才說：「少佐，這萬萬不能！」松下少佐揮手止住他說話，「張權！他們死有餘辜。他們死後，靈魂仍要受到懲罰！」他截鉄地說，滿臉露出倔強和專斷。張權幾乎抗議的說：「對三個已死的人，有必要再施行報復嗎？少佐！」他說話時，眼睛不期的瞥望那把軍刀，也眺望一眼窗外。那草坪盡是灼人的陽光。三個英國人已泛着紫色的皮膚。他們大概是皮肉開始腐爛了。

「有這必要，張權！」松下少佐固執得近乎變態的說。「戰爭時期，自然不免殺人。殺對了或殺錯了！——」他語氣稍頓，眼光叮向着張權，說：「只是，他們在和平的時期殺人！我們在戰時——」他的話未完，張權忍不住岔嘴說：「和平時期？少佐！——」他的眼光裡露出譏諷的意味。松下少佐並沒有懊惱，他只是晃晃腦勺，胸有成竹的說：「至少，當時日英尚未有宣戰！他們，的確是和平殺人！」說完，他頗以自己的巧辯，而露出幾分得意。張權無可如何的，攤攤手勢，說：「少佐，這是毫無道理的！——」松下少佐陰惻地一笑，說：「戰爭會有道理嗎？張權！」他自己又提出了莫名其妙的問題，二人間都有一種突梯的感覺，但彼此都笑不出來。張權還想不出什麼話要說，松下少佐率先開腔，回身戟指了三具英軍屍骸說：「把他們宰了，用你中國人的手，替一個中國女子，我的妻子，你的同胞，報了這一段血海深仇！你——」他說到這裡，低嘆了一聲，「做完了這件事，明天早上，我把你送到東城去。很抱歉，你仍然不能回家。你仍然是皇軍捕虜，一直到戰爭終結之後，你才可以回返你的故鄉！——」松下少佐一直提到回家的事。張權心房裡的跳躍，隨之加速。他一瞬间想到的事太多了，但又不能多想，松下少佐竟有抱着

憐憫的說：「可惜，你的腿損壞了。我們又不能完全醫治你。這一場戰爭，我們都付出了代價！」隨着他的說話，松下少佐和張權，二人的眼色都驟然沉黯起來。後者無然的嘆了口氣。松下少佐復說：「我很可惜，我們不能繼續相處，張權！我說過，我對中國人並沒有惡感，真的！——」他的「真的！」竟充滿着誠摯，張權不得不抬眼，仔細地就望着這個情緒複雜的日本軍人。

張權在短暫的沉默後，才擦舌舔唇，說：「如果少佐，一定要這樣做，才可以平抑你的怨憤。我答應你，做這件事！——」張權的聲音都快沉啞了。他剩下的話，用蠕動的嘴唇，無聲地說出來。松下少佐側晃一下腦勺，表示滿意的，搖動了一下嘴角，沒有發出聲來。屋子裡只有吊扇，在呼呼地發出沉悶的聲音。屋外太陽已西移，陽光的色彩略透鵝黃。山對面傳來的工事聲，夾着工人們的「哎喲」叫，四周竟洋溢着一種難堪的落寂。——張權發顫的手，拾起略為沉重的軍刀。他有意地，拉出刀梢半許。刀肉上攝人的光芒，使他眼瞳發暈的，連忙緊套回鞘。軍刀握在他的手裡，眼睛却佇望在松下少佐的臉上。張權最終，稍為移動了一下腳步。他跛躓的步態，使他行走起來略有不雅。但他信心十足的，轉身往門外走去。松下少佐突然開腔說：「張權，我代表我的妻子，向你致謝！」他同時，把手上的煙斗，擱在煙缸上。「我也向你致謝，張權先生！」他竟然恭謹地，用「先生」尊稱張權來。後者臉上麻辣，他真的不能自解，這一幕到底是突梯呢，還是悲劇？他不明白，他究竟是在做什麼，甚至，不瞭然他究竟身處那裡！那難道是一場夢嗎？張權摔摔腦殼，才把自己弄清醒的，對松下少佐說：「少佐，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要答應我！」他的語氣完全是商討式的，對松下少佐流露出應有的尊重。後者有一瞬間的詫異，遂誤解了他的原意，說：「我答應過，讓你離開這鐵路場！」張權搖頭，並說：「不是這一樁，少佐！——」他撫摸着軍刀，望向滿臉不解的松下少佐。「除了這件事，我還能幫你什麼忙，張權先生！」後者仍然對他透着困惑的眼光。張權的步態，一高一低地走近窗沿，他望向白雲皚皚的遠山，也望向鐵路場上。幾許人們在担擯各式的鉄條和枕木，在往崎嶇的山路裡送。遙遙的山林後，傳來劈山的炮響，像連珠炮式的，敲在人們的心板上。張權此刻，所想到的人，就是他的同胞，年青人陳順和！——他沉嘆了一聲，說：「把我的朋友，陳順和，釋放出來，少佐！」他不知是否感到眼倦，當眼光放向三具英屍的時候，竟半閉閤的，讓自己一時掩在全然的黑暗中。

「哦，他，那個倔強的年青人！——」松下少

佐搖皺着眉，自語似的說。「我不是說，要與你交換，少佐！那個年青人，其實是無辜的！」張權回頭睜大眼睛望向松下少佐。後者領着首，表示同意的說：「他確是無辜的！」張權移動艱難的腳步，向松下少佐追問說：「那麼，就請快釋放他。他聽說，被押送到炸山隊去是不是？那是千端危險的工作！」他說話時，語態急速而失常。他連牙齦都凸露出唇外，相貌顯得異常。松下少佐在他的情緒沖湧下，一時間也感到惶亂和失措。他知道這是一件很難交代的事。那個年青人，在日兵的肆意蹂躪下，早已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一群警犬的交相吞噬下，把胃臟都硬生地咬破了。松下少佐恍似回憶起當時的一幕，一群警犬，在受過特殊的殺人訓練後，竟然圍着一個渾身赤裸的中國人。那是陳順和！他被鞭笞後，遍體血痕。一群如豺狼似的警犬，在震天似的吠聲下，由一群日兵指揮下，猛向陳順和身上衝。他很快就被咬斷了腿幹和臂幹。也咬破了喉嚨和肚腹。一泓鮮血濺得四處都是。群犬在日兵的指揮下，很快就把陳順和的胃臟咬碎了！接着，現場四處爆出日兵的歡呼聲！

屋子裡灌滿了異樣的岑默。松下少佐坐在絨椅上，稍為轉動了一下方向。他把臉向着屋內的某個角落。眼睛却没有和張權交迭。二人都翻湧着急速的呼吸，彷彿誰都不願率先揭破這個悲劇之謎！

「我明白了！——」張權望向木無表情的松下少佐。後者反常的泛着一臉的鉄青。他好像仍然埋在恐怖的記憶中。年青人在群犬的噬嚼下，自喉腔裡喊出人所能發出的最慘厲和最無助的哀嚎！一瞬間，他彷彿又聽到妻子張秀珠，在千萬個婦孺，齊聲哀叫中，獨獨地嘶喊着他的名字：「松下！松下哦！——」所有的聲音，宛如利箭一般的刺向他的心！他像着魔似的，兩肩發顫，頭顱俯向桌面上。一泓濃稠的涎液，竟然淋漓地往桌面上流溢。

張權疲怠的，從新抬步向屋外走去。臨到門扉處，他回頭，用亮着淚花的眼睛，望向半身匍伏在桌面上的松下少佐，說：「少佐，你說過血債必需血償的，是不是？」他的聲音雖然微弱，但在後者聽來，却不啻於焦雷轟頂。他哆嗦着唇皮，一臉蒼白和愧赧地說：「張權，先生！這件事，不是我指令的！我不能負責。真的！——」他說到最後，幾乎是哀求的語氣了。「可是，他們能夠負責嗎？松下少佐！」張權靠在門扉畔，把軍刀放在刀架上。然後說話的同時，用手指向三個英軍的腐屍。在草坪內外，不住的有警犬巡哨，偶然發出「汪汪」的嚎叫聲。

松下少佐兩掌交搓，以肘枕靠在桌面上，良久一言不發。他和張權，二人相距約莫盈丈。二人都看着對方，似乎要在心理上把對方擊倒似的。但二

人都沒有成功。松下少佐晃揚一下頰角，對張權說：「你真的使我為難，張權先生！——」他望了一眼，那枕在刀架上的軍刀。刻着武士的雕象，此刻看起來却沮然無光了。張權擺擺腦勺，說：「年青人死了，可是，我不說一句復仇的話。我覺得，即使仇是報了，可是整個戰爭，仍然是沒有結束！」他邊說，邊走近牆面上，有一張瀋墨未乾的字畫，上書「正氣」兩字。在其旁，是日本國旗和天皇的御像。張權注意到字畫上的題款，他由衷的讚嘆說：「少佐的漢字，是非常優秀的！——」他的眼光，一直觀賞在字畫上。屋子另一邊的松下少佐，則一言不發的，兩眼呆定的望向桌面上的照片。不知什麼時候，他重掏出他和中國妻子的照片，擺置在桌面上。他像追尋舊夢一般，聲氣喃喃地，對着已逝的幽魂訴說着。張權平靜的就立一會兒。他看看松下少佐，知道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兀自獨處，和不經旁人的干擾。他喃喃的自語中，眼神逐漸黯淡下來。一點淚花，倏然的滴在照片上。他的鼻腔內發着怪聲，像是一種兀然湧起的哭喊，被緊緊地扣住，而終化成無聲的顫動。

屋外陽光斜西。一絲光柱流入營屋，把松下少佐巍然坐立的身姿，像舞台投影似的，悠然的映照在牆面上。空氣如死般的寂寞。張權隨着屋內，光線越來越明亮的一瞬，轉身提步，拖曳着跛躓的步姿，向放眼盡是灰黯的門外走去。他的腳步踩着中空的地板，在寂寥的空氣裡，引起了一種「咚咚」式的迴響。他臨了掩上門扉，乘着門葉扣上的刹那，他回頭瞄望了一眼。只見松下少佐宛如一座石雕，在寂然的置擺在那裡。他像擺脫了空間和時間的羈絆，神遊在自己營造的太虛玄境裡！屋內屋外，盡是一片肅殺之氣。

張權越過了，幾個本然地透着，疑惑式眼光的日營巡兵後，放緩着本來就艱蹙的腳步，向草坪以外的所在走去。他仰着火燙的太陽，眯細着眼，迎着酷辣灼人的熱風向三個英軍的屍首，卡爾、羅倫斯、東尼，走去。他踢動着亂草，跨過一道使他躊躇的溝渠，才逐漸靠近三個站僵在竹籠裡的英國人。張權兀地，除了鼻嗅到濃烈的屍臭味，也聽聞遠遠山坳後，不住傳來的犬吠聲。也聽到和見到，在陽光的晃照下，一群碩大的蒼蠅，在盤迴着屍首上下飛竄。三具屍身上，除了已乾的血，就是上千上萬的舔血的紅蟻。在三具屍首足下，浸着三灘半乾的血漬！

拖曳着身子，張權向三個英國友人，趨近看了看，又嘆了口氣，內心溢起無限的哀思。他不曾哭，也許哭也不能表示出他的沉痛。他只是低喃地禱告，低悄地請他們，靈魂在另一個境域裡，獲得重生！他此刻，真願自己是相信有天堂的，否則，對

這三個英國人，和那個年青夭折的陳順和太不公平了！——張權想着，步勢隨着漸向西沉的日光，向營屋內走去。他望望三個站籠裡的英國人。他們強睜着眼，宛似不捨似的眺望着張權。後者突然想到，卡爾交付給他的一雙綉花鞋。他胸臆裡一陣抽動，眼淚終於奪眶而出。他對凸露着眼球的卡爾，許願似的說：「但願，我以後能遇到她，把她的綉鞋物歸其手！——」說完，他一跛一蹣地，走向草坪的另一隅。他瞭望山叢內外，都是鐵路場的繁忙工事。他想到，明早他就要離開這裡了。但他的俘虜身份，仍然沒有改變！他還要繼續被扣押，一直到日本軍人所說的「聖戰終結、全面勝利」為止！他對這山崗沒有感情，但他不免對它多望幾眼！從他來此之日，先後埋骨於此的，除了卡爾等三個人，就是陳順和，和澳洲少校文頓，及生死未卜的霍克少尉、詹姆士警官。還有這些人的臉影，像幻景似的，在他的眼膜裡迴旋。他好像聽見他們在說話。好像這些人，一下子復現在他周遭。他們像平常一般的議論滔滔，甚而爆發出爽朗的笑聲！

笑聲轉化成日兵的吶喊聲。一個遙遠在瞭望塔上日兵，正在用喇叭，傳出厲聲的喝罵，命令山崗另一側的一群工役，趕快把一圈高聳的鉄蒺藜架設好。一群亞洲人正在艱苦地，把幾根粗頑的木樁，沿着起伏的崗巒釘豎好。衆人在發出沉重的「哎喲」聲。西墜的太陽，把人群的軀影，正悠長的反射在草坡上。張權在一瞥間，看到他熟悉的印度朋友峇星，和其他數人，正遙遙地向他揮手致意。太陽已斜入山崗，各人的身影，完全逆光透着黑，看起來像是一群影子戲的剪影，在鵝黃的天幕上晃動！

張權只覺得眼睛昏花。他一切都看不真切了！在群鴉嘶叫的山林下，日兵已開動軍車，把各式的大小木柙，向夜幕將垂的遠方送去。從這裡極目遙望，「魔鬼山」仍浸在淡霧裡。伐木場高拔的山樹，仍清晰可數。場畔的營屋，已冒出炊煙。江河上的樺夫，仍在艱苦地，沿着河岸，把沉重逆水的木筏，緩緩地曳向遠方。島嶼對面的飛機場，先後盤飛着直升機或戰鬥機。日兵們在結隊，在場央上操練。日本國旗及軍旗，迎風習習地在綠林內揚動。

張權貪婪的，向這一切就望了幾眼。明天，他即要向這一切告別了！他臨別，抬眼向三具英軍屍首，着意地凝視幾眼，然後，咬了咬牙，返身移動蹣跚的腳步，向半浸在暮色裡的營屋走去。他踢動着雜場的亂草，甚至踩折了一簇繁放的金桂花，一群蝴蝶在四周飛舞。張權正步向營屋的木階處，日兵營房却不迭的傳來樂音。聽仔細了却又是日本能劇。那個依門盼夫的婦女，仍然在暮色靄靄中，向遠遠無盡的天際，盼望那個魂銷異域的丈夫！——

張權走入營屋的木扉，內裡仍然未有燃燈。他眼瞳裡盡是黑暗，在門扉後，他提着殘蹣的腳步，向更幽深的方向走去。

(二十二)

列車「咔嚓、咔嚓」地，從漫天的風沙中，越過斜陡的崗嶺，而進入了，本地區被稱為，最龐大最具規模的集中營。——自從盟軍在本戰區，進行毫不間歇的軍事騷擾後，日軍的軍事設施，及各區的集中營，被炸塌或搗毀的，不計其數。日軍疲於奔命之餘，又無餘力建造各式新的設施或集中營，只好權宜計，讓東城的絕大俘虜，專車押送來本城的集中營。沿路上，盟軍空襲不歇，幾趟列車都被炸毀。有上千的俘虜，讓炮火活活的焚斃。日兵傷亡也沉重，估計在一趟空襲中，日兵即損傷了上百的士兵。其中高級將領，也部份在列車爆炸中傷亡！消息傳出來之後，本戰區的統帥師令大為震怒。日兵的士氣，也日趨低沉。戰局越來越熾烈，日軍在本地區的軍勢，由起初的勢如破竹，而轉趨劣勢，而陷入了僵局。戰雲密布之下，日軍已有軍事疏散的準備。最先被驅策入大集中營的俘虜，由最初的幾十人，而幾百人，而最終上千人。在這些人當中，也包括了張權。他至少在東城拘留了整三年。在這段歲月裡，他由康碩的身軀，而轉變成營養不良的孱弱。他的後腦勺，已開始脫髮了。微微禿亮的腦殼，已使他自己，感到衰老的來臨。在口腔內的母齒，開始剝落的時候，他已意識到，長期的拘禁，已使他欠缺體質的抗拒力。一個人衰老的象徵，是眼脣旁只要咧笑時，即漾起魚痕狀的迴紋。這最近一次，張權在集中營內洗澡時，他俯身向地上的水波照影，才發現自己的眼紋陡增了。身上的肌肉也鬆弛下來。長期的營養失調，使他握起拳頭時，已見到皮膚的龜裂日甚。有時候迎向陽光，猶可見到裂槽裡沾着血絲。他每當站在陽光下，即見到自己的倒影，真像是越來越矮短了。以前的軒昂氣宇，只剩得今天的懨懨惘惘！

列車到站之後，整千上百的人衆，在日兵的鎗晃下，先後向集中營的大門處走去。這裡有熱帶風光的椰林和棕櫚。也隱聞蟬聲「滋滋」地破空而來。太陽已近晌午，熱辣辣的兜頭罩下，晒得人滿額大汗，和背脊上流着汗潮，那種騷癢的感覺，只有切身體會的人才感覺得到！張權移動腳步，姿態有點難看的，自己也感到自卑，連忙低頭揩拭額角的汗，用一連串的動作，擊退了內心騷然而來的痛楚！——他很怕想到自己是一個瘸子，那樁事太殘酷了！一個好端端的人，走路的姿態竟然這樣難看！他不能想象，一個跛癱的人，和他張權會有什麼關係。但事實却告訴他，張權如今却正是一個跛腳的廢人！

在人流裡緩緩前進。張權腳步蹣跚的，已踏入了集中營的內場。他被人衆的汗臭，燻得兩眼昏花，只感到心胃裡，不斷「咕碌」地翻滾着胃液。他夾在人群之後，好不容易，才鑽空僂坐在一塊青石上。這裡植有幾棵低矮的黃楊樹。蔭影下，已蹲坐了幾個白種人或亞洲人。他們都赤露着上身。各人都橫臥在草褥上，享受着樹蔭下，無比適意的清涼。人人伸揚起臂幹，在他們的臂膀上，都凹刺着大小不一的字碼，那是各集中營慣見的俘虜誌。也見到他們瘦削的腋窩內，黑茸茸的長着腋毛。一個白種人，在移動姿勢的當口，眼光和張權接上了。他很懂禮貌，並勾勒一個笑容，對張權招呼說：「哈囉，午安！中國人！——」他溫文的笑意，感染了正陷在惆悵中的張權。後者坐在青石上喘氣，一邊相應地，抿起嘴唇，說：「午安，先生！」張權說着，並游顧了這陌生的環境。四外都是灼人的陽光。在斜聳的坡道上，一排毗連的營屋，繞着山路矗立着。屋後青山一脈，自近及遠，都埋在白霧的雲氣裡。山下有一嶄梯田，但都被炮彈炸毀，田腔上都是稀爛的泥漿。許多秧禾，都被燒得焦如黑炭。在田腔外的山坳，見到一排工廠似的建築物，環山而設。個別的屋頂上冒着煙囪。日兵在山上山下，都設着瞭望塔。塔下的鉄蒺藜周沿，可見到日兵在巡哨。有些還牽着警犬，沿着山道巡視。天上的熱風，刮得滿山的落葉，簌簌地飄向雜木叢中。

張權一步拖一步的，走近沿山架設的圍欄畔。他望向山下，只見列車站上，陳輪着一條悠長的車廂。火車頭已被曳開了列車，讓幾個日兵拖進了維修廠。在車廂周沿，仍可見到累累的彈痕。張權輕啣了一聲。他耳膜裡，響起了轟轟的空襲聲。一群雁行似的軍機，在掠過低低的雲彩後，猛然投下卵形的炸彈，和射出「格格」聲響的鎗彈。一輛列車，在隣軌翻覆了。它蛇長的軀幹，在鉄軌上座攀似的掙扎着。隨着冒天的火燄，整行列車，在尖嘯嘶鳴之後，已翻身落入深凹的溝壑中。一陣爆炸聲，夾着人群的慘嚎，在寂穆的山麓裡頻響。——張權在另一輛列車上，當着亮花花的日光下，他目睹了這一場慘劇的發生！他看到和聽到的，都是地獄似的烈燄和哀嚎！在隣軌的列車，往山溝裡翻下時，他見到一群人，又狼狽又無奈的嘶喊。火苗隨着車勢的翻覆，而越益猛烈。當中夾着爆響，一簇菌狀雲似的黑煙，在熱騰騰的晴空裡升起。張權乘坐的另一列車，迅速地爬過山頭，在掠過一叢蔽天的竹林後，火車即行鑽落一道悠長的山洞裡。車廂內的人，在幾乎漆黑的山洞內，鼻子嗅到一種中人欲嘔的惡臭味。這裡顯然，埋藏了不少腐爛的野草，和各式的山林走獸。人們側着耳，除了聽到「吱喳」不歇的蝙蝠叫，就是隧道外，震耳欲襲的火炮聲。

張權和衆人，挨在侷促不堪的車廂內，有人沉痛的怨訴，有人自語的，說着自己的家鄉話。幾個靠在他身畔的印度人緬甸人，則不住的彼此詢問。他們體位距離得近，彼此都齧鼻子，忍受着對方的體臭。張權在頭腦紛亂中，聽到日兵群，已先後躍下地面來。他們在張惶的走動中，可見到日兵們內心的怖慄。一個日兵在黑暗中，頻頻撥動電訊機，向遙遠的總署請求指示。在山洞外，飛機的迭炸聲，不歇的傳來。山野外的木林，被烈火燒得「霹靂」作響，酷熱的火浪，即使隔着一個高巖的山丘，在隧道裡的人，仍然感覺得到。衆人喘氣咻咻的，不住嚥涎沫，忍受着無比熾烈的熱浪。在空炸仍然高潮的時候，火勢竟隨着風送，向這裡的山頭撲來。隧道裡的日兵，一時失措。連忙冒着空襲的危險，把列車開出了山洞。用無比快捷的動作和速度，把列車開在一叢櫻樹林裡。在茂密的樹蔽下，整行列車，如狡詭的蛇蝎，匍在山林裡偃息不動。空際上陽光如瀉，把每一只飛機的肢翼，都透照得灼灼生光。張權一頭一臉都淌着汗。他的眼眶內也溢滿汗潮。身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白種人，細看才認出是一個英國青年。他在用手拭汗的時候，半自語的說：「這些飛機好厲害！是美國人的！——」他嘆氣的時候，張權忍不住對他問：「美國飛機，我真的不懂！——」他一時想象不到，經過了三年的拘禁，外面的世界早已變成迥異。這兩年的戰局，已到了盟軍和日軍，生死對峙的緊要關頭。日軍已在戰場上，陷入負隅一戰的殘局了！

張權想了想，才明白過來的說：「看來，戰爭快要結束了，是不是？——」他說到最後，聲音裡竟然充斥着愁悵。他馬上想象到，戰爭結束後，他就可以回家。但回家之後，他又怎能用這副殘缺的身軀面對族人呢？他們在第一眼瞥望他的時候，一定又訝異又悲痛的發現，他竟然這樣子的殘破和衰老！像異域來魂似的，站在他們一雙雙銅圓似的，溢滿着鹹酸淚水的跟前！——張權也不避英國人和其他人衆的詫異，他竟把頭匍在膝蓋着，兩肩抽搐的飲泣起來。人衆在窃窃私語和愁嘆中，日兵已在相告，轟炸的敵機已相繼遠去。山林內旋又歸平靖，猿猴和蟬聲不絕如縷，列車又在汽笛嘶鳴中，往既定的目的地行進。

——張權手持着圍欄，望向那輛長途跋涉後，已滿身沾着風塵的列車，正有氣無力的，匍匐在鉄軌上歇憩。他還記得，當列車游過一道高聳的鉄橋時，曾經被沿路埋伏的抗日軍射擊。那是一場嚴酷的戰鬥。日兵在一重催淚彈的包裹下，相繼被逼出車廂外。他們腳下浮滑，讓列車外的風湧，吹墮向滔滔急湍的河流裡。接着，各方射來的鎗彈，讓車廂內外，都密佈了大小不一的彈孔。張權當時，和

衆人一起，尙身匍在車廂內。車身顛簸，子彈掠過時，發出鏗鏘的金屬聲。張權神志迷惘中，聽見不知誰在問：「他們爲什麼要炸我們，難道他們不知道，車裡載的大多是平民俘虜？——」那個年青的英國人，好像對張權耳語的說：「戰時情報工作做不好。美國飛機和抗日游擊隊，他們都弄不清，那一輛列車載的是日兵，那一輛却不是！——」他說話未了，一排機鎗把車廂板壁戳穿，英國人臂膀上着了一彈。他咧齒地慘叫一聲，鮮血濺得張權臉頰都是。

——張權仍是手持着圍欄，望向那滿嵌彈痕，和佈滿風霜的列車。他抿唇作了一個痛苦的情狀，把嘆氣向着襲人的熱風吐去。他身後，走過來了那半赤身的英國人。那就是，方才臥在黃楊樹下歇憩的英國人。他已屆中年，金髮中夾着白髮。兩鬢垂下臉頰，一絡短髭配在紅唇白齒上，使他的一雙藍眼，反襯得水汪汪和折射出慈光。他跟着張權背後，二人跨過一叢雜草。張權跛歪的步態，使英國人頗帶同情地說：「你的腳傷，是戰時搞出來的嗎？——」他站在樹蔭下，對張權通身的瞥望一眼。他的語氣裡，透着濃濃的關切。張權自卑的，垂下眼臉，一語不發地，輕輕用殘廢的腳踝，踢起幾只匿在草花裡的炸蟻。他仍然沒有問口，使英國人略有躊躇的，聳聳肩膀，說：「也許，我應該自我介紹，我叫柯利華，是神父！——」他溫吞淡定，用誠摯的眼光望向這個愁苦的中國人。

「呵，是神父！——」張權倒是錯楞的，向眼前的英國人眺望幾眼。他的語態中難免帶着詫異，說：「他們，連担任聖職的人，也一起虜捕！——」他的眼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英國神父柯利華。後者攤攤手勢，很平靜的說：「日本軍人說，我們傳教士，大多是匿藏中的敵人！是第五縱隊的諜報份子。他們懷疑我們，所以，在搗毀了教堂之後，就把我們押在這裡了！——」他侃侃而談，臉上始終溢着笑意。彷彿在敘說的，只不過是一場荒謬的趣事，而根本不是魔鬼手法下的一場血淋淋的悲劇！

「真的，難爲你了，神父！」張權微弱而哀戚的說。後者仍然一貫笑容和自在的說：「其實，讓日本軍人關押起來，滋味比深山大獄的野人，捕獲起來，要好受得多了！」柯利華神父說着，用手指向群山翠疊的荒野。在密深深的遠林處，一蓬一蓬的冒起神秘的煙火。

「這是，怎麼一回事？神父！」張權明顯地，透出不明其情的神態。山上山下，都鑽動着各式的人衆。在營屋前後，出現着日兵，在指揮着新來的人衆，在向各自的營屋走去。柯利華擺擺腦勺，輕描淡寫的說：「這樁事說來話長。你有沒有聽說過，魔鬼山，這個名詞，先生！——」張權心頭裡一

震，他想起那狂颯風雨的「魔鬼山」！也想起，在衆人挨在他狂駛的裝甲車，向山坑外逃逸時，他那一隻腳踝，就在車輛翻覆砸碎了！他那時候起，就變成了瘸子，一個走路歪蹺的人！一個看來顯得卑弱和委瑣的人！——他無言的沉嘆一聲。後者好像知覺自己說錯了話，隨着歉疚說：「對不起，先生！——」他不知應當如何措辭，張權却說：「神父，很對不起，我忘了自我介紹，我叫張權！」他說時，載指着山下那行列車，說：「我來自東城，是乘搭這輛列車來的！——」他又向列車晃指一下。

柯利華神父「哦」了一聲，說：「車輛損害得很嚴重，你們受到了襲擊嗎？」他望向彈孔纍纍的列車。在幾格車廂頂上，被彈藥燻得一圈烏黑。鉄皮被綻開，可見到車廂內的狼藉形景。甚至見到斑斕的血漬，濺滿四壁。

張權苦澀笑着說：「美國飛機向我們投彈。抗日游擊隊，向我們射擊，把我們當作靶子！——」他作了一個無奈的表情，添說：「戰爭真是一場荒謬的遊戲！」他隨着說話，人走在更濃密的樹蔭裡。柯利華神父和他一道，二人偎在一團盤曲的樹幹上，望向悠悠白雲的晴空，和山近山遠的翠綠蠻林。張權經過一刻子的沉默後，複說：「神父，我這只腿，就是砸傷在魔鬼山的。那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他像掉在記憶裡，瞬間間想起一群朋友。想起三年來的悠然時光，真不知道那些人如今安在？也許他們多數仍然活着，也許他們偶然，仍會想到他。想到一個會說日本話，但運道一直置在歪蹇的中國人！

張權在半沉思中，連柯利華神父的話，也只聽到了下半截。神父說：「——我也是由魔鬼山，半年前遣來的！——」他的話，張權沒有完全聽得清楚。神父頓了頓，複說：「大概你沒有聽說過吧！一年前鐵路營，發生了事故。一個日軍少佐的，不知是不是神智崩潰，竟然一個人，開動了火箭場上的機栓，把箭炮完全投在鐵路場上。把已建峻了的工事，催毀得七七八八——」神父仍然是和緩的口氣，在敘述一件驚天動地的人間慘事。張權聽到這裡，心房的暴跳，使他心腔不期的敲着卜卜響。他一下子，想起那個日本軍官松下少佐！一個性格複雜和怪異的日本軍人！——張權還想不出應說的話，只是沉重的虛應一聲「嗯！」

柯利華神父在胸脅，作了一個晚禱的手勢，說：「事後，那個日軍少佐，也攀在高聳的峰陵上，向天空作勢祈告。然後，在鐵路場的大火熊熊中，他縱身一跳，就躍入了漫天的烽火中！有人看到，他披頭散髮的，滿臉哀沉，一雙眼幾乎哭出血來。瞳仁凸翻，喉腔裡發出「咕嚕」的哀鳴，和不清不楚的，厲叫着一個人的名字。好像是一個中國女子

的名字！——但是，大家都聽不清楚！——」柯利華神父聳聳肩，用慨然的語氣說：「他自毀已然不對。最不該的是，他動用了軍器，把鐵路場附近的營屋，都炸毀了！這一場酷劫，死傷的人，整整有上千的人！」他說到這裡，才發現張權的舉止怪異。後者呢喃的自語說：「那是松下少佐哦！——他發瘋了！——」他以下的話，柯利華神父聽不清楚，他只是補充說：「只有瘋子，才會出此行徑！張權，你會認識這個日軍少佐嗎？」他目光傾注在張權面上，像要從中找尋出端倪來。張權半閉着眼，深長的舒一口氣，說：「我見過他。那是一個很難理解的日本軍人！——」他表示不願多說的，連連用擺動的腦勺代表說話。柯利華神父走動幾步，走近圍欄畔，望着陽光四照下的山巒，說：「鐵路場登時，變成了一片火海。在連迭的爆炸聲中，我們一群英國人，都相繼的奔逃到野林裡。在火勢逐漸蔓延下，我們只好，涉險的逃入了蠻荒。我可以告訴你，這次，我們遇到了奇禍！」神父一邊說，一邊走近張權的身畔，說：「張權！大家不都傳說，魔鬼山都匿藏着一群原始人嗎？那是嗜血的野人！我們整批英國人，不下三十餘衆，都讓野人們虜獲了！——」神父的語態仍是恬淡的。他像是回憶一件趣事的說：「那是一場煉獄。我們被囚禁了整三個餘月，才讓日軍巡邏隊發現了。他們很意外的，把我們救護出來，並且，把我們運來了這裡。這一場災劫，把我們半數的英國人，讓野人們活活害死了。他們原始人，把我們——」神父正說到慘酷處，張權已擺晃着手，對他說：「神父，我看夠了。我不想再聽這類悲慘的事！」他回頭，提起顛蹶的步勢，向營屋的方向上走去。柯利華神父在他背後，走着說：「也許難怪你，張權。你經受的苦難太多了！——」張權止住步，回身望向神父，說：「是太多了，神父。在這三年來，我目睹的慘事，真是數說不清。有些，還是我的朋友。他們都——在這場戰爭中，埋骨在異域。我實在不想，讓自己再沉緬在酷慘的回憶裡！」神父聽着他的說話，不住的領首，說：「我完全瞭解你，張權。願主賜給你心靈上的慰安！」他說到最後，幾乎是喃沉的禱語了。張權慘笑了一下，跨過一道泥溝，和神父二人走落草坡的一片野花叢。上面起伏的飛着蝴蝶和蜜蜂。已經有幾個亞洲人，正在佇足欣賞着這幅景緻。日兵在自己的營屋內，播送自己的民族歌曲。遠山峭壁周沿，都是巡哨的日兵。他們高居臨下，用望遠鏡不住的向山下四處瞄望。一只巡山的直升機，在越過低低的椰林，終於又逸向蒼鬱如海的深山裡。

張權望向鐵蒺藜以外，在丘陵的背後，隔着一道沿着山勢起伏的河流。那裡矗立着，一幢一樓一

底的石砌建築物。這屋子的窗櫺，完全用灰藍色的布篷遮蓋着。門階外，設置兩座哨亭。日兵三兩個的，手牽着警犬，在四周巡察着。門扉的鐵門深鎖着。屋宇的脊頂，凸出了一座煙囪。半黑半白的煙絲，正自那裡裊裊地升起。一群金腹鳥，正在其頂掠過。陽光把屋子的白牆，折返成淡灰色。那種色彩，讓人看了頓生煩躁的感覺。窗櫺上灰藍色的布篷，隨風漾動。遠看宛只好多的獸眼在震動！張權一下子問，心頭有些怖慄，說：「那屋子，是什麼？神父。——」他隨問隨舉手，戟向那幢，看來有些古怪和神秘的屋宇。

陽光下，熱氣漫騰。柯利華神父用手揩拭着胸脅上的汗漬，說：「張權，你真有眼光。一眼就看到了這幢房子！」神父說着，竟在陽光下喘起氣來。張權把他拖落一重樹蔭下，說：「我不明白你的話，神父。」樹蔭下竟有幾個亞洲人在打盹。山後的工廠，已在冒煙。一群早班的工役，已魚貫的離開廠房。下午班的工役，已先後的進入廠房的各大門。日兵正在點數着每一個進出的工役。在廠房大門外，停佇着大小各式的運輸車。一只巡山的直升機匍匐在那裡。幾只炮車也擺置在廠房外的周沿。

柯利華神父望了望廠房的方向，說：「明天，你就要在那裡幹活了，張權！」他的形態，好像極不願提到那幢建築物似的。可是，張權却在這時候，看到一輛單篷的運輸車，由兩輛輕便的摩多車，護送着向屋宇的大門處奔來。車聲隆隆地震地而來，隨之嘎然地，停佇在大門處。幾個日兵自哨亭裡逸出。他們身手敏捷地，從運輸車上卸下一件件箱籠。然後，又迅速地運送進屋子裡。屋門內黑暗無光。鐵門旋即又複掩上。警犬偶而乾吠了幾聲。運輸車在摩多車的護送下，又掉頭揚起蔽眼的灰塵，向山下的泥跑奔去。

那幢房屋，一直在神秘的氛圍下矗立着。山前的滾滾河水，像吼怒似的湧起浪花。屋脊上的煙氣，像受着感染似的，把煙息捲成一圈波濤。滿天裡一時溢着古怪的雲采！

張權嘀咕了幾句，像猜透了什麼秘密似的，臉上露出瞭解的神氣，說：「即使你不願說，我也知道，那地方，是一個恐怖的所在！——」他斜眼望向神父，附加一句說：「對不對，神父！」他那露出來的笑容，使神父臉上一陣愧赧。他攤攤手掌，說：「你不是說過，不想再聽到愁慘的故事嗎？張權！」神父宛似勝利者，勾勒出一種狡黠的微笑。張權無可奈何的，垂下眼臉，說：「果然不出我所料，這又是一個悲劇的所在！」他只是晃動腦勺，並沒有再說話。屋宇上的煙囪，冒着更濃的煙氣，屋外沿山奔流的河水，像妖魅與風作浪，一重如鍊的水花，衝往河岸的焦石上。一群青蛙在草褥裡不

住跳躍。

營屋內外，都擠滿了新舊的俘虜。經過三年多的戰爭，各地捕虜的人衆，也越來越多。張權夾在人流裡，一步一艱難地，向營屋的飯堂走去。人們踐踏在木綴的地板上，發出連續的「咚咚」聲。日兵在指揮幾個廚役，正在向列隊而來的人衆，各人分發一小塊麵包和一杯盅的稀湯。張權走在柯利華神父之後，二人都受不了屋內漫騰的熱浪。張權吐了口氣，正想說什麼，神父已率先開腔說：「真的要命，這地方比鐵路營，還要酷熱。真的受不了！——」他搖著頭顱，竟然在地板上撒落了如點的汗花。張權微仰下頰，投眼望向深長的飯堂。只見在灰濛濛的然霧下，人頭鑽動，屋頂拉開的天窗，把陽光透進屋子裡來，那一瞥光華，像瀑布一樣流抑下來。人人都不叫苦的淌汗。日兵在近處開了幾座風扇。吹來的風息，竟然使屋內的熱氣更然膨脹。張權在低首沉嘆的時候，人叢中有人突然的詫叫，那是一個印度人的呼聲。人們像神經梢被搗似的，紛紛引頸向前觀看。在衆人的雜場聲中，幾個日兵，已揮動手腳的，指示着幾個中國人印度人，把兩個已告暈厥的緬甸人，用半擗半曳的姿態，往飯堂的門外送去。門外也圍集了一群人，把門框處擠得水洩不通。幾個中國人印度人，揷着兩個暈死的緬甸人，不免煩躁的嘟囔幾句。日兵隨後趕到，也聽不清究竟，就揚動手掌，向中國人印度人兜頭就擱。那暈厥的緬甸人，相繼翻倒在人叢裡，引起的嘩然聲更烈。人們在相互推擁下，終於讓出一條路來。一道拂臉而來的山風，把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模糊意識，稍爲吹得清醒一點。各人在日兵的怒目眦視下，才戰戰兢兢的，把兩個緬甸人擯出屋外。可是，在太陽橫照的光采下，兩個緬甸人，先後臉泛紫青，兩眼翻轉了幾下，臉上的肌肉頻仍抽搐，兩人吐着白沫並吟長的嘆了口氣，頭顱往肩膀上歪側，竟然絕氣而故了！——人叢裡又是一陣騷響。各人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屋內的人才聽到，有人傳遞口訊說：「他兩人死了！——」接着是混亂不清的耳語。有人着重的說：「兩個緬甸人死了！是熱死的！——」說着，又聽到人們在喘氣聲。四處空間瀰漫着熱氣。人衆中有人忍不住剝下褲子，只套着內褲在輪候着。廚役把麵包和湯水派給了人衆。只見一群泰國人，正蹲在屋央內大嚼。他們吃時的怪狀，很使幾個日兵對他們鄙夷的瞪眼睛。

張權和柯利華神父，二人手上擎着麵包和一盅稀湯，越過雜場的人群，往營屋外的草坪走去。在人叢中鑽動時，張權一瞥眼間，無意中看到一個英國人，臉上透着和煦的笑意，對他頻頻傳送眼光。他怔忡間，才認清是那個年青的英國人。他夾在人龍裡，臉色蒼白。左臂上包紮着傷口，是在列車上

被流彈所致的。他微微揚着手勢，向張權致意。後者也抵唇回報一個笑容。屋子內光線暗沉，彼此都看不真切對方。張權在背後人群的推動下，終於走落瀟灑陽光和清風的草坪。這時候，他第一眼望見，營屋的脊頂上，豎了一面風向旗。習習的旗風響動着。這時吹的是東南風。晴空的雲海裡，一只直升機嘎嘎地飛來。山陵的背後，日兵的營屋前後，盡是上落不定的日兵。幾挺炮車被拖曳向營屋前。一支日本國旗，很傲岸的高聳在草場央。

柯利華神父吮盡最後一口湯，把杯盅擱在石凳上，和張權一道，坐在茂葉低垂的草場坪。後者也擱下杯盅，嚼着最口的一口麵包，說：「真沒想到，這裡天氣快要像火爐！——」說着，他向草褥裡吐了一口涎沫。「這裡是盤地，四野又是高峰，海岸線距此太遠，使到這裡終年乾燥！」神父眺望了四周山影，比着手勢解釋說。「這裡的雨季，是什麼時候？」張權無聊地，咻着氣問。「這裡終年乾旱，難得會下一場雨。」神父移動一下坐姿說。

山丘對面上的河流，無盡的浪花，相繼濺向岸上。那裡橫豎一道木橋。三兩個日兵正在那裡巡察。一個日兵蹲立在草褥上，很小心地向泥哇裡查勘。另一個日兵，則晃動儀器，在草褥四周探測着。幾只警犬，讓日兵緊緊地牽在手裡。大概熱燥的關係，牠們不住的伸出血紅的舌頭。

張權略帶不解地，指向河畔的日兵問說：「他們在幹什麼？柯利華神父。」後者微然一笑，說：「叫我柯神父好了，張權。教友們都這樣叫我的！」柯神父的眼光裡透着慈藹。「哦，柯神父——」張權沉靜的應對說。「那些日本人，他們在那裡敷設地雷。你知道嗎？這裡不時有人逃逸的。他們順着河流，可以直抵印度洋的！」柯神父說着，指向遙遙未盡的河流。隔着重層的疊嶂，可見到河流，像曲腸似的游向雲頭深盡處。「這河流，倒是滿有氣勢的！」張權由衷的讚嘆說。他的話甫盡，河水猛的擊向岸石。一片水花撒起，驚詫得警犬，在失魂地叫嚷。日兵鬻聲地斥喝着。河水也嘩啦地響個不停。

樹影下的石凳上，先後來了幾個中國人和緬甸人。泰國人則蹲在草花裡捕蚱蜢。馬來人則在草蔭下逐青鞋。這些人，都用訝異的眼光，望向張權和柯利華神父。因爲集中營的現象，是亞洲人和白種人極少往還的。很少白種人願意和亞洲人打交道的。亞洲人也不願接近他們。這個營地的種族歧見很嚴重。曾經發生過，白種人不願和亞洲人同桌進膳，而引起勃谿和紛爭。一群白種人和亞洲人扭打成一團，把好些人的脖子都扭歪了。日兵們此後即嚴加束約，凡是因種族歧見而滋事的，一律判罰苦役一周。好些人經過教訓後，已不敢隨便惹事。原來

日兵判罰的苦役，是讓每一個滋事者，做搬運死屍的工作。在日兵的營房後，有一醫療室，是專門搶救，自隣近戰區，送來做緊急療治的傷兵。那些因傷重故世的日兵，全都由這批滋事者，由病房擯上山丘後埋葬。日兵們還要他們挖墓坑，釘墓碑。有些人工作不力，就被日兵押到另一個地方，從此即音訊杳然，不知所踪！——這些事故，全由柯神父，像敘述一個故事似的，娓娓向張權道來。

在樹蔭下的亞洲人，仍然悶聲不響地，在草地上蹲着或立着。他們部份是新來的，部份是甫自廠房下班過來的。在悠悠的長日下，太陽的光辣，刺得人眼膜昏花。沒有人願意回到營屋的休憩室去。那裡像蒸籠似的，把一個人可以活生生地煮熟！人們寧願徘徊在日光下樹蔭裡，盡情地享受着清風，瀏覽這雖然單調，但却充滿着人間靜謐的野景。遠山半陷在迷霧裡，像舒着笑容，迎向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天涯孤客！他們的愁情，他們的傷痛，都在幾乎聲聞不到的唏噓中，輕柔而無奈的吟唱出來。

張權和柯利華神父，相繼在另一株香茅樹下坐下來。他們都席地而坐。這裡可見到山下那幢房子的側影。每一只讓灰藍布篷罩着的窗櫺，在熱風漾動下，看似一只多眼的異獸在翻眼皮。張權小心地撫摸一下，自己已告跛傷的足踝，說：「日子真無聊的過着。也不知道，看這樣的野景，要看到什麼年月！」他似乎滿腔牢騷的，眉峰一鬆一馳聳動着。柯神父則恬然而樂觀的說：「在黑夜的盡頭，上帝會賜給我們光明。」他在平和中帶着誠摯，使張權很受感動的說：「我真願自己相信，這場嚴酷的戰爭，就快宣告結束了！」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撫摸自己殘跛的足踝。「一個擔任聖職的人，是不會說謊話的，張權！戰爭真的快結束了！——」柯神父抬頭望着樹梢上說。那上面雀躍着一群金雉鳥，啁啾地吟唱着和平般的樂曲。「我都相信你，柯神父。這些日子來，從東城一直到此。我都感到，和平的日子日漸逼近了！」張權的語氣中充滿欣喜。

柯神父輕輕地「嗯」應一聲。他對這個經受三年苦難的中國人，油然的萌生同情和憐恤。在他的臉上和眼中，透露出太多的憂傷和苦難了！他每一蹙眉，都使柯神父看到露魂內裡的悲憤和不平。一場戰爭，使一個善良的人，由和平的歲月裡，驟然間墜入狂暴的煉獄中。一個人傷了心，也傷了身！——柯神父瞬間間想起許多。他對張權作無言的撫慰，只在他瘦削的肩膀上輕拍幾下。張權像心感神會似的，一下子感受到柯神父傳送過來的感情。他前此未有的，一時充滿着激動，鼻腔裡一酸，眼眶內浮淚。柯神父低沉而和藹的說：「願主賜給你慰安，張權。」他說着，夾着祝福的手勢。張權到這時候，也乾脆讓淚珠游越臉頰，向頸槽內逸去。他

啞聲地對柯神父說：「我這三年來，真受夠了。柯神父！——」他的語態有點顫抖，像是無法控禦感情的騷動，只是急喘着氣，喉核跳躍。

酷熱的天氣下，四周盡是懶懶欲睡的人群。連日兵也相繼躲入屋簷下或樹影下，用搖晃的手勢，揩抹着額沿和頸背的汗珠。警犬也被栓在籠子內，只用疲憊的眼睛，瞄向天上的白雲和河裡的流水。幾個日兵，乾脆把靴襪脫下來，在橋沿上垂下足踝濯洗。河水嘩撲地，把水珠濺向房屋的灰牆上。那裡看仔細了，才發現是讓鐵絲網圍鎖住的。網沿上下，都掛着一批乾瘠的鳥屍。那告訴人們，網圍上是裝上電流的。只要生物一旦碰觸上了，就馬上化成一具焦屍。並且熱辣辣的烤熟，在陽光下成爲一件生祭品！

張權比柯神父走前一步，稍爲接近河床處，望向對岸山丘後的古怪建築物。他鼻腔裡嗅到一陣腥臭。他看到一群鳥屍，形狀可怖地掛滿網圍。在沿着草坡的網腳下，赫然可見，一堆蛇屍被燒成焦炭的擺在那裡。幾只青蛙作躍撲狀的掛在網圍上。牠們張臂的姿勢，極其誇張的露出慘厲狀。牠們渾身是血，並且僵直的伸出舌頭！——這景象使張權，像着魔似的渾身打顫。他打心裡溢起一重懼意。眼前像幻影倒退到三年前，在鐵路營的一幕。三個英國人讓血淌淨後，兀然的僵斃在站籠裡。那天也是火燙的大白天，也是陽光逐漸西傾的時候，三個他認識的英國軍人，就這樣經受酷刑的魂歸異域！三年來，這幅景象，像勾魂似的，在他的夢境裡徘徊。他們三個死去的人，仍然像耳語般的，向他叮囑，托他和平返里的時候，設法向他們的親屬和愛人，傳遞訊息！告訴他們，他們臨危還記得他們。告訴他們，死者對生者仍有悠悠不斷的思念！

張權蹲立在焦石上。頭頂上覆罩着繁密的綠葉。一地閃爍的葉影，把他蒼白的臉龐，篩照得像一具幽靈，在晦暗的樹蔭下載浮載沉。張權想起卡爾、羅倫士、東尼，三個人宛如網圍上的青蛙。他們同樣地滴盡了血，匍在牢籠內，讓一縷亡魂，隨着陽光和風向，而消倏在鬱鬱的蒼空中。他冷沉地吐了一口氣，自嘆了一聲「呵！——」柯利華神父走了上來。他的背後，另外跟隨着一個英國人。他一臉英挺和俊俏的表情，藍眼外幼長的睫毛不住震動。望人的時候很專注，彷彿對每一個人，都很容易熟絡的矜笑着。他的右臂肘架着傷口。紗布上隱隱透着血漬。——他站在張權的面前，後者「哦」吟了一聲。他想起列車在火熾的鎗炮下，英國人在着了流彈時的一瞬，發出那嘹亮鏗鏘的慘嚎。在列車呼嘯爬入林道時，張權已被四周的炮動聲，激刺得牙齦相扣出血，而神智也驟然的陷入迷糊中。

三個人一言不發的，沿着草坡而走落一片平台

。那是廢置了的石基。原先這裡，大概是一座營房，是石磚砌的。可是，經過戰火之後，整座房屋已炸得粉碎。在四處蔓草的石基上，仍可見到一團焦燈被燒成卷曲。地面的縫隙裡，可以見到纍纍實實的彈片。人走在上面，可以嗅到一種依稀難辨的腥臭味，看清楚了原來凸露着幾只乾癟的貓屍。草叢中一群蜥蜴在吐着舌頭潛行。

張權看到這一切，三個英軍友人的慘死，仍然縈繞在腦際不去。他強抑住悲傷和嘔吐，對柯神父說：「真對不起。這裡使我想到了噁心的事！我感到心胃不適！——」他最後瞅望年青的英國人一眼，說：「我們又遇見了，朋友！——」英國人晃晃腦，表示意想不到的意思。柯神父却率先說道：「他叫威廉士，是英國遠東情報署的文官。」後者趨前，握着張權的手，說：「柯神父介紹過你，張權。很高興再遇見你，和認識你！——」他的右臂雖然敷着傷，但與人握手的腕力仍然十足。張權走入樹蔭濃罩下，對他說：「你的傷勢，好些了嗎？」他說話微弱，臉色仍然泛白。一點淚光，在他的眼眶內迅速掠過。威廉士愜意的撇着嘴，說：「日本人害我不死，想不到，那些我們的抗日軍，倒差點要了我的命！——」他說完，有意滑稽地吐吐舌頭。張權的臉色仍然煞白。那種恐怖的回憶，自他的腦際內忽隱忽現。他不能平抑情緒的激動，忽然問了柯神父一個突兀的問題，他說：「人死了，是不是一定要上天堂的，柯神父？」他說完，望向網圍遠近，所能見到的各式鳥屍屍和蛇屍。他的問題，也引起了威廉士的興味。他對柯神父張望着，顯然他和張權一般，期望得到答案。柯神父一時岑默起來。他踢動石基上的碎石，用腳撩撥一下凹坑裡的野草，說：「按主的意旨，人從善的必歸天國，從惡的必墮地獄！——」他的語氣浮忽得不易聽得清楚。張權嘆了口氣，他顯然沒有滿足於這樣的答案。但他表示諒解的，對柯神父低聲地回應說：「謝謝柯神父。」威廉士站立一旁，沒有則聲地，揚別眉嘆嘆氣。四野的陽光轉成淡黃色，把草樹和河水，都照得顏色有點顯老。夕照前一群鴉叫起自遠林。空氣仍然燥得使人皺眉。

三個人望着幾許的人衆，先後從樹影裡冒出來，然後伸伸懶腰，作了一個呵欠，才提步向營屋的所在走去。日兵的營屋前，這時候自天降下了一只直升機。機翼如輪盤地轉動。營屋前後，湧起瀾天的風塵。日本國旗在發狂似的揚動。直升機的艙門開處，走出一個大佐裝束的日本軍官。他的身後隨着一個副官，戴着膠框眼鏡，把帽簷遮住一雙眼睛，却不時搖動着唇髭。他踢動騾響的軍靴，伴着大佐向營屋內走去。門沿站立的日兵，齊齊地立正，並揚臂行着舉手禮。空氣燥熱中，更添幾許的肅殺

意味。日兵在夕陽下，不知在傳遞什麼訊息地，人人都壓低着聲氣，表情却很平常的露出疑懼。

張權步勢有點艱難，但他仍走在二人之前。在草蔓叢生的圍籬下，茁長着一球球的雞冠花。威廉士摘下一球，在鼻腔裡嗅着，說：「讓已死的靈魂，都得到快樂的安憩！」他說完，把雞冠花插在高聳的草坡上。夕陽把這遼闊的草原，照得像撒滿金子似的，泛着灼目的晶光。三個人站在圍籬下，沒有吭聲地，側耳聆聽着林樞上不歇的鴉鳴。一群披着黑衣似的烏鴉，在揚動牠們的肢頭上。——張權看這景象，有點發呆的瞪眼睛。這就是動物求生的抗爭！一群烏鴉，相繼的啄攫對方嘴裡的蚯蚓。幾只烏鴉扭作一團，在嘶喊的叫鬧中，一片片剝落的羽毛，在晚近的熱風裡飄蕩。三個人看了又看，還是威廉士搓着手掌，說：「這像是什麼？像是人間的縮影！」他作着手勢，比劃着那種互相爭奪的意思。張權瞭解的，頷着首，舉起歪蹩的腳步，向營屋走去。柯華利神父則抬眼，向仍在聒叫搶奪中的鴉群，滿懷感慨的瞅望幾眼，才向背着夕光，整座營屋，宛似一件剪影貼在晴空的方向走去。張權一直沒有說話，威廉士却搔搔頭壳，說：「明天，是什麼日子，你們知道嗎？」他兀地問說，使張權和柯神父，二人相繼放緩腳步，對他不解的佇望着。「天長節，日本天皇的壽辰！」他有點得意地舔唇說着。營屋的迴廊上，站着坐着的人甚衆。一條破爛的籐椅上，半只腳已歪塌了，幾個印度人，蜷曲着身子，在那裡憩睡。這裡的人，只要站在營屋的門框或窗沿外，都可以感受到屋內的燥熱。幾只煤氣燈已燃亮起來。屋子裡像滿是人在吸煙似的，把整個空間都罩成灰濛一片。張權裹足不前，他對柯神父和威廉士說：「屋子裡太熱了！——」他隨着，用眼光向二人垂詢，不知道如何排遣這寂寞和燥熱的黃昏。迴廊上佇立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在低吟地哼唱着中國民歌。

「讓我們，回到草坪上去吧！」柯神父輕移步勢，在人叢裡越過，很快就走落草坪側的一坑水井畔。張權和威廉士推動了一下轆轤。「嘎嘎」聲自井底傳來。二人望向深動的井底，只見清幽的水面上，漣漪不絕。幾只青蛙在落葉上竄上竄下。這時候，日兵的營屋處，揚起一陣喇叭聲和叫號聲。夕陽的金光，照着一群日兵，在肅立的行着舉手禮。一個日兵，隨着喇叭手的吹動，正緩緩地施放纜繩，把那一面紅圈耀亮的日本國旗，徐然的降落在地面來。周沿站着的人衆，也屏息着氣，觀覽着這下旗禮的一幕。天空的太陽，已沉入峰巒的一角。萬道光霞把天穹照得煞亮。

威廉士在鼻腔內，「嘿、嘿」地冷哼着。張權有點煩躁的，向他瞥望了一眼。柯神父則從水井的

木杓裡，掬了一瓢水，往自己的臉頰上濯洗。他搖晃着頭顱，把水花濺滿一地。喉腔裡大口地，吐出一重濃痰。地上的草褥裡，竟然送來一陣尿臭味。張權正注意到，井畔的支架上，日文貼寫着「注意衛生」四字。可是，他遙望在草坪沿，置了一座木綴的廁所。幾只糞桶，東歪西倒地擺置那裡。一泓濁流，沿着傾斜的草坡，向井坑的方向處游來。

威廉士明知故問的，戟指着支架上的日文，對張權說：「聽說你認識日本字，這是說什麼？」後者沒有回答他，却說：「誰對你說的？」他同時望了望淡漠的空虛，將暮未暮的天象，使山溝上逐漸升起了涼意。「在列車上，我就聽人說過，你是東城的集中營裡，做的就是傳譯。專門替亞洲人求取開脫！——」威廉士說到這裡，却把話轉向柯神父說：「他幾乎做成了救世主，在集中營裡——」他的話還沒說完，柯神父已莊肅地岔口說：「威廉士，你不要褻瀆上帝！」他臉露不豫的向他瞅望着。後者唯唯諾諾的，臉上泛起紅暈。手上掬了一杓水，往自己的頸脅上潑去。張權僵在井畔的支架上，沉聲的說：「柯神父，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慘劇我看得多，也聽得多了！」他移動歪跛的腳步，在一隻石凳上坐下來。夜幕已包圍四周。山上山下都跳躍着螢火蟲。柯神父和威廉士，也走落石凳處來。這裡的生活，實在太單調了。除了工作接受苦役，就是不歇的觀覽山景，聽鳥虫鳴，或者仰看明月和星宿！——真的，此刻三個人，正在仰脖，就望着灰沉的天幕上，偶然閃耀的星花。雲層的厚盡處，已見一彎眉月高掛半空。張權也不知道，自己的話說到那裡。他只是苦澀一笑，對柯神父說：「我在東城，就親眼見到，一個美國籍的神父，讓日兵活活燒死的。他只因為，聽到一個日兵，臨終向他作了告解。把一些日軍機竅對他吐露了。日兵懷疑那是可貴的情報。可是，神父又不能透露死者的告解，他不能夠出售死者的靈魂，又不可褻瀆了聖職。所以，日本人只有把他澆上汽油，當着俘虜群的面前，把他引火焚斃了！——」張權一口氣把一件慘事說完。伴着冷的夜風，他可聽到柯神父在喃喃禱告。威廉士則低垂着頭，像回憶佔據了心腦，他想起他自己的悲劇。可是他一直沒有吭聲，只在眼瞳內閃着淚花。

柯利華神父緩緩喘過氣來，說：「單只這一件事，已經夠悲慘了！——」他用腳踝，無力地踢動地上的草花。張權說：「東城在我離開的時候，城內城外都漫天烽火，英美軍機都來轟炸，一些盟軍的傳單，據說撒得一天都是，有些人把消息傳到集中營裡來。所以，我們早就得到消息，盟軍順利反攻了！——」他頓了頓，眼睛放在威廉士臉上。好像要他透露一點訊息。因為他是從東城，和張權一

道乘列車到此的。可是他晃晃腦，撫摸着右臂肘上的傷勢，說：「你誤會了，張權。我雖然從東城趕搭列車，但我不是那裡的人。我是從太平洋某一個英軍基地，被虜捕而遭到這裡來的。我是六個月前被拘禁，一直到日軍棄守那基地，我才輾轉送到東城。最後才押載到這裡！——」他說話的同時，習慣性的晃動手勢。月光第一次朗照在山頭上，反射出他的眼眶內溢滿淚霧。他竟然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連敘述一件平常的事，也滿斥着激動的情緒。張權在他語勢稍頓時，才說：「呵！你是半年前，才被捕虜的，是不是？」他牢牢的眼光，町望着威廉士。

「我在一個機密的海上基地，被日兵所虜的！那是一個神秘的海島，是專門監視日軍的潛艇活動。我們一直活動了好幾年，都沒有讓日軍偵破。可是——」他換了換氣，清清喉嚨，說：「我們最終，還是讓日軍的潛艇發現了。他們派來了好幾只炮艇和軍機，一個早上的時間，就把我們攻佔並俘虜了！」他自述着，並解下右臂上的繃帶，旋又小心地自行縛上。一種血腥和葯臭味，在三人的鼻腔內迴旋。

「那麼，你一定知道，盟軍在本地區的戰況如何！他們，是不是已經挫敗了，日兵在本地區的軍力？——」張權問得倉促，語意也帶點含糊起來。柯神父像要把問題廓清似的，說：「日本人，是不是要在這地區撤退了？我看，他們真的已經露出了敗象！」他頗為自信的領首說。「我看的確這樣。在六個月前，我們就得到消息，希德拉進兵蘇聯，遭遇到拿破崙似的潰敗。德國人已經走到了戰爭的盡頭。它的盟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兵敗如山倒！——」威廉士敘說的同時，幾只烏鴉繞着樹梢，嘶鳴了幾句，又拍動羽翼，飛入另一棵樹木中。三個人逐漸感到一重涼意，從草坡四面襲來。張權打了一個寒顫，說：「天氣轉涼了，真快——」柯利華神父擤着鼻子，說：「一切都快。我們很快就重睹光明了，張權！」他的話，很令張權不明白，但威廉士苦笑一下，說：「日本人的末日，恐怕就快到了！」他站立起來，望向對面的樓房。那一樓一底的建築物，各自從窗眼後，透出一點燈光。灰藍色的篷幕，仍然把窗眼掩住。整幢建築物，看來全單在——重詭異的氛圍中。張權也踢響着草架，靠近威廉士的背後，說：「我也明白了。日本人的末日快到了！」他指向房屋的大門處，看到一群日兵，在灰淡的月色後，倉遽的，在搬運着貨件。這次是由屋子內搬出，每一個揷運工人，都是日兵們自己。竟然看不到一個營地上的俘虜！日兵們偶而抬眼望向月亮，各人的臉色，一時間充滿惶懼和不安。

「奇怪嘛！他們竟然沒有使用到一個工役！」張權眼睛望向房屋外，話却是問向柯神父和威廉士。日兵把第一輛貨車開走，第二輛貨車却跟上來。日兵仍是惶忙的，自屋子內搬出各式貨件。一群警犬在屋後巡哨着。「他們倉促間離去。這裡面，恐怕有什麼變故！——」柯神父自語的說着。「他們，也在焚毀什麼物事！」威廉士注意到，屋脊上的煙囪，很不平常的在冒煙。轟轟的煙氣，燻得左近樹桠上的烏鴉，在嘯叫一聲後，即向葉架深厚的所在逸去。警犬在屋前屋後，也自喉膈中發出哦吟。

「我看，這是不是一個秘密的實驗房？我好像，嗅到一種異味！——」威廉士搖動鼻子，在皺皺着眉說。「那是，一種化學品的燃燒味！」張權肯定地說。四野隨着風息盤旋，一種騷鼻的氣息，在草坪的四周漫延。一群本坐臥在草蓐上的亞洲人，也注意到了這現象。他們在喁喁竊語。幾個亞洲人，甚至走近圍欄處，貼起店向房屋的所在望去。這時候，警犬中有幾只在嘶鳴起來。這引起了日兵的警惕。幾個日兵兀然回首，用遠程的探照燈，緩緩的向山坡搜索。他們先照在樹叢上，驚起一陣鴉鳴。隨着照向水井處，又逐漸游向一群亞洲人的身上。光源照亮了一群亞洲人，各人皆是一陣驚慌，臉色煞白。幾個馬來人迅速地，向黑暗的所在隱去。幾個中國人像快嚇呆了，嘴上沉喃的說着胡話。警犬在屋前屋後吠叫起來。日兵的吶喝聲，震碎了夜幕，向人群的耳鼓裡鑽。人們驚魂不定中，虛空處突然響了一下鎗聲。一個日兵，站在房屋的樓頂上。他掀起篷幕，讓屋內的燈光，把他的身軀逆照成怪影。鎗聲是由他而發的。他在連連幾次的射擊中，鎗聲呼嘯，終於把幾個中國人，當胸炸破了內臟，一蓬血絲狂噴在四外。一個中國人，胸膊被爆開了，腸胃被翻轉了過來。他痛楚難當的，喉嚨發出了慘嘍。人舉步向山下奔去，終於一個踉蹌，翻身撲向河裡。浪花隨着汹涌，他的身影和慘叫，就被滔滔的水流淹沒了！岸上的網圍處，這時候却被一個越橋而來的血人，緊緊的攀附住。那是一個泰國人。他在着鎗後，發狂的奔向網圍。那上面通電的設備，馬上亮起青紫色的電光，一陣腥臭的氣味湧起，泰國人旋即被燒灼成一團焦炭！

張權和柯神父、威廉士，早已置身在一叢濃密的草葉後。張權在警犬頻叫中，說：「又是殺人的慘劇！——」他說了一半，沒有續說。身畔的柯神父，在月光下透着青白的臉。他喃喃的作着禱語，手上不住的作勢，為枉死的魂靈哀苦。威廉士則蹲立在草地上，兩肩微顫的嚇不成聲。日兵在放了最後一鎗後，隨即撤息了探照燈，也自樓上窗檻外，重新放下篷幕。四周又是恆常的神秘。陰風颼颼，夜虫唧唧，只有一群發呆的人衆，先後走近草坪央

上。他們帶着萬分的懼意，踢動草架，向一堆匍在泥地上的亂屍張望。月色雖然黯淡，血色却鮮麗得使人看上一眼即心胆俱寒。屋子那頭的日兵，仍然忙碌地搬走物件。月光橫照下，已先後開出了幾輛貨車，但搬運工作仍在進行中。

「如果，這裡是什麼實驗房。我倒想起一件舊事。三年前，一個日軍上士，在遭遇到抗日軍的圍襲時，爲了不讓一種神秘的儀器，落在敵人的手裡。他情願縱火自毀，讓自己賠一條命去，也不讓敵人得逞！——」張權在回到營屋的臥鋪上，對柯神父和威廉士說。這一刻間，他咀嚼着營屋分發的麵包，一邊想着往事。一圈冒煙的火球，翻滾地騰向天空。高橋上士手持着碩長的鎗枝，在軍車爆炸前，作一個慘厲而變態的狂笑。他帶淚帶哭的，好像在說：「不能讓他們得到什麼！不能——」隨後就是一陣震碎山穹的爆炸聲，使張權從冥想裡回彈起來！

「據我看，那房子裡，真的隱藏着一樁陰謀！——」威廉士捧着杯盃，啜着稀湯說。柯神父一臉油汗的，聲音有點疲弱，說：「是，那是一樁陰謀！」他說完，咬牙咬得滋滋響。「我在情報署做事時，聽說過一種傳聞。在本地區的集中營裡，個別有些變態日軍，在進行一種殘酷的細菌實驗。他們，聽說，對某一些受刑罰的俘虜，進行各種折磨。然後又活活的解剖他們！——」威廉士半開眼的陳述着。他的額角一直沁汗，張權亦然。他猛地從床鋪上坐直着，說：「這樣的事，會是真確的嗎？」他的臉色充滿着懼意。隣床的中國人緬甸人，好像也聽明白了威廉士的說話，不時睜動眼睛向他們瞅望着。營屋內燈火微明，有人輕輕扯着呼嚕，在作着溫柔的美夢。柯神父靠在自己的床鋪上，用愁淡的語氣說：「是，那是真的一回事！」他兩次的說話，語調都是一樣的。這使到張權和威廉士，有點不很自然的，對他凌望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奧地利軍就曾經對波蘭的戰俘，做過類似的實驗。他們在身上注射鼠疫，然後把人押在玻璃房裡，看着他們經受痛苦的慘狀。到了某段時間，又把人不加麻醉，而活活地剖開胸膈，爲的是找尋鼠疫在人體內臟的破壞！」威廉士說，「這些秘密檔案，戰後都讓戰勝國揭露了。但是，奧軍却把犯罪的實驗一併毀壞。人們只能在實驗場，找到一些頭骨或髮膚。一些重大的儀器和密庫，都讓奧軍搬走了，或者自行火毀了！這些都是我找到的僅有資料！——」威廉士一邊說，一邊把最後一滴湯水舔乾，返身靠在自己的床鋪上。很快他發現自己的枕褥上，爬滿着褐色的蟑螂。他驚叫一聲，隨即揚手勢催趕。然後用腳踐斃幾只。蟑螂化成血漿似的，稀爛地糊在地上。張權滿帶意味的，隨眼望着地上的蟑

螂屍。威廉士很明白的，對張權眨眼睛。後者只是撇撇嘴的，不發一言，半閉起眼陷在假寐中。

張權、柯神父、威廉士，三人愛說不說的，在不時互相眺望之後，旋即帶着長長的嘆氣。營屋內高高地開着窗子。高空上的半彎月，被淡雲遮掩着。星光在銀河裡閃漾，遠山的無盡處，却突然的傳來「嗚嗚」聲。乍聽像是自然的風響，但細聽竟是一種機響聲。那是軍機的飛行聲。來自山溝左右的警報聲，在衆人錯愕不及的時候，已隆隆不絕的在耳畔迴響着。衆人猛地自床鋪上躍起，分別用敏捷的動作，向營屋的迴廊外走去。人聲雜塌中，有人說：「警報呵！警報呵！——」也有人在迴廊上，傳來訊息說：「飛機來轟炸嗎？嘎！嘎！——」營屋的數百人，一時廣集在迴廊或草坪上。有些人甚至攀越在屋頂上，睜弄大小眼睛，望向漆黑的天空外。在月華憑照之下，雲叢的陰影裡，相繼的出現閃灼的燈光，伴着「嗚嗚」的機渦聲，一排有序的軍機，以平均的速度，向營屋的方向飛來。地面上的日兵，除了緊急的扯動警報器，也下令開亮了所有的探照燈。一挺挺的高射炮，已在山坳下的叢林裡豎起。炮管鋼亮的，在月暉照映下熠熠生光。警報一聲迭一聲地不絕。探照燈像鬼眼似的，打着煞亮的光芒，如箭簇似的，把半空的雲層照亮。機鳴聲越來越近，警報聲已被掩蓋了下來。地上的日兵，已匍在各式的掩蔽物後，日軍的大佐，在副官的伴同下，走在高聳的土坡上，抬起望遠鏡，向無限的黑空上眺望。雲氣翻湧之中，隱然可見，約莫十只的軍機，在越過近山的峰巒後，即行進入探照燈的範圍內。燈光晃照下，人們可以看到，清晰的星形狀軍徽，在黑墨的天幕上耀亮。人們在機鳴騷耳的嘈音下，不覺的噴出聲氣說：「美國飛機，是美國飛機！——」語氣裡夾着驚奇和欣悅。四周的人聲，一時沸騰不休。

張權的腳步艱難。他好不容易，才擠出人牆外，走在草蔓及膝的草坡上。他前後是柯神父和威廉士。也有幾個熟悉的中國人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對他說：「是美國人的飛機！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是不是乘夜轟炸集中營？——」一連串的問題，在衆口喧騰中傳誦着。一個印度人却說：「不可能炸集中營嘛！那是自己人！——」誰也弄不清他說的「自己人」是什麼意思。因為隨着機群在探照燈的光照下，日兵開動了高射炮，向空中的美國軍機轟去。但是炮火只燃起了一重煙硝，根本沒有命中目標。機群「嗡嗡」地，在營地的上空兜了一轉，隨即又向遠地飛去。這情形，使人一看就知悉，這次美機的來臨，根本就沒有攻擊的意圖。看來是刺探性的居多。在軍機作最後低飛的時候，竟有一只軍機，認定了目標，向日兵軍營的所在，撒下了一片

片如雪絮的紙屑。隨着猛烈的旋風，紙屑原來是一批傳單。搖晃的傳單，紛紛地飄散在日兵的營屋前。一群警犬驚詫的，發狂追逐着傳單，並噬碎了一部份。

「是美國飛機投傳單哦！——」終於有人說出聲來。飛機隨着已沒入蒼茫的夜色中。日兵們早已停響了警報。探照燈已熄滅下來。日兵雖然開動了高射炮，但始終不曾命中目標。山溝裡一時寂穆如恆。河水喧嘩聲側耳可聞。虫唧的叫嚷不絕於耳。日兵營屋內外，竟然出現異常的寂靜。日軍大佐在副官的報告後，臉色發青的，手執着一紙傳單，兩眼發怔，唇角搖動的，狠狠地咒罵了幾句。他身畔這時候出現了一只警犬。牠蒼蒼地吠叫，並使人煩躁地，爬地抓撥着地上的泥巴，並追逐着一群閃灼不定的螢火虫。大佐懊惱的，稍為踢動了一下軍靴，然後自腰背拔出碩長的鎗枝，舉鎗「轟隆」一聲，把整只警犬炸得稀爛。警犬還來不及嚎叫，已經血花熱騰騰的濺滿草坪四央。

張權在衆人逐漸退回營屋後，他蹉蹣的步勢，走落草坪的花圃上。那是半片由營屋工種植的花圃。小小的場地却百花競放。張權看到一地殷紅的波欺菊，這使到他聯想到血腥四濺的沙場，和血流成渠的戰地。他長噓一聲，望着他身畔的柯神父和威廉士。三人都不則聲，却見到日兵營屋之前後，日兵們正在惶不安地，轉動着疑惑不定的眼睛，望向一臉悲悵和沉痛的日軍大佐。後者切齒地，把傳單扯得粉碎。然後，冒着霧氣和星光，在草坪的四沿，不住的瞭望着。副官一臉誠恐的，追隨在側。大佐似乎在陳說什麼，使副官不住顫抖着肩胛，臉容愁慘地，不住擤鼻子，把自己的淚液和涕液，硬生地吞回到鼻腔和口腔裡。月影被雲頭掩住，遠近山崖盡是一片清黑。大佐沿着蜿蜒的山道，竟然立在一高凸出山頭的崖巉上，望向悠悠的霧氣，和蒼蒼鬱鬱的莽林。他像是默禱着自己的命運，不住的作着手勢，向未知的神冥，求取開脫和寬恕。在他背後，遠遠地站着副官。他呆立在夜風中，牢望着日軍大佐的背影。二人相距盈丈，但大佐立在高聳的崖巉上，彷彿以遠在神界一般，把人界蒼生，都盡皆踐踏在腳底下。

這一幕，看得張權、柯神父、威廉士，都悠然入神了。張權用手撥撥着一簇大麗花，向二人問說：「這意味着什麼呢？請問你們——」還不等他說完，威廉士已率先說：「我看，這場戰爭，已快結束了！」他載定的說，眼睛裡透出自信的光芒。奇怪的是，這個英國人不論欣喜或愁悵，眼眶內都是浸滿一重水霧的。他望向柯神父，後者領首，說：「我好像，聽到和平的鐘聲，從天穹神傳送來！——」接着，他喘過一口氣，在默默的誦唸着經文。

張權難以掩抑心頭上的激動。他走出花園，跛癩着腳，走近草坪稍爲凸出的土坡上，盡眼望向日軍大佐，和他的副官，二人狀若木鷄似的，立在那寒風四漾的山頭上。月色隨着游雲的遠去，山壁四下，一下子又鋪上銀輝式的光采。山樹林間，傳出了狼嚎和猿啼。一群烏鴉，平白無故地，兀地飛縱而起，發狂地向月亮的光華奔去。一天都是聒噪不休的叫鳴，噪得山下樓宇前的日兵，在不住搬運物件時，也止住手腳，抬起滿是惶惑和汗水的臉龐，望向那披着黑衫的群鴉，在滿盈的月光中，瘋狂的飛撲。

在不安的夜晚，和不安的嚶語中，張權逐漸跌進了夢境界。他所見的，是一長滿怪樹的園林裡，阿爸白髮蒼蒼的屹立在草坡上。阿妹玉輝，則偎在他的身畔。兩父女都是淚留頰臉的，看着張權，一跛一癩的，好不容易，越過崎嶇難平的山勢，向他倆人走來。他看到，在阿爸阿妹玉輝的背後，像電光火石一般，閃耀過美嫦的倩影。只是一瞬眼的功夫，她就閃匿在莽林裡。四周煙硝瀰漫，他揮手撥去煙霧，才看到阿爸和阿妹玉輝，相繼用驚詫的眼光，望向滿臉胡鬚，一頭蓬髮，渾身孱弱，右腳跛蹩的張權！這是張權嗎？是他嗎？——三年的時光哦，却就變成了一個，至親都幾乎認不得的人了！他果真是張權嗎？是他嗎？——阿爸和阿妹的淚嘩啦啦地響。美嫦的淚，也嘩啦啦地響。可是她的背影，却在沉沉的黑夜裡。他們三人，齊齊地，迸出一聲哀嚎，才愁慘的問說：「張權呵！你竟然是一個瘸子！——」他們的問語，驚動了一只貓頭鷹，牠「啾啾」地鳴叫不停，然後撩動利爪，向張權撲來！——張權滿臉汗的，突然轉醒。他兀坐在床鋪上，望向屋外的天空。一瞥灰濛濛的曙色，已抹在天空。窗外已傳來山鷄的鳴唱。他把頭匍在膝骨上，不可名狀的痛哭着。營屋內外，不久就是人聲響動。太陽已經爬出了山峰，大地已經開始復甦了！

(二十三)

早上的陽光，將一面迎風習習的英國旗，照得光輝燦爛。山下的火車站，先後開來幾輛列車。前端拖曳的廂位，擠逼地載滿英國兵，和少數的澳洲兵印度兵辜加兵。車後長長的拖架，運載着各式的坦克車、高射炮和林總的軍用物等。火車頭「嘟嘟」地響鳴，一面嶄新的英國旗幟，在火車入站時，飄舞得更是威揚。車站的辦事房，屋頂上也升起了英國米字旗，代替了原先的日本太陽旗。在建築物的周沿，原本貼有「殲滅英美、攻克東亞！」等日文標語。此刻正有幾個英兵，在髹着油漆，把標語抹得一乾二淨。山叢內的瞭望塔，原本也張掛一條長軸，上書「慶祝天長，日皇聖壽無疆」的禱語，

也被剝除下來。由幾個印度兵撕成碎片，向山溝下莽莽無盡的林木裡撒去。

公路上一行軍車，也蜿蜒地，駛上了斜陡的山頭上。每輛車上，都躍下了一身戎裝的英澳印等軍士。車子軋動聲，爲這寂寥的山林，帶來了一點生氣和律動。軍士們各持鎗枝，迅速地把營屋的周沿包圍了。原先日兵的營屋外，英國旗已告升起。一群英澳軍士，正在揚着鎗，把一批爲數上百的日兵俘虜，押向山下的廠房去。那裡臨時豎起鐵蒺藜，也置立了幾座哨望亭。瞭望塔上的英兵，也代替了日兵的位置，把一挺晶光閃爍的機鎗，有意無意地向日兵晃動着。陽光溫煦的照在空際。日兵們一臉悲苦和惆悵地，把兩手匍在頭上。腳下緩慢而無力的，由着英澳軍士指揮，各人神情沮喪的，向廠房的鐵門內走去。這一幕，讓山上營屋，上千上百的人衆看到了。有人快樂地，由衷地高喊說：「日本鬼子，最終也要滅亡了！——」甚至幾個印度人馬來人拍手說：「也真有這麼一天了，三年另八個多月！——」在迴廊上，有人用生鏽刀，正剖開着十幾只椰子。他們在椰殼上戳了一個小孔，椰汁涇涇地傾注出來。人們發出了一聲呼叫，然後互相傳遞着椰殼，在仰脖吸吮着椰汁。每個人的臉頰上頸脅裡，都潑得濕濡濡，但人們綻開的笑容，使他們充份流露出，在飽經禍劫之後，得慶重生的悅樂和撫慰！人們互相推擁，在高聲嘩笑，並開着猥瑣的玩笑。一個印度人把一個中國人推在草窩裡。中國人一陣浪笑中，並極力掙扎。印度人則誇張地咧齒，作了一個貪婪的表情，並強力壓在中國人身上。上身不住搖動，作出連迭的交合姿態。——這一連串動作，引得營屋內外的人，都手舞足蹈的嘩笑起來。幾個馬來人緬甸人笑出了眼淚來。一個泰國人大約不堪刺激，竟然伸手摸入自己的褲襠。這動作讓人衆發現了，大家又是爆笑一場。人們前仰後合的，笑得淚水和涎沫直潑。太陽仍是溫溫的，照得人滿是舒服的感覺。一群英兵，被人群的笑鬧吸引了。其中幾個，一臉白皙的，趨前望向這群亞洲人。一個幼嫩的英兵，顯然不欣賞這種胡鬧。他晃晃腦勺，擺擺手，用濃濁的英語，說什麼「下流的亞洲人！」他背後的袍澤，用眼睛示意，和他一道向營屋走去。那個英兵仍是一路上撇嘴嘟囔，但他的同伴顯然告誡他，不要沾惹麻煩。

衆人在嘻笑無度的時候，張權却走落草坡，一人向河畔的所在走去。他第一次踏上橋板，才發現顛巍巍的，木塊釘綴得很不牢靠。幾個窟窿，幾乎可以讓整個人陷墜其中。在激流如湍的河床上，有鮮活的小魚躍騰着。在河邊的雜草上，張權赫然見到，十幾只烏黑的警犬，全部被射殺匍在河灘上。日本人留下的軍刀，也刺插在泥沙裡。但警犬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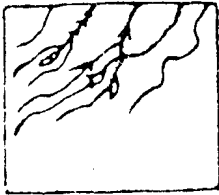
鎗枝射斃的。英澳兵在戮殺群犬之後，復將犬血塗抹在鋼盔上。鋼盔掛在一支破廢的長鎗把柄裡，鎗尖倒插在泥土裡，遠看宛似一支墓碑，在最早的太陽裡，兀立地獨唱哀歌。幾只山雀在河沿上下飛轉。張權跛矮着腳步，越過木橋，走近那一樓一底的建築物。那裡已成了荒墟。一場日兵自己焚放的火燄，早已把這幢神秘的屋宇，燒剩斷垣殘瓦。在各式各樣的焦黑鐵條和石塊中，張權可以看到一簇焦屍，埋在沙礫中和塵土裡。屋柱和屋樑只燒剩一具支架，在炸藥和火燄齊飛的時候，所有物事都被炸成粉屑。在大門處的鐵條，也燒成彎曲。一些還扭成怪異，放眼看去，真的像是一件藝術品。在和風的吹湧下，漫天都是塵埃。整座廢墟，零亂和邇邇神成一團。人走在其上，真的有吊古戰場的沉味！——張權想得入神，忽然聽得背後有人聲。他回身走出廢墟，却原來柯神父和威廉士，二人沿着河灘，緩步走來。張權蹣跚着腳步，向二人迎上去。張權瞥眼間，才發覺威廉士，手裡握着一團紙屑。他不住的說什麼，並不住的嘆氣。柯神父回頭佇望着，那群已逐漸溢起腥臭的犬屍，眉峰深鎖，並默然作着禱語。

張權走近河畔，在流水嘩嘩中，對柯神父和威廉士，說：「我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日本人投降了！戰爭結束了！——」他好像有好多話，一傾而盡的衝動。但一時竟噎住了，只簡單的說了這兩句。柯神父仍然悲悵地，望着一群犬屍，在血泊淋漓中，把內臟完全翻凸出來。一只甚至讓炸破了眼珠，陳置在卵石上。一群螞蟻在咬噬着眼球。蒼蠅則越河而來，向犬屍上的血漬吮舔。三個人一時無語。腳下却自然的沿河而走。這裡分別出現了，許多凹凸的洞坑。許多讓日本人埋藏的地雷，已讓英兵勘雷隊清理淨盡。遠遠矮樹林下，幾個英兵及辜加兵，正在動用儀器，每一方寸地，向草蔓泥巴裡偵察。英兵也用無線對話機，向叢林的另一端，一隊由澳洲兵率領的勘雷隊，作着消息傳遞。一支赤旗豎立的地方，表現未經偵察。綠旗飄揚的所在，就是驗明安全的地區。張權和柯神父、威廉士在綠旗區漫行。但是各人才走幾步，那邊矮樹林裡，已響起了警告聲。英兵在喇叭筒裡，喝令三人止步，並且揚動手勢，令他們往來路上走。張權無可奈何的，對柯神父、威廉士，說：「我們還是回到營屋去吧！——」柯神父沒有則聲，威廉士却臨空，作了一個猥瑣的手勢，嘴上嘀咕地，說了句欠文雅的話。張權雖然腳上不方便，却比二人更快走近橋面上。橋下河水如湧，把上流送來的浮葉和朽木，都沖激得不住翻動。三人在橋面上住了腳，威廉士却嘆了口氣，把手上捏成一團的紙屑，遞給了張權，用眼睛示意他細看。張權把紙屑攤開，却原來看到的

，是美軍勸降的文書。那天晚上，在月色晦明的光照下，一只美國軍機，在稍緩飛速的時候，瞄準了目標，向日兵的營屋，撒下了雪片似的傳單。當時他們都不知道，那說的是什麼。現在，才想起，當日軍大佐在閱覽了傳單後，那種愁苦感染了所有的日兵。日軍大佐站在斷崖上，他向滔滔的夜霧，和灼灼的星華，祈求解脫似的，在作弄着禱告的手勢！——那天晚上，他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的一幀勸降書。內容陳述的，不外是盟軍在日本本土擲下原子彈後，戰爭的結束，旋即在本地區出現。盟軍勸請，一切日本軍人，在收到勸告之後，迅即放下武器，退守基地，俟盟軍開入後，所有戰俘，將受到國際戰爭法的保護。並保證，一切和盟國親善合作的日本軍人，短期內即可遣發回鄉。云云——

張權並沒有把傳單讀完，就遞返給威廉士，說：「怪不得，那天晚上，日軍大佐的臉色這樣難看。日兵們也這樣悲感。他們面臨了總崩潰和總失敗！——」張權說着，腳下歪蹶的過了橋面。威廉士則扶着橋欄，望翻滾的河水望着，說：「大佐和他的副官，都切腹自殺了！典型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他也離開橋面，只剩得柯神父偎在橋欄上，似乎讓流水的嘩啦催眠了，他望向逐漸燥熱的陽光，一語不發。張權回到橋面上，和柯神父併肩站着，二人同時望向無盡的流水和纍纍的犬屍。柯神父滿懷悲悵的說：「在一場戰爭中，人和畜牲有什麼分別。他們都統統歸成一堆野鬼和孤魂！」他伸出顫抖的手，指向廢墟上已成焦炭的枯屍，又指向在群蠅爭啄下的死犬。那滿抹着鮮血的鋼盔，仍然罩在倒豎的鎗枝上。陽光熾烈的，在四周掀起了熱浪。

「你是唯一目睹他們死狀的人，是不是？柯神父！」威廉士復踏上橋面來。他沉重的腳步，踢得整座橋面顫巍巍。「英國軍隊，在開上日兵營屋的時候，發現了他們在切腹。我被命去替他們做禱頌。是在他們死後，才趕到現場的！——」柯神父在河流喧嘩的伴奏下，出神的想起當時的情景。——他由一個英兵上尉指示下，沿着燥熱無光的甬道，走落一座凹陷的地窟裡。四周靜得透明，一排煤氣燈，把地窟裡。四周靜得透明，一排煤氣燈，把地窟的周沿，晃照得幽幽淡淡。環目所見，四面石壁上，張掛着日本國旗和軍旗，也掛着天皇裕仁的御照，和幾張字畫。其中一張用猷勁的窗勢，寫着「氣貫乾坤」。地窟裡陳設了，一幅日本式的屏風，上面描繪着山河美景。在蒼莽無垠的林叢外，一輪俏亮的日頭，在雲海裡冒出來。屏風下置着一座刀架。其刀已染滿鮮血，陳屍在地上。



* 春柳

* 風訊

* 我們很高興的在這裡說，今期的內容，是相當平均的一期。因為除了專欄文章以及長篇連載小說之外，尚有論述、散文、詩、中篇小說以及一篇具有新意的短劇。

* 今期登出『解說』的下篇，不過，據作者洪泉說此篇小說尚有續稿，或許，不久後也會在本刊繼續發表。

* 謝川成的『月出驚山鳥——論現代詩中的物我關係』一文，是篇語言清晰，寫作態度嚴謹的論述文章。謝君是馬華文學的批評新銳，我們可以期待他繼續在這方面的耕耘。

* 在上一期的「風訊」裡，我們曾說過批評是對作家的鼓勵。如果是中肯與言之有物的批評，被評的作家都應該虛心的接受，即使他所得到的「壞評」。因為有創作也有批評才是一個健全的文壇。

* 若遠、風客、廖雁平、余中生等人都是本刊的「老」作者，他們都是隔別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日才重新回來。除了廖雁平已回馬外，其餘三人仍在國外求學或工作。

* 這些舊作者的重新歸隊，使到我們的作者陣容更加堅強，促使我們也更加有信心的，去為讀者提供一份可讀性更高的純文藝刊物。

* 在此，我們也誠懇的邀請那些仍是有心人的作者加入我們的隊伍。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
訂
閱
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程十髮的藝術生涯

• 劉奇俊

不論大家怎樣去品評程十髮的藝術成就，卻絕不可忽視他在畫壇的地位。他畫的花鳥、人物、山水，都顯示了他出色的才華和創造精神。

程十髮不愧是一位富有創造性的傑出美術家，他的畫最明顯特點是雅俗共賞，容易被大家接受。他獨創的藝術風格，也啟發了很多畫家。

● 幼年心儀民間藝術

程十髮一九二一年生於上海西南郊的松江縣，本名是程潼。他生長在一個三代行醫的家庭中，父親是個頗有醫道的中醫，也喜歡中國的傳統藝術。家裡的大廳掛著幾幅附近文人的字畫，這些畫雖不是什麼名畫，但已培養了他從小愛好美術的基礎。他時常默默坐在一幅文人山水畫前，用家裡的包藥紙，無師自通地不斷臨摹。程十髮父親的一位朋友看到他對繪畫有這麼大的興趣，送了他一本舊刻的《竹譜》、一本飛影閣的《畫譜》，和一本胡佩衡的《山水入門》。這三本書對年幼的程十髮來說，簡直是最珍貴的明燈。從此，他加倍努力，埋頭苦學地臨摹書中的教材。

程十髮的畫，用色十分大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吸收了中國民間壁畫的鮮明顏色。據說程十髮小的時候，家裡請來了一個老師傅，在新砌的灶壁上作畫，好奇的程十髮在一旁觀看，覺得這位師傅的用色與《正統文人畫》的用色大大不同。老師傅不用藤黃而用中藥黃梔子泡在米酒裡，竟然黃得很濃；又用黑煤代替墨，照樣又濃又黑，老師傅所畫的圖案，更是別緻，而他在壁上畫的山水，卻另一股風味。家人都拍手稱老師傅畫得好，使幼小的程十髮，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他在藝術創作道路上，總是不厭其煩地吸收民間藝術的優點，把天然的美感，具體地表現在畫面上，我想這與他小時候所見的民間藝人的表現是有關係的。

● 坎坷的藝術歷程

程十髮的藝術道路，並不是平坦的。他九歲喪父，母親靠丈夫留下的一種專治爛腳的秘方，醫治鄉下人的腳，以維持一家生計。

一九三九年，十九歲的程十髮，得到親友的資助，進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學中國畫。儘管上海美專的創辦人劉海粟受過西洋文化的波及，較有革新的精神。然而，上海美專卻是趕不上時代。程十髮攻山水和花鳥，因為當時沒有人物畫科，而中國畫系多數的教師，還是以師承何人、或某一派為主的老套教學生。這些寶貝，食古不化，如果有人稱讚某一位教師的花鳥格調古雅，筆墨到家，而山水有《四王》餘韻，那他一定感到無限光榮。程十髮不喜歡這些老師，他的畫是自學摸索出來的。他來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讀書，既沒法像猴子一樣地

捧出師承，更不善結交有勢之士，上課又不喜歡依照教師的《傑作》為臨摹對象，只是照自己的意思來畫自己愛畫的東西，所以，時常遭到一些《名師》的白眼！

但是，代校長謝海燕是一位愛才的美術家，他非常賞識和關心程十髮的學業，而且不斷給他鼓勵。而最賞識程十髮的，是一位叫汪聲遠的山水畫教師。他是黃賓虹的學生，但不懂得吹捧之道，又不善交際，所以他懂藝術，一生卻未曾得到大名。他非常愛惜這位家境貧困，卻又天才橫溢的學生。但是，他覺得程十髮如果只畫自己那一套，又像自己一樣不向《主流派》靠攏，一踏進社會，必是潦倒無疑。

程十髮從上海美專畢業，果然不出所料，不但畫賣不出去，還欠了一身的裱畫債。儘管他有一顆倔強的心，但也敵不過現實生活的打擊，只好暫時放下畫筆，到一家規模較小的銀行當文員。不幸得很，只做了幾個月，又患了肺病，不得不辭職回家休養。在這貧病交逼的環境裡，他覺得為人家畫肖像比較容易換個溫飽。於是，他開始自修人物畫，並打算以後靠畫連環畫維持生計。



四季報平安

● 風格獨特的人物畫

他果然是一位天生的畫家。憑著天資，加上努力，以及敏銳的觀察力和概括力，雖然在美術上是以山水、花鳥起步，但現在自學人物寫生也並不太難，經過一段短時間，他亦熟練了人物畫的技巧。後來他的人物畫比山水、花鳥更受到大家歡迎，也流傳最廣。我也認為他的人物比山水、花鳥都畫的好，因為造形生動，構圖奇特，在當代的畫壇上，實是一位重量級的人物畫家。

五十年代的程十髮，曾在美術出版社工作，也曾畫了不少插圖，其中有「海瑞的故事」和「紅樓夢」。一九六二年他再為「紅樓夢」畫插圖，獲得好評。尤其是「紅樓夢」人物，程十髮用現實主義加上浪漫主義的手法，成功地刻劃出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個個具有獨特面貌，令人百看不厭。

無可諱言，六十年代開始，程十髮筆下出現了獨特的人物畫風貌。原來他畫中的人物除了紅樓中人和歷史、神話人物之外，中國的邊疆民族和牧童也是他喜歡畫的對象。這時候的程十髮，產量甚豐，然而他已經完全



瑤山小孩與鹿

擺脫寫生的桎梏，從寫實的風格走向浪漫的色彩。他的人物畫是經過提煉的，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誇張和變形！儘管他畫中的牧童、邊疆少女與現實生活中的牧童和少女迥然不同，但他捕捉住他們那股天真純樸的稚氣，使形象更活潑動人。請看他畫中的邊疆姑娘，手裡抱著一隻羊，面露笑容，是多麼動人的形象。他的創作，絕不是憑空產生的。程十髮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及由客觀現實激發起來的創作激情，使小小畫幅好似清風過處，香氣陣陣。

● 海瑞·紅樓·歷史神話人物

正當程十髮的藝術走上頂峯的時候，平地一聲雷，惡名昭彰的「文化革命」爆發了！可憐的程十髮這時受到了清算。理由是他一九五九年畫過「海瑞的故事」的連環圖畫。於是不分皂白地把程十髮拖出去到處批鬥。

程十髮為什麼要畫那套「海瑞的故事」的連環圖畫？原來海瑞的許多故事都發生在他的故鄉松江縣，他從小就聽到許多有關海瑞為官清白，剛正不阿，是一位為民請命的清官。因此他對海瑞非常熟悉和敬仰才能創造一套與眾不同的連環圖畫，根本別無他意。然而，冷酷的「文化革命」，卻無情地折磨了這位畫家。

我向來喜歡程十髮的「紅樓夢」人物畫，也許是偏愛吧！從他所畫的「紅樓夢綉像（十五幅）」和「紅樓夢十二金釵（十二幅）」，可以輕易的看出，這些人物和場景，有許多與曹雪芹原書中相去甚遠。所以，不妨說他的紅樓人物是他讀「紅樓夢」的感受。比如他畫的兩幅「探春」，都是在江邊等候上船。中國舊時代封建社會的千金小姐，能夠這樣出嫁嗎？讓我們來聽程十髮自己的解釋吧！他說：「所以我說我畫的不是「紅樓夢」插圖，只能算個人感受。我畫探春在蘆葦灘等候上船，重點表現「一帆風雨路三千」，讓她早早離開這個大家庭。實際上是通過她寄托我自己的理想。因為我也常常想着，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不應當禁錮在一個小天地中，而應當走出去四海為家。」

程十髮也畫妙玉，他先後畫的兩幅妙玉，都以梅花來襯出妙玉的高潔性格。妙玉有傲氣的內在精神，她處在眾人皆醉她獨醒、舉世皆濁她獨清的環境裡。我喜歡曹雪芹的妙玉，也熱愛程十髮的妙玉，因為他們惜墨如金，渲染不多，但是用烘雲托月，蜻蜓點水的技法，精微地讚美了妙玉的「檻外人」的春天氣息。

至於他畫的【黛玉】，不是畫葬花，但那緊鎖眉頭、嬌巧花鋤的黛玉，仍然掩飾不了流水的嗚咽。其他的「警幻」、「兼美」、「可卿」、「元春」、「寶釵」、「熙鳳」，都一一道出了每一個人的特殊身份和性格。還有他畫的「芹溪先生著書圖」，發現每一幅圖都有一塊怪石伴著雪芹，這正暗示著他的「石頭記」！

程十髮近年也畫過不少歷史人物、神話人物等。比如屈原、風塵三俠、李白、蘇東坡、陶淵明、杜甫、紅拂、柳宗元、李清照、湘君、湘夫人、王昭君、蔡文姬……等。我看過他畫的一幅「採菊東籬」，他對景色的處理，遠山近景分明，意境清新。而融於自然美景的陶淵明，寧靜之中富有生趣，使人感到大自然的力量是比「五斗米」更能滲入人的心脾。

屈原是程十髮畫得很多的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幾幅「橘頌」，構圖雖各不同相，但是寫出了人的內在美，與橘子一樣能給人鮮甜的滋味。至於站在屈原身旁的女弟子嬋娟，表現出高尚的情操和不怕為正義犧牲的民族精神。

程十髮也畫了不少鍾馗。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畫的鍾馗，比較溫和。他的鍾馗到處閒蕩，忙的不是「捉鬼」，而是「嫁妹」、「談騷」，這與我們日常聽到的鍾馗捉鬼的故事不一樣。可是七十年代後，他的乾坤筆一轉，鍾馗怒氣沖沖，開始到處捉拿鬼怪，大概他不滿沒有自由的生活，感到長久被壓迫的痛苦吧！而我個人也認為這個時候的鍾馗，比以前更加生動。我以為他後來把鍾馗畫得這樣動人，不知是否想起小時候家鄉

附近的東岳廟，十殿閻王的嘴臉。

● 山水·花鳥

程十髮喜歡旅行，行蹤遍及大江南北，飽覽雄偉的北方景色。因為他生長在秀麗的江南，他的山水畫恬靜幽美。他的筆墨雖有米家點的痕跡，卻很少皴擦，一般都是以墨勾勒之後，着色渲染，他喜歡用各種不同綠色，給人明快新鮮的感覺，猶如一首晨曲。他的「深柳聞鶯」，如似雨後初晴的江南風光，山脚下隱約的村莊，藏在樹林之中，而潔白流水與山腰的白雲，流露出寧靜奇峯間的鄉土色彩。他並多次上黃山，畫了不少清秀俏麗的山水畫，如「慈光閣」、「西海門羣峯」等，有濃厚詩情畫意。

程十髮的花鳥都是寫生之作。他不囿於傳統花鳥常見的題材，而有前人不曾入畫的動植物。他從小生活在鄉下，發現自然界美的東西太多了，他獨具慧眼，畫出許多山花野卉、小鳥昆蟲，都那麼饒有韻味，別具風采。一九七九年與新加坡年輕畫家李福茂合作繪畫是一個例子，福茂畫新加坡的胡姬花，程十髮補上兩隻小鳥站在公雞背上，情趣洋溢，平易近人。

中國古代花鳥畫，就表現方法來看，大體分為「工筆設色」、「水墨寫意」兩大類，介乎兩者之間還有「沒骨花卉」。我看程十髮基本上是屬於工筆設色，卻又是沒骨的一體。不過他的沒骨法，與常見的嶺南派沒骨花卉有相同處，因為他又兼用寫意塑造情趣，使藝術效果自然微妙，沒有雕琢刻畫之跡。他勤於寫生，大膽突破傳統的創造力，令人佩服。

今年六十二歲的程十髮，對中國畫壇有不同凡響的影響力。許多年輕畫家都臨摹他的畫，但只能學到皮毛，無法達到空靈的境界。然而，七十年代中期，程十髮心情比較輕鬆，能自由地拿起筆作畫。這個時期，他的作品太多了，一部份就難而有點「草率」，尤其是以中國邊疆民族為題材的畫，不時有重複的構圖和造型。就在這個時候，假造程十髮的畫應時而生了！當程十髮發現這些假畫，心中應該有什麼感覺呢？

如果我們拿程十髮七十年代中期的一部份畫來評判他是不公平的。我看過不少他七十年代的真跡及畫冊，只覺得有些雖是同一個題材，佈局卻各有異。他手法熟練，使畫中人物更多形簡韻長，別有情調。他堅信自己的藝術生命力，鍥而不捨。

● 陳老蓮和任伯年的影響

中國繪畫向來講究師承。然而，在程十髮的繪畫藝術中，我們很難一眼看出他摹仿那一家，或繼承了那一派。顯然，他是博采衆長，最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但我們從他的人物或山水花鳥中，又不難發現他受到陳老蓮和任伯年的巨大影響。

老蓮擅畫人物、仕女，取法李公麟。不過他所作的人物軀幹偉岸，衣紋細勁清圓，晚年作品造型誇張，甚至有的人物面目怪異，大膽突破了前人的陳規。程十髮的某種程度上，吸收老蓮的誇張手法，強調人物造型的特徵。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民間神像畫工的精華，他畫中的歷史人物或神仙鬼怪，抓住了人物的內在精神，



△ 疑是天上非人間



▽ 相親相愛

△ 愛石圖



概括地表現出具有本質意義的形體特徵、細節、動態、表情，而將一些偶然的無關痛癢的東西刪略，因此達到形神兼備的鮮明特點。

程十髮非常推崇任伯年，他曾對任伯年的畫作了以下的評論：「有人說任畫無傳統。我以為應肯定任畫有傳統。他從父親那裏學來民間傳神手法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傳統。他畫中經常採用民間流傳的題材，也是一種很好的傳統。他後來從二任（任渭長、阜長）那裏學來陳老蓮的振筆白描等手法，也是傳統的一方面。同時他還有許多創新，如佈局別緻，變化多樣，不落窠臼，用色豐富，層次清楚，用筆用墨很經濟；特別是在金箋上

作畫，突破一般人重墨濃彩的畫法，而用半透明的墨和色充分利用金箋底色的烘托，來渲染金碧輝煌的藝術效果，很為成功。]

從以上這一段話，可知道他非常喜歡任伯年的畫，也受他的影響。我們如果用他評論任伯年的話來評他的畫，既合理又耐人尋味。當然，我應該特別強調一點，程十髮也十分注重寫生，他的人物和花鳥畫的形象，都是從寫生中揣摩出來的。其實，寫生是從生活中來，而生活又是藝術的泉源，程十髮將自己的種種感情，注進寫生稿裏去，又從寫生稿中，融進自己的感情，創造出打動人心的意境，所謂藝術的魅力，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

●書畫線條之美

線條，是中國畫各流派的主要表現手段。線條是否有力，往往是衡量畫家的主要標準之一。程十髮便是一位善於用線條的畫家。他的繪畫藝術，用筆有力而又富於變化。程十髮的好朋友汝捷，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和作家，他說程十髮向來最重視謝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筆」的論點。他認為六十年代的程十髮，線條的色彩比較濃厚，而到了七十年代，筆墨突趨奔放，極有氣勢。汝捷給他的評語是：「這種電閃霆擊般的線條是畫家在受了十年浩劫後，隨着心中的鬱結、不平、憤怒而產生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同時又打上個人風格的深深烙印。」



鬥草圖



小憩

近觀程十髮八十年代的畫，更覺得他的線條更趨結實有趣。中國有句俗語「書畫同源」。我看他八十年代的畫，覺得他現在已經是在寫畫了！我也來略談程十髮的書法吧！從他的書法看來，顯然臨過許多碑帖，包括魏碑和漢碑。他的隸書受漢碑影響，當然，他也曾認真臨過王羲之和名家書法。不過，他的書法與畫一樣，都長時間臨摹過陳老蓮的真跡。如此看來，他的書畫，都脫不了老蓮的淵源。

「羲之造像」、「屈子詞意」、「元、白詩人」、「鍾馗聽簫」是程十髮近年兩的作品。從線條上來說，鐵筆銀鈎，古樸渾厚。人物造型更加純真趨向稚拙，故古趣盎然。從整體來說，近來程十髮的畫更是新穎感人，有奇氣，但不造作。他的藝術已經達到畫有盡而意無窮，時時激起人們無盡聯想，產生更強烈感染力。

平心而論，程十髮藝術是精妙的。他從幼年就開始練習繪畫，後來又勤於寫生。臨摹名家字畫，日久積累下來的便是異軍突起的風格。他不斷刻苦探討筆墨技巧的精神，使中國畫的藝術天地越來越廣闊。而他個性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越來越放射出奪目的光芒！



蓬髮荆釵世所稀



箏篋引



奏樂



此曲只應天上有



夢州揚一十年上



菊眼



廣西煥前夕
精妙湯池
六

八寶公主



騎鹿仙人

曾遊口見裝舍魚植大陂老其轉空會印歲於亥首夏種
雙雞



雙雞



新古今
源氏物語
卷之八
吹簫我唱清和

吹簫我唱清和



屈子漁父詩意



蓮塘野趣



神仙境界



雙雉



西雙版納之詩



瓶花



清供



南方学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书献南院

献书者：

陈业娥

日期：

11/10/2010



春來青氣佳

馬來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花鳥 程十髮



終南聽簫飲酒圖 程十髮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封面說明：索句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bulan-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07 * yankin@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